

DUMB MONEY

傻钱



→ 一个股市当冲交易员的冒险经历 ←

Adventures of
A Day Trader

乔伊·安纳夫 Joey Anuff / 著
加里·沃尔夫 Gary Wolf



数以万计的芸芸众生已经成为了大富翁
为什么没有轮到我？

中国青年出版社

- 策 划 / 博库书业 BOOKOO
- 责任编辑 / 易小强
- 特约编辑 / 李立玮

乔伊·安纳夫 (Joey Anuff) 是幽默网站的先驱——Suck.com的主编及创办人之一，现居旧金山。

加里·沃尔夫 (Gary Wolf, gw@aether.com) 是《连线》(Wired)等杂志的固定撰稿人，将有新作《孟加拉台风：〈连线〉的兴衰》(Bengali Typhoon: The Rise and Fall of Wired Ventures) 问世，现居旧金山。

脑力激荡丛书 Brainstorm Books ② 石涛/主编

傻钱

→ 一个股市当冲交易员的冒险经历 ←

Adventures of
A Day Trader

乔伊·安纳夫 Joey Anuff / 著
加里·沃尔夫 Gary Wolf
张健 / 译 石涛 / 校译

DUMB MONEY

中国书店出版社

为何脑力激荡

Why Brainstorm

中国的经商传统源远流长,自古以来不乏勤勉、执着、机智的商人。自从 20 世纪 70 年代国门再次开放,西方的商业管理知识大量涌进,国人学而时习之,虽偶有扭曲,但总体来讲获益匪浅。但惟有一样东西在中国的从商者中极其匮乏,即经营理念或从商哲学。纵而观之,商界中成大业者多有独到的经商理念,只可体味,难于言传。但怎样体味呢?我以为,路径之一即经由他人的从商历程获得“脑力激荡”。

本套丛书即从此一目的出发,希望读者阅读之后能有豁然开朗之感。

——石涛

DUMB MONEY

AN ADVENTURE OF A DAY TRADER

BY
JOEY ANUFF and GARY WOLF

RANDOM HOUSE
NEW YORK

作者简介

乔伊·安那夫, SUCK.com 的创始人之一,也是该网站的主编。SUCK.com 是幽默网站的先驱。乔伊·安那夫现居旧金山。

加里·沃尔夫,《连线》(Wired)杂志的长期撰稿人,将有新作《孟加拉台风:〈连线〉的兴衰》(Bengali Typhoon: The Rise and Fall of Wired Ventures)问世,现居旧金山。

我们的快乐像美梦在插翅飞翔，
为什么到最后却只落得伤心？
悲痛只会使雪上加霜，
而悲痛并非是因为既往。

——无名氏

作者的话

细心的读者会注意到，尽管这本书是第一人称的口吻，但实际上却有两个作者。书中所记述的当冲交易（day trading）的经验都是乔伊·阿诺夫（Joey Anuff）的亲历，但他的合作者加里·沃尔夫（Gary Wolf）也要承担其中至少一半的文法错误、夸张失实以及不慎斟酌的文责。

引 言

这是个充满机遇的年代。

在世纪末的阳光拂照下,好运理所当然地降临到了证券投资者们身上。炒股获利很少有像这几年那么容易的。

一些人有幸出生在被欧洲人征服之前的美洲热带天堂,一些人则有幸出生在开明的富裕时代。而我的命运——以当代人的观点看,我几乎就是个天才——则是在有史以来股市行情最“牛”的开始阶段迈入自己的成年。

至少,我应该心存感激。虽然我赚得不多,但也不少。在暴富起来的人当中,我的级别如果不属于第一流,也毫不含糊地应当在中等行列之中。

这本书讲的正是我如何跻身其间的故事。

它不是关于华尔街的故事,这条街的形象对于我心目中

的“创造财富之都”的隐喻而言乃是不确切的，我的发财与它无关。从最早时候起，华尔街就是某种俱乐部，其成员受到某种行规的约束，并一同垄断了各种轻松发财的机会。为了保障自己在交易中获得财富，他们承担为市场维持规则的任务。

在政府的帮助下，华尔街如愿以偿了。自罗斯福新政以来，通过曼哈顿和华盛顿之间的密切合作，经常性的股市崩溃被避免了。这一联盟使我们有幸得到了存款保险、联邦储备银行和证券交易，它还提供了一套严格的限制性法规，强迫保险业、储蓄银行与投机性的金融市场分开，以保护我们的存款。它为我们提供了共同基金（我们的资本可以通过它增值）、繁荣和战后稳定的金融秩序。

但是，我的朋友，这将是从我这里听到的关于华尔街的仅有的和最后的美言。

许多年以前，纽约证券交易所企图依靠爱国主义来吸引谨小慎微的小投资者，使用的宣传口号诸如“拥有美利坚”、“莫斯科没有证券交易所”之类。G. 基恩·芬斯顿，交易所的总经理曾说道：“让公众成为大有前途的企业的股东，而这在苏联是不可能的。”芬斯顿表示，在以成为资本主义企业的股东为荣的人民的掌握中，民主会更加有保障。但是，这显然是一种公开表达的利他主义动机，这背后的利己动机，则是通过高达 12% 的固定交易费来加以实现的。

引 言

这种情形在最近几十年已经有了某种改观。举一个例子来说,交易费已经大幅下降。而且,现在已经没有人需要证明股票持有者的道德合法性了。不再出于为爱国主义服务的目的,人们可以对股市横插上一脚。这样最好不过。依我看——这是我持有的最重要的观点:今天你购买美国企业股票的惟一理由,就是为了卖掉它,而接收它的人也与你有相同的想法,只不过他比你更看好这只股票在未来的表现。

要理解我所说的当冲交易,重要的是深入到其中的精神内核中并理解其精确的含义。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当想到股票时,脑海中往往就会浮现出公司和产品形象的联想,比如耐克意味着运动鞋,麦当劳意味着汉堡包,而微软意味着电脑软件,诸如此类。

但要理解当冲交易,你就必须破除这种习惯。为你的钱箱着想,你必须清除掉这一类愚蠢的联想。

这当然并不容易。当冲交易的环境本身便意在通过暧昧来制造困扰。比如,在 CNBC 电视台的谈话节目中,冶金企业的高层主管们愚蠢而躲躲闪闪地暗示:你桌面上电脑上闪烁的那个股票代号的背后,还有具体的人和产品的存在,在热带某处,从前的农户正在赤膊裸背地挖掘沉积在从前森林下的某种金属。这当然可能是真实的,但它毫无意义。煤矿公司的股票图表,如果向后延伸到足够长,当然能向你讲述关于它

的工人、用户以及投资者之间的长期而错综复杂的关系。但记住——你既不是它的工人也不是它的客户。而且，除非事情变得非常糟，你也不是投资人（指股票卖不出去——译注）。因此，股票就是股票，它不代表什么。最令当冲炒家（day trader）^① 开心的事莫过于，竟有一帮铁杆信徒与他们所买的股票结了婚。用成婚这种说法，指的是无论他们所持的股票经历了瘦弱或丰满，无论是患病还是健康，是穷还是富，他们都一如既往地保留着它（这段话是基督教牧师主持婚礼时对新婚夫妇通常的问话——译注）。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你无疑将开始学会如何超越你的常识，如何蔑视你熟悉的现实，学会独特的方式去控制你的股票价格。你必须不怕幻想和疯狂。正如一位著名的当冲基金炒家最近所写的那样：“这个世界上最顽强的事情就是不抛掉已经涨了十倍的超值股票。这就是这个市场关于克制和训练的定义。”

最后，如果你要领略新兴股票市场的光芒，即使只是在想像中进入市场，你也必须将一条重要规则铭刻在心，不是铭刻在大脑里，而是铭刻在铁石心肠的胸腔里，即：对于一只股票而言，你既不是它所代表的企业所有者，也不是投资者；你既

^① 指当天买进当天卖出不留股票过夜的股票交易者。港台市场也称“即日鲜”或“当日鲜”——译注。

引 言

不是它的雇员，也不是它的利益相关者；你更不是一个挥舞国旗的爱国的美国人，乐于以自由的名义持有股票。对于你说，值得关心的仅仅是你口袋里的金钱。

总有一些经纪行的客户得到了脱颖而出、大发横财的机会，他们或者是靠搞到了可靠的内线消息，或者是靠赌一个运气的方式，将账上的全部资金加上向经纪公司贷来的信用保证金全部押在自己的判断上。但是，互联网所带来的牛市已经导致了前所未有的投机疯狂。这是自 1929 年以来的第一次，那一次的疯狂，按约瑟夫·肯尼迪的说法是，连擦鞋的鞋童也在向他的顾客提供如何炒股的忠告。在美国各个地方，已经有许多尽管在手段和知识上有限的人，都通过买卖像雅虎 (Yahoo)、电子港湾 (eBay) 和亚马逊 (Amazon) 公司的股票而在这一次机会中发了财。

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满不可预见的机会和意外之财的时代，没有人能无视这一事实。如果他们不马上抓住金环，那么旋转木马也许就会在他们抓住其他机会之前突然停下来。回头再看狼藉一片时已是事后诸葛亮。

“如果当初我开户时，对自己说投一万美元在美国在线的股票上，”你一边忍受着内心的痛苦一边咒骂道，“我早就是一个百万富翁了。”

数以千计的藉藉无名之辈已经成了大富翁。而在这千年

6 **DUMB MONEY**
傻 钱

之交的最后一年里,我不得不清醒地面对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还没有轮到我?

目 录

引 言.....	1
第一章 想像金钱.....	1
第二章 日常磨练	19
第三章 反常心理学	48
第四章 更高水准	76
第五章 论据.....	122
第六章 在线鸟.....	150
第七章 正午漫步.....	163
第八章 不眠之夜.....	192
后 记.....	212
术语汇集.....	228

1 想像金钱

太平洋时间清晨四点五十分

我躺在床上,但我并未睡着。

如果我做了多头,事情可能会更糟。

我曾经有过一段留着股票过夜的日子,但后来发现这样会破坏我的睡眠。在新的一天开始时,如果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空头们疯狂地抛掉头天晚上砸在我手里的“POS”,而我却只能面对着显示屏骂骂咧咧,那简直是糟透了。自从我成为当冲炒家那一天起,嘴边就一直挂着一些首字母缩写词,以便使我的表达能够更加辛辣,“POS”正是其中之一,其他的一些词汇,例如 IPO,本意是某家公司首次上市发行公众股,却可能被我经常用于指某家现金储备已经消耗殆尽而赢利依旧为零的互联网公司。又比如 SEC,本意是证券交易委员会(the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的缩写,但在在我看来,这是个做着各种各样我从来也搞不明白的事情的联邦政府机构,但我下文将要讲到的股票故事中他们却是个不可或缺的角色。至于“POS”,具体地讲,原本是一个经常出没于硅谷投资者信息公告牌的大炒家——你稍后就会在一个不那么愉快的场合认识他——安东尼·埃尔金迪在不称心的时候

1. 想像金钱

经常使用的一个词,在我的辞典里,“POS”则指的是我曾在上面赚了不少钱的股票。但既然我正在讲述的这个故事要遵循毫无保留的公开原则,我不得不承认,这个词的意思就是“狗屎”(piece of shit)。

今天早上的问题是,即使并没有股票捏在手里,我也无端地变得有些警觉。每早四点五十分,自动打开的预先设定好的 CNBC 电视频道的声音就会将我闹醒。马克·海恩斯和玛丽亚·巴蒂诺莫的无休止的对话开始取代黎明前的美梦,而此时的我照例会有一点恐慌。

“等等,”我对自己说,尽管头脑中一片混沌,但警觉就像惊叹号一样浮现在脑海。“电视开了多久了?我有没有错过早市开盘?我是不是睡过头了?”随后,我被这种想法驱使着,竭尽全力扭头看电子钟上所显示的红色数字:4:50:06。电视才刚打开了六秒钟,上述的担心被证明是不必要的,我赢得了与数字作斗争的第一个胜利。

我开始慢慢地集中注意力。躺在床上,一种感觉缓缓袭来,有些像在圣诞节清晨等待烟囱掉下礼物,又有些像是第一次做手术前起鸡皮疙瘩的那种感觉。这不再是警觉,而是期望混合着莫名的担心。我已完全醒了,但我还没有彻底清醒,还不足以在瞬间作出不是发财就是破产的判断决策。十分钟后前市交易就要开始了,我得赶紧恢复思考能力。

要是头天晚上我持股做多头的话,现在的思考就轻松多了。不过,此刻智力的轻松换来的却可能是心理上更多的痛苦。十个月前,当我还是一个天真的投机新手时,我可以握着股票一觉睡到大天亮,醒来后的第一个念头就与乘法口诀有关——计算握在手里的多种股票的价值变化。在休市的十七个半小时里,一切都很平缓,尤其那些让我赚了最多钱的善变的小盘股票。在漫漫长夜里,业余炒家们分为多方和空方在网络论坛上彻夜互相攻击,试图靠这种方式哄抬或是打压股票价格。不论我做多头还是空头,我都会一连几天在论坛上追踪琢磨整个战斗过程。每天早晨,我一跃而起,迫切地指望获悉手中这些股票的命运将会如何。在接下来的一天里,我总是在忙着计算每 1500 股股票(比如 YAHOO!)在不同的价位上(比如 2 美元、4 美元或是 $5\frac{1}{8}$ 美元)的总价。

但这一年过去后,我已经成熟并告别了这种幼稚的行为。现在,如果我需要总结得失,只需要借助手边由当冲交易公司赠送的鼠标垫就行了。鼠标垫上画出的格子里面的数字显示着以 $1/32$ 美元为一个变化单位时,每交易一手(每手 200、500、600、800、1000、1500 和 2000 不等)的盈亏。根本不需要过分费力地计算:只需要匆匆一瞥就一目了然了。

无论如何,我在这个清晨无需再计算什么总和了,因为我在 1998 年秋天就成了一名当冲炒家。我说当冲,可不是在广

1. 想像金钱

义和不那么严格的意义上使用这个词,因为这个术语有时宽泛到可以泛指从偶尔炒股的 YAHOO! 投资人到做垃圾股票交易的各色人等。我在这里所说的当冲交易,指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大量的当天交易回合,并且在当日交割完所有仍拿在手里的股票。当我成为一名当冲炒家时,我就给自己立下了不留股票过夜的规矩。因此,我再也不必为可能发生的奇迹或灾难而在每天早上翻身跳起。事与愿违的行情让整个世界都显得是那么难以忍受。所以我得尽量避开这样的厄运。没有股票的夜里,固然没有利润,但也没有令人神伤的亏损。

现在是清晨五点整,尽管我知道电壶不好用,我还是把咖啡放进壶里。随后,我打开了电脑显示器,电脑主机整个晚上都在呼呼呼呼地响,但这没有关系,对我来说它听起来就像潮汐的声音。我重新启动电脑系统,关上再扭开调制解调器,屏幕上突然涌现出也许是有意设计的巫术般的紊乱图像。与此同时,我也启动了我的消化系统,开始咀嚼已经冷了的 PopTart 牌肉蔻味脆饼。

咖啡一向被过头地夸大了它的刺激作用,而它的其他作用——比如有益健康之类——却一向被人忽视。自吹是“华尔街第一炒家”的马丁·施瓦茨一向专横跋扈,在他那本活泼有趣的自传里曾说,在交易前的几小时保持适当的警觉非常重要,因为讨厌的“洗手间小憩”(bath room break)会损害你

的股票净值。感谢上帝，咖啡也有与之类似的效力。

三杯咖啡下肚，早晨的顶点——也就是我赚钱的时间到了。我打开友善的白盒子，嚼了一粒尼可瑞特(Nicorette)尼古丁戒烟胶。如果我是一名嗜烟的炒家的话，我很怀疑我会用多少个烟灰缸来代替这个小盒子。通俗的看法是，优秀的炒家被认为是一台严格遵从理性的冷血机器，但我的尼可瑞特给了我一种充满犹如诗人或登山者所曾体验到的那种深刻的感官愉悦；而在享受这份乐趣的同时，我还可以赚钱。

终于，忙碌工作的时间到了。我打开了一两个聊天窗口。登录到各种有关当冲交易的在线讨论室中去，在我经常光顾的聊天室或讨论室中，既有免费的如“当冲炒家”(day traders)和“巴斯特区奇”(bastages)等，也有我付费的如“神威炒家”(Mtrader)和等级山(Mt. class)。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也只会有时间跟得上其中的一个，但要是整个当冲交易中，如果我没有将它们全部打开，我就会感到很惶恐。接着，我迅速用浏览器打开了简报网站(briefing.com)的网页，如果我能抢在简报网站公布其最早的五十到一百五十个左右的信息公告之前，我就会感到特别刺激。随后，我停在提供报价的页面上。

不幸的是——也许这是因为尼可瑞特的功效——现在我的精神太放松了。拂晓的天色在戴布罗山的东边隐隐露出黎

1. 想像金钱

明的淡紫和粉红色,尼可瑞特内含有的经联邦食品及药物管理局(FDA)核准的2毫克口服尼古丁也已经扩散到了整个血液当中,一种感觉浮上脑海,活着真好啊!哪怕我已经快三十岁了还不是百万富翁。我打算在精神上放纵自己一会儿:要是我踹烂这一排呜呜作响的显示器,到这个正在破晓的城市中走一遭,那将如何?

这是一种我已经知道如何控制的白日梦,它可以在精神过分放松时集中精力。总有一天我可以有大量随心所欲的自由时间,但那是在我结束炒股生涯并用利润买入大量免税政府债券以安享退休生涯之后,而现在我首先要做的是发财。

发财的关键是始终有渴望发财的意愿。而渴望发财的关键不是因为想过好日子,而是因为想到了其他已经发了财的人,是因为嫉妒——尤其是那些你不喜欢的人。成功就是全部的动力。尽管这本书不是培训手册,但我还是愿意与你们分享我的一些经验,比如在遇到现在这样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下,我采取了怎样的特别应对之道等等。其他成功的炒家举办周末讲座,用这类秘密来挣数以千计的美元,而我却不需要额外的报酬。以下就是我的方法,完全免费。

首先,我将眼睛闭上一会儿。想像着自己离开身体上升,穿过高达二十四英尺的阁楼天花板,进入到住所邻近的上空,这是在旧金山市场街的南面,邻近著名的海湾大桥。往东,面

向郊区驱车进城的方向,是公布每周的乐透(Lotto)彩票累计奖金总额的霓虹灯广告牌——本期的累计奖金总额是三百五十万美元。我上升到广告牌上向下望,看到下面新落成的建筑,汽车商店和印刷门市已被新的两层楼的建筑所取代,这些外表看起来就像是壁球馆的房子,其实是分期付款价格为六十万美元一套的私人共有方式(condominium,所属房产为私有,庭院等公用场地为共有的方式——译注)的豪华公寓。等待买这种新房子的人都是我过去五年内在互联网业内的同行们,可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比我成功。我能够想像我的互联网同僚以一望而知的傲慢态度微笑着,对眼中的乐透彩票的如此微不足道的累计奖金额不屑一顾。其中一个则向我重复着统计概率,边说边发出做作的咯咯笑声:“你由于生食海鲜而感染病毒死亡的几率要远大过你抽得头奖的几率。”

在杰夫·贝索斯开办亚马逊网站一年之后,我还有幸与他共进过午餐。那是在一个无趣的技术讨论会期间,我们一同坐在一个小卖部的门外。当时我曾有过让他给我一个工作的冲动。毕竟,我也读书(亚马逊网站主要以图书销售为主——译注)。或许我应该放弃在互联网行业中做一个开拓者的工作,而加入到这个行业中比较平稳的部门中去,比如写写书评或其他什么的。但我只顾着吃东西以至没有把这个严肃的念头说出来。吃完了花色小蛋糕,我们握握手,然后各奔东西。

1. 想像金钱

这个瘦得皮包骨、秃头，奶油巧克力小蛋糕的奶油顺着嘴流到敞开的白衬衫领口上的家伙，现在是亿万富翁了。然后我想起一个人，我曾经因为找工作而见过他，那一次我被拒绝了，而他在网景(Netscape)公司上市六个月前为网景公司写新闻通讯稿。据说他现在常住在夏威夷——带着网景股票带给他的财富，在那里学弹吉他呢。

最后，我飘向西方，越过传教区，注视着体育新闻网站(SportsLine.com)——一家在线体育信息网络公司的巨大广告牌。画面上比真人大上许多倍的泰格·伍兹(Tiger Woods)站在两条广告语之上。上面一条字体较大的写的是：“渴望伟大”。下面较为细小的字体则写着另一条更加鼓舞人心的附加文案：“纳斯达克：SPLN”。SPLN是体育在线网站在纳斯达克的股票代码。广告牌提醒着人们，尽管他们可能永远也不会有与泰格·伍兹打上一场高尔夫球的机会，但他们也可以有所作为。不过这种作为并不只是希望大家访问体育在线网站——甚至主要不是这个，体育在线广告公司通过这条广告真正要宣传的是：购买该公司的股票。

这条广告此刻对我很有作用。它提醒我：许多人通过这样的方式已经发财了，而我并不在其中。

我感觉这么一来，我的注意力已经集中了起来。股市即将开盘，我恐怕得回去准备交易了。

像所有的当冲炒家一样,我也对活跃的股票感兴趣。我倒不操心它们是否能持续上涨或是否不回落,因为我会出现下跌的第一个信号时了结,收获我的利润(或者,如果我做空,我就在股票出现回升的信号时马上平仓)。尽管做空也能赚钱,但对我来说,牛市行情也同样很重要。因为我的牺牲品——普通的投资者——天生就只会做多。中等或中下智力的人,只有在得到走势将上涨的明显证据时,才会进场。而谨慎的共同基金的经理们仔细缓慢地收集和整理信息,不可能参与到短短的几周内就增值四倍的活跃的股票行情中来。前者才是我们有所斩获的基础。

关于这种现象,你可以把它想像成有这么一位史密斯先生,他总是有点身心疲惫地回到家里,一屁股坐在电视机前,然后老是听到道一琼斯指数又创新高,以及这天的冠军领涨股票是这个或那个鲜为人知的互联网股票之类的消息——据说它们正在干着翻天覆地的事情,比如在网上卖牙线之类。结果,这位史密斯先生终于动心了,然后是所有与他相似的张三李四蜂拥而上。牛市行情将他们的金钱带到了股市中,而我的目标则要在短短几秒钟里拿到这些钱。

但是,我将与之争斗的不仅仅是史密斯先生们,也包括我的所有当冲炒家同行,他们也和我一样试图占到史密斯先生们的便宜。他们是我必须打败的敌人。当越来越多的人挤上

1. 想像金钱

牛市行情这班车的时候,股票继续迅速暴涨,但来自史密斯先生们的傻钱也会日渐枯竭,这也就到了我迅速跳下车来的时候了。我必须在这班该死的车减速到每小时五十公里以下或车胎爆裂之前跳下来。我倒不担心史密斯先生们会抢在我的前面跳下来,或许最终他们还是会跳下来的,但这是在他输给了我们实实在在的一大笔钱后。

史密斯先生们的巨大美德就是,他愿意遭受损失(谢谢,谢谢,再一次向您致敬,不知名的史密斯先生们!)

我担心的是我的同行们,他们与史密斯先生完全是两回事。他们一直欺骗我,一直在排挤我,而一旦有必要,他们甚至会撵走我。当然,我也会以同样的方式对付他们的。

当冲炒家之间非常具有竞争意识。但是,我们除了渴望彼此榨取之外,还共同分享着同一种感受:悔恨。悔恨是当冲炒家最强烈的情感形式,是他们人格中的关键特征。贪欲很强是某个唐·乔瓦尼的特点;脾气暴躁是某个兰博的特点;而目瞪口呆、痛不欲生的失望却是所有以买卖股票为生的男人和女人们的共同特点。

我身为炒家,也曾与许多炒家为伍,我知道,除了吹嘘自己曾赚到了多少钱之外,他们更喜欢做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深深地哀悼他们没有赚到的某笔钱。

踏空了大牛市行情几乎使人疯狂。

你反复告诉自己,这本该是多么容易。或许你会试着用另一种想法来安慰自己:华尔街巨头就像好莱坞的明星一样是遥不可及的,这是些天生适合做《名利场》一书的封面或以其豪宅的装修设计让《建筑学文摘》的编辑们大开眼界的人物。数以百万的人正梦想亲吻这个人的脸或那个人的屁股,而你却没有这个命。但是,这样的安慰并没有什么用,这些大家伙并非全部都天生如此,华尔街最富有的名人如沃伦·巴菲特、彼得·林奇和乔治·索罗斯,并没有长一张漂亮脸蛋,也没有悦耳的嗓音,更没有什么庞大的超级大脑。他们只是从小钱做起,并且赌得出色,结果在上等包厢里赢得了贵宾席。那你再想想,在他们发财的时候,你正好就站在他们旁边!那么,对于你现在不能驾驶着自己的豪华游艇在加勒比海湾流上与他们同饮香槟的事实,你还能无动于衷吗?

你一无所有。悔恨:这就是你拥有的全部。

假想中的市场回报是如此令人难以置信,以至别人错过的机遇也会刺痛你。当冲炒家既经常为彼此的错误而相互幸灾乐祸,也经常对自己未能如别人那样大发利市而自我谴责。GMGI——一家对互联网的发展起着重要作用的孵化器风险基金的主席大卫·韦瑟雷尔就说,他所曾犯过的最大错误就是将在 eBay(著名拍卖网站,英文原意有电子港湾的意思——译注)上的早期投资转手卖掉了。他花了一年时间也难以摆

1. 想像金钱

脱悔恨的感觉。而每当 eBay 的股票又涨了 30%，我也会像他一样懊悔和自责，痛骂自己为何没有在 1996 年哪怕是拿出一点点钱投在那家公司上，尽管我在 1996 年时并没有所谓的一点点钱。

1994 年，微软公司的共同创始人之一保罗·艾伦，将他持有的美国在线(AOL，美国最著名的互联网公司之一，已与时代华纳公司合并——译注)的 25% 股份以每股低于一美元的拆细调节价(split-adjusted price)给卖了，这使他损失了一百亿美元。我同样也在冒险前退缩了，我也不信任美国在线。从理论上讲，要是在 1994 年我在美国在线的股票上投进去一万美元，在一年前它们就变为一百万美元了。但我应该是了解美国在线的，我在 1994 年还因散发盗版的 Doom(一种著名的 3D 动作游戏——译注)而被美国在线追究过。以长期投资者的身份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也曾是我的漫长的五年计划。然而，如今我只能为我自己的错失良机而深深痛悔。

几年前，一位记者问比尔·盖茨，他认为哪一类互联网公司会取得成功。盖茨的答案是：“全部”。

任何一个认真对待他这番话的人都会成为不折不扣的富翁。猜中最杰出股票的野性起飞路线，是一种玩起来需要想像力的游戏。1998 年看起来最愚蠢的赌注在 1999 年却能得到极为丰厚的回报。如果你在所有专家都嘲笑其泡沫天价

时,在 YAHOO! 股票上投入一万美元,而过不了一年,你就会看到你的小额投入翻转成十万美元。而同样的一万美元投到电子交易(E-Trade)的股票上去,更会产生出十五万美元的意外收获。但事实上,在互联网股票被看作是残花败柳的1998年8月,你根本不可能再买进任何一支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并一直持有它直到获得十倍的利润。

人们多是津津乐道于要是真有人这么做了就将取得怎样的成功的假想,但却很少提到几乎没有人曾经这样做过的事实。在 YAHOO! 财经网页上(finance.yahoo.com)查阅一支股票一年内的涨跌图表,要比在低位买入 YAHOO! 这支股票然后在高位卖出容易得多。然而,暴富的幻想让数以百万计的人拥入了市场,把自己的金钱贡献给了行情的发动和上扬。

自怨自艾是当冲炒家的家常便饭。为何没有在上个月买网上银行(Netbank)的股票?当时它已经在 YAHOO! 网上的财经论坛被热烈地讨论着?为什么不在几个星期前买 TCI 音乐网站(TCI Music)的股票,当时已经有了自由媒体(Liberty Media)将要收购它的传闻,并预示了它的价格上涨?为什么两天前没有买施瓦布(Schwab)股票,当时它已经因为今天的拆细而有所启动了?

你能抓住随时都会突如其来的爆发吗?这可不是关于有

1. 想像金钱

没有买微软股票的问题,当时我才十二岁。也不是关于没有投资 eBay 的问题,当时我正在星巴克咖啡厅填写个人简历,对互联网所知甚少。而且也不是关于我有没有保留对美国在线的投资的问题,当时我和保罗·艾伦作了同样的选择。但是,这种“真正的”爆发在我们当冲炒家生涯中随时都在发生。既然你有交易账户,你也始终集中精力准备发财,并为之作好了一切准备。那么,当机会来临时你我还是没有抓住,这才是真正的耻辱。所以,对于当冲炒家而言,真正的蒙耻不是错过了发生在一年前、一个月前、甚或一天前的轻松发财的大好时机,而是自己意识到仅仅发生在五秒钟之前的良机错失。事后诸葛亮,他们总是一遍遍念叨着类似的口头禅。对一名当冲炒家而言,每时每刻他都在看着不可知的未来变成显而易见的现在。做一名当冲炒家就是将悔恨变为一种生活方式。

每天开盘前的几个小时,在与交易有关的各色人等之间弥漫着无数的胡说八道的谎言。当然,你可以叫它狗屎。但我称它为肥料。我要做的就是审视这些肥沃的地方,猜测哪里可能绽放出美丽的鲜花。

昨天下午发布的收入报告需要重新审视。阿姆根(Amgen)公司最终击败了 First Call 事前的收入预测是利好消息吗?还是由于它断送了炒作消息的可能而变成利空了?

媒体报道的合伙关系,宏大的规划和未曾预料的飞来横祸,这些也不能错过。电子音乐网站(Erusic.com)被 Barron's(美国最重要的财经报纸之一——译注)提到了!小人物间的谣传从电话到网上财经论坛再到电视屏幕,周而复始。在被最终捅破之前总是那么煞有介事。如果贝尔一大西洋公司实际上并未与沃达丰公司(Vode-phone)合并,那这简直就是个丑闻;他们本应该依照传言那样做!某只股票将要拆细(stock split)的公告本来应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人们普遍相信依阿华州某个牙医的预言,相信他说的拆细将导致股价上涨的话。结果,由于相信而购买,购买本身推动了股价的上涨,而上涨又使你更加相信,这成了一种正反馈式的预言,哪怕有数以千计的当冲炒家试图击败这个预测。哈蒙尼克公司(Harmonic Inc)和康尼森特(Conexant)公司的股票就是由于有一拆为二的拆细消息而分别被哄抬了 8½ 和 2 个点!分析师的推荐——永远是向上的行情,分析机构对公司状况的预测分析总是先于公司自身三十天公布——上了数字频道。DLJ 正在着手迅通公司(Wink Communications)的首次公开上市,“买”!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正着手推荐内特鲁(Netro Corp)公司于近期上市,“买”!哈姆布雷克特与奎斯特公司(Hambrecht and Quist)在着手推动诺瓦德—埃卡尔公司(Novamed-Eyecare)上市,让我想想……是的,“赶紧买”!

1. 想像金钱

所有的这一切都取决于标准—普尔五百种股票期货,它预示着上述想法中的任何一个能否在股市收盘前还可以成立。在今天,标准—普尔五百种股票指数使每个人都获得了对于前景的明确图景。看来这将是令人愉快的一天。

如果现在是星期五上午,我倒是有观察更多一些股票的兴趣。在星期四晚上,炒家们开始着手预测将被下周的《商业周刊》的“华尔街内部预测”专栏选中的将是哪三只股票,由于被选登,这三只股票立即就具有了上涨的潜力,这也就意味着事先猜中者就可以获利不菲。不久以前,我曾相中了一只股票,它的代码好像叫 SPGLA,代表着塔·斯皮格尔公司(Der Spiegel),或者是斯皮格尔(Spiegel),但现在我已经记不清了。这件事之所以发生,与我能够与某些媒体——不管它是股票分类目录还是某家杂志——的内部实力派有经常的联系不无关系。但这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注意到 SPGLA 时,它的价格是 8 美元,而“华尔街内部预测”栏目则认为在持有该只股票的人眼里,它的心理价位是 12 美元。尽管“华尔街内部预测”里提到的心理价位目标实际上从来也没有兑现过,但它对市场还是有作用的,我在我的基面 II (Level II) 屏幕上看到了一点吃进的迹象,于是我买入。在星期五的股市开盘前,我全部卖掉了它,获得了一笔可观的收益。到下星期一时,它又跌回到了星期四的收盘价之下。

不巧的是,今天不是星期五。这意味着我不得不为今天的幸运热气球费点神。

我并不是太担心,这里确实大有搞头;现在股市就要开盘了,实时行情中的胡言乱语正在招唤着我。

2 日常磨炼

太平洋标准时间清晨六点三十分

不妨想像一下证券交易所与当冲炒家的工作场所之间的差异：乱作一团的交易大厅，对比我宁静安详的在线阁楼；纽约证交所的职业场内交易员挥动着手臂比划报价时的巨大体力消耗，对比我此刻坐在根据人体生理参数设计的价值八百美元一把的赫尔曼·米勒(Herman Miller)牌的单人靠背椅上的轻松和精神；在交易大厅交易声嘶力竭和疲惫不堪，对比我因深居简出而保存的充沛精力。最近，我到过黑火箭(Black Rocket)广告公司，看到他们最近为发现经纪公司(Discover Brokerage)——一家由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所控股的在线股票交易公司——做的不少广告，其中一个的创意画面是这样的：一个脸上浮现着显示器屏幕的反射光芒的天使般可爱的孩童，文案说明则是：“我们让投资变得如此容易，连小孩也可以胜任。也许，我们这样做太过分了。”而我就像是广告中的那个小孩，在我安静的小床中追逐股市的涨落。

事实上，如果我关掉电视机，我的小屋还会更安静些。但是有传言说，CNBC 将在开盘后的某个时间报道有关贝尔——太平洋公司与沃达丰公司(Voda-phone)进行合并的消息。

2. 日常磨炼

我可不想因为转台之类而错过这条消息,于是,屋子里一直回响着与 CNBC 主题曲混在一起的“开盘倒计时”节目那乏味而又做作的亢奋音调。近来,我发现自己对 CNBC 的主题曲是如此的熟悉,以至在的士或电梯上觉得百无聊赖时,竟会不由自主地用口哨吹起它来(如果你知道出租车司机或电梯司乘在独自一人的工作时间内每天要吹多少次口哨的话,一定会大吃一惊)。终于,举行开盘仪式的时间到了,尊贵的当日贵宾将要敲响开市的锣声,他正举起他的胳膊,并且……

叮当! 叮当! 叮当!

刚一开盘股市就在上涨,我现在犹如置身在西班牙潘普罗那(Pamplona)的奔牛节上,要靠我飞速敲击键盘的手指带着我始终跑在飞奔的牛群前头。人们曾经告诉我:最棒的当冲炒家是那些前空军飞行员、前大学运动员以及其他诸如此类受过严格训练而能在强大的压力下保持沉着镇静的人。但是,我一直喜欢阅读华尔街巨头们比如 M&Ms 由人捉刀代写的传记,虽然未能在其中找到多少炒股的思路和新的行话,然而,根据我所读到的大量故事逸闻,所谓优秀炒家的神经总是特别坚强镇定的传闻不总是正确的。炒家们在遇到股市行情疯狂波动的情况时,并不总能保持沉着镇静。现在的我半张着嘴巴,两个眼珠都快掉下来似的盯着三台显示器开着的每个窗口,不管上面显现的内容如何紊乱,我却总是能从中吸

取到有用的信息。就在整个市场处于观望状态的时候,活跃的互联网股票的价格已经上涨了整整 10 个点。我在追踪着六只股票的所有细节——开市以来的所有卖出报价、买入报价以及所有成交过程都以实时更新的方式排列在图表中。除此之外,我的电脑里还有其他四十只资料也是实时更新的股票,它们的资料没有这么详细,而主要显示实际卖出等基本信息。

我这六只宝贝股票中的每一只都在以一种被权威们称作“快市”(fastmarket)的方式交易。在这种方式中,报出买入和卖出报价的速度是如此快速,以至卖出报价和买入报价不能完全有效地匹配,从而会留下大量未实际执行的卖出或买入的报价。这就要求你分辨哪些价格是真实的。

五分钟前,RBAK 跌了 2 美元;现在它不是涨了 4 美元,就是涨了 8 美元,而这要取决于我相信在屏幕上出现的哪一个数字。我的显示器上也有在线炒家聊天室的窗口。在上面纵向排列的阿拉伯数字和简略的首字母缩写符号一直在不停闪烁,sldmsft901/4;bot87……对于我们来说,这些符号就像刻在结婚戒指里侧的结婚日期和祝福词首字母一样,既充满着希望又不无迷惑,尽管我们与它们之间成问题的关系从未超过一小时之久。

一次,我向人解释我是如何赚钱的,这时,一个朋友却问

2. 日常磨炼

道：“整天坐在电脑前一动不动，你不觉得烦吗？”当然不，我立即回答了她。赚钱绝不会使人厌烦。而这还不仅仅是因为钱的关系。我在充斥着星球大战、帕克曼和 DOOM 动作游戏的童年时代中成长起来，早已习惯并喜爱上了小小的图形符号所逼真描绘的导弹发射、人与人残杀和大规模杀戮。这里（当冲交易）也发生着同样的事情，而且更加激烈。我怎么会厌倦呢？

我正在寻找什么？我正在盼望一只传奇性的股票，一只以火箭般的速度一步登天的冠军股票。有时候，你一连几周都能感觉到蕴藏在某只股票中的潜能。比如，某个行业里的其他所有重要股票近期价格都已经被哄抬到比其近一年内最低价格高出三到四倍的程度，而剩下这么一只暂时被人遗忘的股票的价格一直纹丝不动，那么这只股票就有潜能。有些东西——或许是公司总裁成了不真实的赢利的替罪羊而将去职，或者是与一个大机构的合作计划突告暂停，或者，是一个刚刚被注意到的问题公司，抛弃了过去的干洗设备批发商的身份，仅在最近才通过重组摇身一变成为一家在线旅游公司——正在支持着这些最近还是侏儒的小东西。于是，投资者警觉起来。

这些都是机会来临的征兆。迟早，董事会和管理层这些拥有该公司数以百万计的股票——低上市流通量，并且每股

仅值 2 美元的人会有所动作,他们不会放任这种糟糕的情况继续。于是,措施出台了,或是提拔一位他们所满意的副总裁接任前任总裁,或是另外寻找新的合作伙伴,或者发布旅游网站的在线预约订房服务在第一个季度获得了成功。这些消息,当它撞入新闻传播的轨道而闪现在炒家们的显示屏幕上时,立即就会引起价格的上涨。于是,如果一切进展顺利的话,走势将被一些在财经论坛上散布和分享小道消息和谣言的炒家们所发现,于是价格再次跳涨,于是这只股票登上了涨幅居前的股票排行榜,于是——也许,很可能——乔克·伦将在 CNBC 上花十五秒的时间提到这只股票,于是也就到了卖掉它的时候了,因为我们已经完成了当日的本垒打了(本垒打,棒球术语,直接得分的同义语——译注)。在这种情况下,即便我的股票不全都是在底部购进的,我也将赢得双倍的差价,这非常令人愉快。实际上,我更愿意觊觎那些毫无名气的公司的股票,它们平时淹没在简短新闻的下面,但当有希望成为奇迹的主角时,它们也当仁不让。

不久前的一个早晨,我关注着三只预选的股票,它们都有一个我所希望的那种既让人有点难以理解,同时却又暗示着某种高科技前景的特别的名称。第一只股票叫 Iturf,股票代码 TURF,是一家每况愈下的提供网上社区服务的网站。Iturf 的收益比分析师所预料的多出几分钱,但比上年的收

2. 日常磨炼

益要差。第二只有前途的股票叫流动音频(Liquid Audio, 股票代码 LQID), 这是一家给通过互联网配送音乐产品服务的公司提供软件的公司。我不知道有谁是这个网站的用户, 但他们刚刚发布了一个关于他们的新软件的消息。第三只可能的赢家是网络动力剧场(Network Event Theater, 股票代码 NETS), 一家为大学生提供多项入门服务的公司。网络动力剧场还拥有有一个不起眼的大学生站点 Collegeweb.com, 或许是他们要使用这个网址来提供各种服务。

成交量的放大是股票已经抓住公众兴趣的迹象。人们常常把股票市场与拉斯维加斯赌场相提并论, 但这是不确切的, 因为它更像是赛马赌博那样的相互竞赛体制, 因为你赚到的钱来自别的炒家而不是赌场。在因下雨而来客稀疏的周末赛马场上是没有什么财运的, 因为在这样的天气里, 只有超级马迷和职业赌徒们才会光临。而在平时, 你可以期待着一般的马迷们在某匹马上押上五十美元, 仅仅因为其名字叫起来像他们女儿的漂亮体操教师的名字。在线交易的情况也是这样: 在某只股票上买进卖出的可怜的炒家越多, 我成为最大的输家的可能性就越小, 而更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 当我已经打算离开时, 还有人想挤进来。此时, TURF 和 NETS 的价格正在上涨, 但是成交量依然很少。很显然, 在这个特定的上午, 它们没有受到青睐。

另一方面,流动音频正在成为音乐革命的王子而受到特别的款待。在上市的当天,这只股票几乎冲到了每股 50 美元的价位。但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它又跌至 18 美元以下,严厉地惩罚了那些过于轻率的人,然后又反弹到每股 25 美元左右并一直在那里上下徘徊。至于一只只在上市当日暴涨过一回,然后就一直处于颓势的股票怎么可能会因新发布的利好消息就大幅上涨的问题,我努力让自己不要去多想。管它的呢,至少这个利好消息提供了这个软件公司还活着的确实证据吧。

我过去也常为一些类似的愚蠢问题操心,比如想寻找一只股票上涨的“真正原因”是什么之类。例如,我会为一只股票因为拆细而价格上涨去自寻烦恼。从纯粹数学的观点来看,拆细是将股价除以二,同时使总股数乘以二,而总量保持不变。按理这应该只是两种形式的转换,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变。但为什么拆细之前,活跃的股票几乎总是要涨好几天呢?随后在拆细完毕后卖掉它,人们就会赚一笔。这在我看来就像蚂蚁和蜜蜂的运动轨迹一样神秘,哪怕它是可预见的。我只好得出结论说:拆细的原理就像核裂变,小小的拆细可以释放出巨大的能量。

开盘铃声响过不久,LQID 就已经涨到了 28¾ 美元,比昨天的收盘价几乎涨了 3 美元。这是我所喜欢的步幅。一些投

2. 日常磨炼

资者对每年 10% 的投资回报率十分满意,但是现在的 LQID 仅仅在一个小时内就提供了超过 10% 的投资回报率。我不仅喜欢单位价格的上涨,也喜欢成交量的增长。如果 LQID 的软件被下载的数量就像它的股票在今天的成交量一样大的话,那它也许就值得人们为它付出。

几分钟之后,随着头天晚上的持有者和早市的购进者卖出了手中的股票以获取利润,LQID 稍微冷了一点,又下跌了大约 1 美元,这时正是空方开始停止行动,而新一轮的多方进攻尚未打响之时。我抓住机会迅速抢入,以 $28\frac{1}{4}$ 美元的价格购进了 500 股。

仔细观察你的显示屏,你就会看出卖出的速度已经慢了下来。走势在蹒跚摇晃中达到了平衡。接着有一点微涨,显示出一笔 $28\frac{3}{4}$ 的成交,然后是一笔 $28\frac{5}{8}$ 的成交,随后一笔是 $28\frac{1}{4}$,继而是 $28\frac{3}{8}$,然后又回到 $28\frac{1}{4}$ 上。如果你有勇气,那你现在就应该买这只股票,而不是等到行情已经发动并出现明显的上涨势头时再买。

一般而言,在底部买入,然后平静地注视着这只股票在你买的位置上方摇晃了一会儿,然后决定止跌回涨一路缓缓爬升,这真是一种美妙的感觉。如果你是在看到明确的向上行情之前买进,那你在面对不可预测的情形时就能保持稳健的心态而不至于慌乱,就像我这会儿的状况一样。LQID 并没

有如预料的那般止跌回稳。

我的股票又缓缓跌了 1/16 美元,仍没有强有力的买盘进来,也没有出现第二波。

“嗨,你不值得做个死硬派。”我低声嘀咕着,这句箴言就用胶带粘在我的电脑上方,用来告诫自己什么才是股票的真正本性。它引自臭名昭著的投机操纵者杰里·艾伦的话,他的“时事通讯”在六十年代专门为那些付给他钱的公司唱赞歌,以此牟利。为了给那些把他看作是反常的乐观主义的笨蛋们一点颜色看,艾伦便以非常现实主义态度对待那些忘记付钱给他的公司。“新上市的蛋奶酥,”他曾这样写道,“是由蛋头们利用公众对浮夸股票的需求而调制出来的。”时隔三十年后,我还不知道有什么比这更贴切的说法。

不知怎么的,今天早晨似乎有些问题,我的股票账户上刚出炉的流动音频股票到头来只值一万四千美元,看起来就像泄了气的皮球。幸运的是,尽管跌去了一些钱,但总的来说这个回合我仍然没有亏本。

所有的主流投资专家都坚持认为:韧性是股市致胜的关键。在守候了似乎永无止境的十分钟后,我的韧性终于有了回报:作为一家关键性的即时新闻发布网站,简报网(briefing.com)提到了 LQID 的影响。几分钟后,CNBC 电视台的乔·克伦也顺便提及了这只活跃性正在增强的股票,并且

2. 日常磨炼

马……马马马上涨了。于是，LQID 飞奔似的涨了 3 美元，冲破了 30 美元。还要涨，笨蛋，上面还有大量空间。我知道 30 美元还不是尽头。当股价碰到 31 $\frac{3}{8}$ 美元时，我知道跌的时候到了。我准备卖了，但现在出现了大溃退。LQID 的卖盘像发了疯似的涌出。股价又跌到 31 $\frac{1}{4}$ 美元的位置，我必须马上在这个价位卖出。快啊，你这狗娘养的，畜生，快卖！但我屏幕上的买价却都在 31 美元，只在纵列上方挂着一个孤零零的 31 $\frac{1}{4}$ 美元买价。操！我就在 31 美元上卖出那又如何？这样我还可以在一次交易中赚到一千五百美元。这也还是相当不错的一天，而且现在还不到早上七点。

但是，我没能 在 31 美元上成交。正当我用鼠标确认卖出指令时，显示屏上的光标不动了，我不断地键击鼠标，显示屏却依然毫无反应。我尝试着用键盘输入，可猛敲了一阵子之后，屏幕上仍然没有任何改变，这时我仿佛听到远处传来某种声音，听起来就像是装在布袋里的十几只猫被人从桥上扔下去时的一片惨叫，这声音越来越响，然后我终于找到了声源所在——原来是我喉咙里发出的声音。等到我重新启动电脑，并恢复到原来的状态时，LQID 已跌到了 29 美元，在这个价位上我终于卖掉了这只股票，并痛苦地失去了大部分曾经在手的利润。但痛苦在卖掉后停止了。几秒钟之后，喉咙里的怪声尖叫也停止了。

1999年夏天,当冲交易这一行终于出现了一个向人群射击的疯狂杀手马克·巴顿。人们对此类事件的终于发生并不惊讶,而惟一的问题是:怎么会拖了这么长时间才发生?因为每个人都清楚,这些雄性激素过多、满口下流话,除了钱外两眼一抹黑的股票投机者都是些一直在滴答作响的定时炸弹。而巴顿,最终选择了以开枪的方式来摆脱了原本的生活常规。

古怪的是,竟只有鲁伯特·默多克的《纽约邮报》在报道这件事时涉及到了当冲交易这一领域,在那上面,巴顿被称为杀手炒家(Slay Trader)。除此之外,造成巴顿如此疯狂的直接原因被迅速地掩饰起来。巴顿出事前一直在All-Tech投资集团开设交易账户,该集团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哈维·霍特金怀疑枪杀事件“与股市的当冲交易有关”。亚特兰大的市长比尔·坎贝尔向新闻界承认,“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搞明白了这件事真正的动机是什么”。CNN的头条新闻记者们尤其感到困惑。“凶手在一个月里损失了十万五千美元,”他们写道,“但杀人动机究竟是什么,现在还是一个谜。”

所有新闻报道都急切地指出,巴顿曾涉嫌1994年他的前妻和她母亲相继遭到神秘谋杀的案件,并被认为是早在失手音乐网站(MP3.com)的股票、或是错误沽空eBay股票之前,他也许就已经精神失常了。然而,对于我们这些让新闻界卸掉了本应背负的沉重责任的人看来,巴顿却显然是狂躁股市的

2. 日常磨炼

牺牲品。对于每时每刻都生活在恐慌边缘的当冲炒家们而言,巴顿的故事是一个真实可信的警示,而对于还在嘲笑这种交易的少数美国人来说,它又成了一个命运因果报应的记实教材。

幸运的是,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感情用事。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当冲交易的压力使许多人都感到自己就像即将扣响的扳机。这在1999年夏天显得尤为突出。一般性的交通延误造成的堵塞所引发的那种狂怒,是无法与在倒霉的早市上遭受冷酷无情的惩罚相提并论的,对大多数当冲炒家来说,1999年4月以来的绝大多数上午都是极其糟糕的。自春末而盛夏,为巴顿和其他业余炒家所钟爱的技术和网络股的市值损失了一半多。曾几何时,一切都是那么的容易:起床,吃进YAHOO!,等几个小时,卖出YAHOO!,点钱!但到了后来,这一切却变为不定时的忧心忡忡和战战兢兢的无尽恶梦。

当冲交易的幸运儿们对此却不会有所收敛,而只会更加狂热,并且行事也越发古怪。经常是利好消息的出现反而引发了廉价卖出的势头,而利空消息倒引发了出乎意料的上涨行情。那年六月的某个交易日中,亚马逊网站的服务器运转出了麻烦,网站因为技术故障而向客户发送信息以表示歉意。而这消息也就立刻在聊天室和论坛上散播开来。就在少数人

因这条利空消息而跳起来沽售时,这只股票突然迅猛上涨,让这些铆足了劲沽空的人大受损失。五分钟后,亚马逊网站恢复正常,一如从前。一些当冲炒家们还没有来得及擦干眼角的泪水,就冲着这条利好消息而一头扑进去买涨。自然,等待他的是股票的再次逆转下跌。这样的事情在网上信息公告牌上激起了痛苦的嚎啕大哭,由此引发了不计其数的阴谋理论,并制造了一种本应公诸于众而如今却缄口不言的严重的普遍伤害,直到它最终演变为交易暴乱。

巴顿最后一次交易的时间正好是在四月市场转向的时候,这既可能是由于他的交易账户在多头行情停下来盘整时已经有了严重的亏空,也可能是由于他刚刚做了一两笔虽不足以彻底击垮他、但足以让他陷入交易恐惧之中的糟糕交易。他开始害怕自己失去交易的正确感觉;害怕下一次交易又是一次烧钱的错误;害怕自己天生就是输家。然而,担忧并未带来情况的好转,事实证明,情况比我们所能够想像的还要糟糕。巴顿在当冲交易中输掉了他第一个妻子死后留给他的数十万人寿保险。后来,他转向借钱炒股,并输掉了属于他孩子们的那份保险金。

专家们始终认为,对于一个生活在极度紧张状况中的当冲炒家来说,家庭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种家庭支持,每一次愚蠢的交易都会为当冲炒家带来双重的恶果:不仅让

2. 日常磨炼

金钱遭受损失,而且他们还不得不独自面对金钱的损失。巴顿的第二个妻子将他赶出了家门。这使他彻底垮了下来,孤独,辛酸,陷入痛苦的迷惘中。倘使巴顿的同事了解他的这些状况,他们无疑宁愿与原子弹为伍也不愿接近巴顿。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我的公司,”All Tech 集团的主席霍特金在枪杀事件发生的几个月之后向我讲述了巴顿的事情。“他首先进了动力室,杀了那里的五六个人,然后穿过外面的停车场,稍微镇静了一下自己,并给自己的手枪重新装上子弹,再走进我的公司,向每一个人致意。他甚至还让一个炒家给他买了一瓶汽水。马克·巴顿使每个人都如此恐惧的一个原因是,他在杀人前并不像一个射杀了一街区人的纳粹那样的疯子。”他们还一直把他当成是朋友。

由于枪支爱好者的自负(指枪支管制在美国的难以推行——译注),为巴顿式的大屠杀提供了挑选牺牲品的条件。对于我们这些同样承受着股市狂热的折磨的当冲炒家而言,巴顿事件仍是一种彻底的惊吓。毕竟,股票市场不是排排坐吃果果。它并不给每个努力的人以同等的机会。他也不会提供“每个人就其方式而言都是独特的”这样的托词。股票市场直接了当地提供了你是一名输家的大量严酷证据。而就在你意识到你已经破产的同时,那些打败你的其他炒家——这些人被巴顿称为“贪婪的狼”——将围绕着他们的电脑跳起欢庆胜

利的古巴少年舞。他们以此来提醒你,你的存款并没有化为稀薄的空气,而是进入了他们的交易账户。

当我因在 LQID 上的利润损失而发出的尖叫声平息下来之后,我发现自己也开始困惑,如此匆忙地免除在巴顿的罪行中当冲交易应承担的那部分责任的背后,一定有什么秘而不宣的动机。难道是由于大牌记者们的退休金账户上的钱也存进了共同基金?从而他们直觉地意识到,如果将大屠杀和股市联系起来,对综合指数和他们退休账户里的钱都不会是件好事?于是自觉不自觉地掩盖了一部分事实?

另一方面,也许我这种自我追问是没有远见的表现。牛市的继续既有正面的作用也有负面的作用,一方面,它可以使小老太太也可投资致富之类的泡泡越吹越大;另一方面,它也往往预示着泡泡破裂时限的迫近。而这件事将会提醒那些神经兮兮的懦夫们:更多的巴顿正在悄然涌现,他们把摆脱自己悲惨命运的希望寄托在股票市场之上。是的,巴顿们就在这里,他们将对散户的先生们、女士们说:

“继续买进股票,否则我将杀了你们。”

其实巴顿应该十分清楚。在他将自己的银行账户转到 All Tech 集团之前的一年里,新闻里就充满了各种对准备入市的人们的警告。不幸的是,在疯狂的牛市行情中,忠告和规

2. 日常磨炼

劝往往事与愿违。早在三十年前的六十年代,就有过一段长时间的牛市行情。当时,专栏作家墨里·泰·布卢姆就曾记述了杰里·艾伦的投机生涯,并很专业地解剖了那些受到股市新闻、电话上交头接耳的小道消息和经纪行的欺骗而成为牺牲品的可怜虫们的心理。

“这些笨蛋经常把股价上涨将会带来最终崩盘的警告当成是对自己的鼓励,从而更积极地参与到投机中来,”他指出,“他们把这些刺耳的警告当做是别人正在股市中大发利市的证明。以这些笨蛋的智力——如果他们还称得上有智力的话,他们总是把这些警告当成‘正在发财的圈内人’的不安好心,是要将他们从好事情中排挤出去的信号,所以他们偏偏要反其道而行之。”

好笑吗?也许。但另一方面,不可否认,过去几年最佳的暴富时机恰恰是可敬的分析师们对股市最悲观的时期——是对互联网股票尤其如此。相信了股市前景悲观的忠告的那些人应该不是傻瓜,但他们对这样奇怪但却无可置疑的事实又能说些什么呢?就在他们谨遵劝告的时候,另一些可能是由于太笨而无法领会忠告含义的人却因此大发其财。这些人现在正忙于催促其税务代理人想出逃税的办法,尽可能多地保住到手的短期投资收益呢!

我环视我的阁楼房间,一边默想着这些我仓促买进的昂

贵家当的价格。现在停在车库里的车——这是在尤比德 (uBid) 股票上捞到的；带长沙发和扶手椅的起居室——这是炒电子交易 (E * Trade) 股票的收获，而正在享用的这整套装有金属窗的精心装修过的单身公寓，我能为这些墙面、天花板和卫生间支付昂贵得近乎荒谬的月租，则要归功于一只绝妙的股票，一只在 1998 年秋天还被可恶的股市评论家贬低过的股票：“一年后我们将彻底遗忘掉这家公司，它的股票能有什么机会？”(詹姆斯·萨罗维斯基：“钱箱”，载于《斯纳特》杂志，1998 年 9 月 24 日——原注)

eBay，我崇拜你。

eBay 在线拍卖的红火始于在其上进行班尼宝贝 (Beanie Babies) 的二手买卖。班尼宝贝是泰英克 (Ty Inc) 公司所生产的有着一个可爱名字的小毛皮玩具，这家公司一直很有技巧地限制着其任何一款玩具的总量。于是，尽管很显然它的市场对象是儿童，但它很快就被收藏品市场——这是一个类似于股票市场的投机场所——的藏家们所发现并认可了，藏家们开始围绕班尼宝贝进行炒作投机。接下来，什么班尼宝贝俱乐部、班尼宝贝报刊、班尼宝贝分析师，统统都冒了出来，并共同吹起了一个班尼宝贝大泡泡。在一开始，纽约股票交易所与班尼宝贝没有什么关系。但不久，这些藏家们发现了

2. 日常磨炼

eBay 作为自己的投机场所。

eBay 好像就是为藏家们的投机而度身订做的，这个网络公司由皮埃尔·奥米德亚创立，为的是方便他那热衷于买进卖出 Pez 售货机的女朋友。长期以来，该网站聚集着各种珍稀或伪称珍稀的收藏品的狂热收藏者。二手玩具、连环画片和瓷制小塑像之类盛行于这里，买入者接受本就浮夸的价格，然后在卖出时再度加价。就在 1998 年 9 月 eBay 公开上市前不久，愿意买入皇家蓝花生大象（Royal Blue Peanut the Elephant，班尼宝贝玩具之一）的报价已经高达二千八百五十美元，但仍因不能满足卖主的最低报价而不能如愿。我的朋友蒂姆·加瓦芬曾试图让我相信，像班尼宝贝这样的投机市场实际上比股票市场更容易获利也更安全。蒂姆在我的网站 suck.com 上发表了他的“大傻瓜理论”，“在一个靠信心支撑的市场中，”他写道，“所有的事情都取决于狂热的参与者能否对市场前景保持信心。而在由大傻瓜理论支撑起来的市场中，你最好离开这个充满傻瓜的市场。”

不过，作为网站的总编辑，我知道这不过是蒂姆在交稿期逼迫下玩弄的修辞把戏。真正的钱是不会从班尼宝贝上赚到的。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这并不仅仅是一般的投资者——不论是投资股票还是投资玩具——相对更笨一些的问题。整体，或者说是整个社会的愚蠢总量的合计，也是非常重要的。

自 eBay 网开通以来,我就多次到网站上寻找我想要的东西,当然不是找班尼宝贝。我的兴趣要更高级些:我希望能为我收藏的《狂热》(Mad)杂志多增加几期。当我 1997 年第一次拜访 eBay 时,就发现其已经远远超越了原来的 Pez 发烧友的圈子。现在,它有超过四十万个品种的拍卖品。在 eBay 网站上的任何一笔成交的交易,该公司会抽取总金额的 0.5% 到 5% 不等。此外,卖方每将一件拍卖品列入目录,须支付 0.25 到 2 美元的费用不等。谁还会担心这当中有 20% 甚至 30% 的用户没有付账呢? 因为网站的运转费用是固定的,但它的利润却是可以无限发展的。eBay 蒸蒸日上。像 YAHOO! 网站一样,它也有待售张贴广告可以创造营业收入。像亚马逊网站一样,它发明了一种永远不要仓库的销售手段,为此可以减少 90% 的员工,并且保持同样的销售业绩。假如那些没有收益、看不出什么像样的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公司也值数亿美元的话,那么像 eBay 这样有收益,并且有很成熟的商业模式的互联网公司值多少呢?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无数亿美元。

在 eBay 开始为公开上市做准备——将其经营状况等细节填写到将申报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文件中——的过程中,它上市后将如何的火就已经成为让人生厌的老生常谈了。上市的日子快到的时候,网站拍卖的日成交量也几乎达到了一

2. 日常磨炼

百万美元。eBay 的首日开盘价很难在每股 18 美元以下。网民们太钟爱它了。在八月的几个星期里,我一直很担心其他所有人也都和我一样清楚 eBay 上市后的前景,那样的话我也就没什么好玩的了。很显然,eBay 不止是一只热门的互联网上市新股,eBay 也不止是几年内的电子商务领域的领军者。eBay 就是电子商务本身。它的前景难道还值得怀疑吗?

我曾偶然地在了一本轻松易懂的文集中偶然领略过彼得·林奇这位老派的股市投资领袖的智慧。林奇曾经鼓励人们向生产治疗慢性病药物的医药公司投资。“伟大的药品,”他写道,“是使用一次就能完全治愈顽症的药物。但对于投资家而言,伟大的药品则是那些患者不得不长期坚持购买的药品。”

但是,还有更为伟大的药品。最佳的药品是一边缓解症状一边加重症候的药物。最佳药品恰恰不是治愈顽症,而是导致上瘾。eBay 就有这样的药效,就在 eBay 准备上市的那段时间,我每天都在 eBay 上搜寻五十种我想要的东西。在无所事事的时候,我就一直泡在 eBay 网上乐此不疲——要知道,自从加入互联网行业并开始全天泡在网上之后,我绝大部分的网上时间都是无所事事的。eBay 是我为它花过最多时间的地方。eBay 简直成了我白天的无意识的一部分。

我在 eBay 上的兴趣范围一直在不断地扩大。除了收集《狂热》杂志外,我也在寻找完整的期刊,二十年代以来的《纽

约客》(New Yorker),六十年代以来的《绅士》(Esquires),七十年代以来的《怪包》(Wacky Package),八十年代以来的《侦探》(Spy)都在范围之内。我每天都要在 eBay 上查找史蒂夫·奥斯汀的动画是否会被别人拍卖——这让我回想起了二十年前的自己,那时我认为只要花上六百万美元就能造一个超人出来。eBay 网上拍卖的商品中还有一种我在七岁时一直梦想拥有的塑料制的发光并能嘀咕嘀咕叫的时髦机器人,他们管它叫罗姆宇宙武士(ROM Space Knight)。当我提出报价,要买下这件犹如铭刻着我童年时代深深的自恋受伤情结的标签的宝贝时,它竟然还是原装的。我意识到 eBay 是个宝贝杀手。借助于尼可瑞特戒烟胶的帮助,我可以戒掉烟瘾。但我拿什么来戒掉 eBay 呢?

不幸的是,试图得到 eBay 的上市新股比我在 1974 年得到原装的玩具机器人更困难。想得到 eBay 新股,甚至让有的人都变得不那么光明磊落了。由于我不是在大银行享有全套服务的大富豪,因此我不可能成为受邀的个人投资者。幸好电子交易这家最富有进取心的在线股票经纪公司为它的客户提供了一项特别服务,拥有电子交易的账户的投资者可以获得有限的发行新股,购买的最低限量是 100 股。那是否也有最高限量呢?规则并没有提及,似乎是有意要含糊其辞。

2. 日常磨炼

我很清楚,供认购的股票会在瞬间被一抢而空。为照顾正在从事其他股票交易,或信用保证金仍在代理商处的广大电子交易用户,新股认购申请将在一个不事先公布的时间推出,这意味着你必须密切注视其发展以免错过时机。事实上,在那一个月里,我几乎每天二十四小时都在盯着这个网站。

这些天我一直就坐在那里不停地点击鼠标以刷新网页,椅子上就垫着 eBay 的新股发行广告。我不停地刷新网页,希望 IE 上的下一个页面会是新股发行的内容。然而不是。终于,在我混了太久之后,它出现了。屏幕上出现了令我盼望已久的一行字:“电子交易系统现在接受对即将发行的 eBay 股票的认购申请。”而我必须做的第一件事是填写资格履历表:从事股票投资多久了?五到十年,我撒了一个谎。你有多少净资产?二百万到三百万美元,我又撒了一个谎。我想认购多少股?3000 股,拜托!大约一个星期后,我得到了 100 股。如果留着这原值二千美元的股票不动,到今天,它将值五万美元。但我是绝不会满足于这种小儿科的投资行为的。毕竟,既然我对这件事是如此的确信,那我自然会把我所有的一切都押上去。

我将自己的共同基金的票面变现了。终于,1998 年太平洋标准时间 9 月 24 日清晨六点,eBay 股票在万众瞩目中上市。不出所料,在某个买方接连三次要价之后,第一笔交易以

53 美元的高价成交，等到我紧随其后买入 900 股时，价格已是每股 54 美元。

一周后，我手里的股票已亏了五千美元。财经新闻特别钟爱这种故事：eBay 头一天交易中的狂涨，然后是急剧的下跌。除了持原始股的 eBay 内部人员，所有握着 eBay 的人都在赔钱。《斯耐特》的财经专栏作者极力拿这个“赔钱”的拍卖网站和它的可悲的狂想追随者开涮。“你这狗娘养的住嘴！”我不由气得尖叫，声音穿过旧金山纵横交错的街区，越过地平线，冲进华盛顿州的里蒙德的斯耐特办公楼。

“eBay 没有赔钱！它正在赚钱！”

他们在那里谈论的是我的存款，我的保证金啊，这些钱如今都化作了一张张 eBay 的股票。虽然我只有二十出头，但在互联网领域胜任有余，可我却不能把自己所知道的互联网前景向业外人士讲清楚。在我看来是独立发财的大好机会，被一帮伪善的杂志、报纸记者完全描绘成另一个样子。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我认识的许多蠢家伙都因为所在网络公司的超值股票而成为了百万富翁。最后我不得不承认，在这个市场里，自觉或不自觉的愚蠢，不仅不是什么不利条件，反倒是赚钱的先决条件。甚至连精明而讲求实际的道格·亨伍德这样对金融市场持批判态度的保守的社会主义者，也早已理解了牛市的法则。“愉快的自欺欺人，”他在《华尔街》一书里写道，

2. 日常磨炼

“(牛市)为制造新的公平提供了可能性。”

新上市公司的承销商和管理层在提交给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申报文件中有这么一句例行公事的话：

“股票认购者必须有承受能力。”

现在,我也终于加入到这台戏中来了,eBay 正在上演 eBay 的恐怖,合情合理的恐怖。eBay 正在垂直下落地暴跌,而它每跌一个点,我就亏掉一千美元。

或许,我看问题的方式还是太理性了。或许问题就出在 eBay 有实实在在的商业模式,从而虚拟程度不够。亚马逊公司仍然在自称:“记住,我们不是做图书生意的。”亚马逊是在赔钱,但你不得等上五年或更多的时间才能看出它真正的商业模式是什么。而这就意味着,你根本无法判断它的价值有多大,而这就有了炒作的空间。

相反,eBay 正在赚钱。但在这个互联网股票的游戏中,真正赚钱的时候,也说不定正是让你哭笑不得的时候。然而,eBay 的业务仍有着惊人的发展势头。它的竞争力仍是无懈可击的。你总还可以再办一家网上书店,但你怎么可能另创办一个 eBay 呢? 卖主走了买主在,而买主走了卖主在,几乎所有买主和卖主都在 eBay。十年中,谁将繁荣兴旺? 是 eBay 还是 YAHOO!? 谁的股票市盈率会超过一千? 在我看来这都是不言而喻的。

微软花了数千万美元,投在最终只能从地方报纸上弄走一些当地分类广告的地方网站上,现在 eBay 没有雇佣任何一名记者,就赢得了广告争夺战。有了 eBay,谁还愿意到报纸的分类版去做广告,在那上面要花二十美元不说,而且还不一定能卖个好价钱。在 eBay 网上,只花不到一美元,你得到的不只是一两个想买的人,而且他们还得竞价来买。

这就是我对自己做的演讲。但它并没有什么作用。

我站在自己的阁楼窗前,向东眺望,是海湾灰白色的水面,此时残忍的清晨到来了。每隔几秒钟,我就扭头看看我又损失了多少钱。有一会儿,我将滚烫的脸贴在玻璃窗上,直想哭。股票又跌了。跌,跌,跌。我恐慌起来,赶紧在不到 40 美元的位置抛出。成交了。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未以如此快的速度损失过这么多的钱。

就像一个失恋了却仍在前女友屋外闲荡的可怜虫,即使是逐客令也不能让他离开,只有报警然后等着警察来把他从那个角落里带走一样,我的眼睛也舍不得离开 eBay,尽管我不再拥有它了。但我坚信我和它之间还有一次机会。有朝一日,这只股票将从凄迷中止跌回稳,成为互联网股票投资者们的宠儿。而我,将会以超乎任何其他事物的热情再次冒险,去争取这第二次机会。

我保留了我在电子交易的账户,带着余痛,在十月初与我

2. 日常磨炼

的女朋友一道出门,去作了一次长途旅行。从波士顿驱车去拉雷的一路上,每隔三个小时我就用电话查询一次价格。eBay 还在下跌。一天上午,在华盛顿特区的一间 Kinko's 复印服务店,我在一台借来的电脑上了解到,eBay 头天傍晚前以 30 $\frac{1}{8}$ 美元收盘,今天以 32 $\frac{5}{8}$ 美元开盘。我曾发誓在它跌到 22 美元时我会重新加入,但现在看来我没有可能等到那一天了。第二天是星期五,它以 36 美元收盘。星期一,它又上攻到 46 美元。我再也难以等待下去了,但在这个价位,即使把我账户上所剩下的全部保证金都用上,我也很难吃进多少,于是,我又从父亲留给我的遗产中取出几千美元,买回了原来的一半股票:500 股。

我真的别无选择,要是它最终涨过了我卖掉它时的价位,那我真不如死掉算了,好为自己的错误殉葬。因看好而持股,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话实在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从旁观者的角度看,我这次的冒险是对的。在此之前,我曾经对我哥哥埃德叫嚷了几个星期,说 eBay 将是一只世纪性的股票。如果我不赶在它爆发行情时卖上几股,那么在我的后半生,我将如何来解释这一切?尤其是为什么我还要因为 eBay 而向他借钱?

就在我正跟几个朋友一起呆在拉雷时,爆发突然降临了。我们度假的一个消遣是一边看 ESPN 电视台(卫星体育电视台——译注)2 套节目的美国汽车锦标赛(NASCAR),一边彼

此下点注(bang hits),我没有要求他们转到 CNBC 频道,因为那样做我会觉得自己像个偏执狂。因此,只有在广告时间,当他们出去到树下小便,或坐在卫生间的马桶上时,我才偷偷摸摸地换频道看一眼,希望看到阿曼达·格罗夫站在交易大厅发回的报道,希望听到他提到我的 eBay 又发生了些什么。其实我大可不必如此担忧,因为这几个星期他们总在谈 eBay。啊!它今天涨了二十个点。我一屁股坐在无腿的沙发上,沙发垫子下的一根弹簧戳在我屁股上,疼痛和惊愕使我噎住了,说不出话来,心里只是想:“真不敢相信,我刚刚赚了一万美元!”

好事还在后头。不久,我回到了旧金山,整天洋洋得意得像要发疯了。在四个星期里,我就赚了五万多美元。

随后,我开始担惊受怕。每个我认识的人在得知我仍没有卖出时,都说我是固执的狂人。我常到我哥哥的软件开发公司去,每次都得到同样的忠告,从他嘴里吐出的第一词总是:“卖吧!”

我常常在一身冷汗中惊醒。要是我又失去了这一切我将怎么面对呢?比牛市终了时发现自己还是一个穷人更可悲的,莫过于发现自己曾经大赚然后又赔进去了。最终,出于健康的考虑,我在 140 美元的位置上卖掉了 eBay。这是我一生中赚得最轻松的钱。我参与了这场游戏。我是一个成功的玩

2. 日常磨炼

47

家。

是吗？

四个月之后，eBay 的股价撞击了 700 美元大关。

3 反常心理学

太平洋标准时间早晨七点三十分

当冲交易已经进行了一个半小时左右,这时出现了一种传闻:电子交易(E * Trade)的服务器出了问题了。

在网上聊天室和论坛上的讨论中,铁杆的当冲炒家们表达着他们的欣喜和苦恼。我们这些当冲炒家看待电子炒家,连同其他的网上贴现证券经纪公司如发现者经纪公司(Discover Brokerage)、施瓦布网站(Schwab. com)和 DLJ Direct 公司等交易网站上的炒家,就像是用小学校中恃强凌弱的学生的眼光,把他们看作需要靠设在操场上的监视器才得以免遭校园暴力的低年级文静而怪癖的小男生。在我们的眼里,电子炒家们动作迟缓,电子炒家们容易上当,电子炒家们容易感情用事。电子炒家有时简直就是电子“吵家”,是一道菜;而有时,干脆就是我们当冲炒家的“投资者”。

不过,电子炒家的存在,对于当冲炒家来说,也是需要的,因而也是很受欢迎的。每当我们在什么事情上犯傻时,他们总是会比我们更傻。我们很容易就能占到电子炒家们的便宜,因为他们的行为太容易被把握了。此刻我不由想起了自己一度作为电子炒家的生涯。

在经历了 eBay 一事之后,我心情愉快地跨入了交易账户上六位数业主的行列。这些钱可以派许多用场:可以为我买的车付清余款;也可以在美国而不是像我曾经计划的那样去墨西哥城为我的双眼做激光近视矫正手术。而现在我可以**说**,“算了,这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事。”用从 eBay 上赚来的钱,我可以分期付款买一套漂亮的公寓,就像我的朋友们那样。而如果我愿意的话,我可以不再炒股,我也可以还掉借来的钱,带着利润转向另一行,过上一种全新的生活。

交易账户上有现金着实令人快乐。这意味着许多可能性和选择自由。我右手托着下巴,手指轻轻弹动,开始冥思苦想。嗯……电子交易的世界,不像真实的交易世界那么混乱,这里没有各种竞争性的服务和圈套混合成的大杂烩,对新手而言,电子炒家的圈子犹如友善、乐于助人的幼儿园,在那里,你所需要的所有资料和数据都会得到尽管有些松散但还算妥善的保护,而你的所有信息都会以容易整理和消化的方式供你使用。一个电子交易公文包安装上后,可以让你快速浏览最活跃的股票行情,你可以打开包含客户目录的小窗口,绿色表示赢利者,红色表示亏损者。每隔几分钟查看一下,看看自己的运气如何,这样做实在不乏乐趣。

由于我现在比较有钱了,所以觉得没必要那么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了。事实上,更恰当的讲法是,我已经由于发财而完

3. 反常心理学

全心不在焉了。我懒得接电话,电子邮件也堆满了我的信箱,为此我干脆设置了一个自动回复的软件,每封邮件都以这样的话回复:“对不起,以下是简要回答:我被一些事情缠住了。这周或下周或许会有空,那时我会与你联系。”这个短笺写得很恰当——它看起来不像是一种过份的敷衍,倒好像是我真的很忙碌。其实,数以千计的电子邮件涌将过来,而其中的多数内容又是过时的,那么我敢打赌,我这样的回复对于那些自以为需要与我联系的人当中的 99% 来说,其实倒是一种彼此省事的做法。至于另外 1% 的人,则可以试着亲自上门来找我。而任何一个到我桌边来的人都会看到,我正在恭敬地注视着电脑屏幕,显而易见,正专注地投入到某件重要事情中。

在我的交易经历中的这一时刻,我以为网上电子交易是一个了不起的事物。就像一个要了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后,将杯子放在吧台上等上五分钟以享受那种美妙感觉的酒鬼一样,我也在享受着狂欢将要来临前的那种感觉。一连几天,我一直在电子交易的页面上呆着,一边感到十万美元正在口袋里叮当作响。

一天早晨六点三十分,我独自呆在办公室里看股市开盘的情形。简报网站是电子交易的合作伙伴。每次你点击以刷新某只你关注的股票牌价,你也会得到关于它的最新消息。大多数消息对今天的我来说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刚入门的

新手可以把简报网当作很有力的工具。一只股票在启动行情时总会被简报网提到,而这将进一步促使其上涨,然后上涨将使它再度被简报网提及。

突然,我发现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要是我每十秒钟刷新一次打开的 E * Trade 页面,并在简报网提到某只开始上涨的股票的那一刻买进它。并在涨势继续中卖掉它,那将会发生什么?说干就干。我全神贯注,盯着页首的重要消息栏,等待着伏击一笔收获。我一边自我感觉这是个了不起的主意,一边虚坐在靠背椅边上,用食指触碰着鼠标的左键。刷新。刷新。刷新。快啊!让我们来赚一笔!

重要的时刻说来就来。在猛咬尼可瑞特戒烟糖不到三到四分钟后,它来了:

10:05 东部时间互联网电子交易股票:

英福劳提克:INFO, 现价 $3\frac{7}{8}$ 美元, 涨 $1\frac{1}{2}$ 美元, 涨幅 63%;

格里格招聘网:GMAI, 现价 16 美元, 涨 $5\frac{1}{2}$ 美元, 涨幅 53%;

格比克斯公司:GBIX, 现价 10 美元, 涨 $3\frac{5}{6}$ 美元, 涨幅 50%;

go2net:GNET, 现价 $43\frac{3}{4}$ 美元, 涨 $14\frac{1}{4}$ 美元, 涨幅 48%;

3. 反常心理学

地球网：EWBX，现价 $78\frac{5}{8}$ 美元，涨 $9\frac{3}{8}$ 美元，涨幅 14%；

恩特帕：NTPA，现价 $7\frac{7}{8}$ 美元，涨 $2\frac{3}{8}$ 美元，涨幅 39%；

K-tel 国际公司：KTEL，现价 $24\frac{1}{8}$ 美元，跌 $3\frac{7}{8}$ 美元，跌幅 14%。

还有更多不错的股票，其中一些自开盘以来就涨了 50% 甚至更多。但究竟哪一只才适合我刚刚发现的高度技巧性的动态投资战略呢？

在犹豫之中，走势仍然强劲。过了一分钟，我选中了这份名单里的第一只——INFO，我进入到相应页面填写单子，发出一个买入 3000 股的指令，就在这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头脑里的血直往上冲。我突然意识到这是一个明显而又巨大的错误。我发誓，我应该走的是相反的方向，而不是刚才选择的那条愚蠢的线路。我赶紧跳到已发出指令但还在继续传送信息的页面，给了一个取消的指令。但已经来不及了。稍等片刻我刷新了页面，发现确认的图标正在闪烁。在我试图取消第一个指令之前，我已经吃进了 2400 股。

与确认的图标一道出现的，是令人非常沮丧的消息。我根本不是在 $3\frac{7}{8}$ 美元的价位上吃进 INFO 的。第一笔 200 股的买入价是 $6\frac{1}{2}$ 美元。第二笔 200 股的买入价是每股 $8\frac{5}{8}$ 美元。接下来 1000 股也都是这个价，剩下的最后 1000 股的价

格则是 $8\frac{3}{4}$ 美元。在行情启动时我没有搭上第一班车。我甚至没有搭上第二班车。而在门关上之前的最后一秒钟,我却把自己塞进了一辆破旧得咯咯响的车。这时我感到一阵窒息,一种幽闭恐怖感突然袭来。我赶紧逃回到我的交易页面,发出将 2400 股全部卖掉的指令。一边咬着舌头,试图让自己相信这是在做梦,一边发疯般地按击鼠标键刷新页面。

终于,提示图标闪烁起来,我咔嗒一声松开鼠标,2400 股总算卖掉了。在我买进股票和卖出股票这段时间内,这只股票曾经涨到了 9.5 美元。在不到两分钟的时间,交易以某种难以知晓的方式一直在进行,因此我竟一下子赚了四千三百零五美元!当我慢慢平息下来后,我看了看 INFO 的最新价格,已经跌到了 8 美元以下。我的手还在哆嗦。我的衬裤汗水淋淋。我欣喜若狂。这比我从 eBay 上赚的钱还要容易。而我甚至都不知道英福劳提克是干什么的。

大约一个小时以后,我比其他炒家优秀的感觉由简报网上的一条最新消息所证实:

11:59,东部时间互联网股票信息:自四五月间的互联网股票狂潮以来,一些股民的信心显著增强。尽管某些股票的涨幅惊人,但仍有炒家在高价位上进入。例如,有人(一个或多人)以 $10\frac{1}{2}$ 美元的价格买入(并且现在还持有)了 INFO(现价为 $6\frac{7}{8}$ 美元。比开盘价涨 $4\frac{7}{8}$ 美元,涨幅 180%),并蒙受了

3. 反常心理学

35%的损失。

那可不是我,先生。我要比他早一点跳下来。这一次我也像过去一样游戏。并且我变得更加富有了。

通过这件事,我正式宣告信奉另外一种与以前全然不同的人生哲学。此前,我和许多人一样,认为世界混沌、无序,并没有公正性可言,在这个世界里,造物的宠儿未必能得到最多,而彻底的傻瓜倒可能获得回报。但在这一刻我突然明白,别人是否把你看作傻瓜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大笔钱毫无道理地落进你的腰包时,这才是真正美妙的事情。

不用谈什么大道理,既然我是拥有六位数账户的网上电子炒家,我就在炒家的世界里有着无可抹杀的作用。我买进并卖出股票,为这个市场创造活力,为这个市场提供金钱赌注,如果没有我和其他所有人,当天小额交易市场——也就是当冲交易的天地——早就在很久以前就亮起红灯关门大吉了。

毕竟,一场革命不是一次茶会。

有所失才有所得。我也在风险和失败中走过。

感谢您的倾听,先生,我可以开始讲述下一个故事了吗?

为什么在人类社会的文明史中,很少有人大胆说出我们文明的历史就是对智力较低的人们加以压榨的历史?但终有

一天,智力平庸的人们——也就是我们——将集结起来,凭借数量上的绝对优势和心中强烈的不满,横扫财经机构这样自以为精英云集的地方,就像掸掉一份年度报告光滑封面上的灰尘一样。

我在电子交易上炒股的时候,经常会收到用电子邮件发来的上市公司年度报告。但我从未打开过其中任何一份。在那几个月里,我宁愿从低能儿扎堆的地方,也就是广受欢迎的YAHOO!财经论坛获取信息,也不愿看这种四平八稳的官样文章。继简报网之后,我经常在这里收集信息和打听主意。

能够同时发现成千上万易受骗的傻瓜并非是件容易事。

在互联网出现以前,为了兜售你的低流通股票,你要么是通过精心收集整理的订户网络表,要么是在充斥着脾气暴躁的证券推销商们的五层楼并且无电梯的老房子内租个地方,用似乎来自深渊的声音并操着追讨夙债的冷漠语气进行电话推销。“如果你不想赚钱,”用那种旧式电话推销员的口吻,“那么我将爱莫能助。但如果你真的想赚钱……”

如今我自以为知道很多,但还是发现在线信息公告牌十分迷人。正好有一天,在一个百无聊赖的时候,我浏览YAHOO!网上关于PUBSF(也被俗称为“象与车”)的讨论。这是一家很有发展的加拿大饭店管理集团的股票,因为他们

3. 反常心理学

最近发布将与迪斯尼合作在加拿大境内开设雨林咖啡屋 (Rainforest Cafe) 餐饮连锁店的公告而达到其历史最高点 11 美元, 但随后却令人讨厌地滑至 5 美元的位置, 紧接着继续讨厌地从最新低位下跌了 75 美分, 其下降的速度和幅度足以让持股者不寒而栗。但是, 这痛苦尽管极其糟糕, 但看来尚不足以让人绝望, 因为你仍然可以在 YAHOO! 财经论坛上找到一些对这只股票抱有最后希望的少数人, 他们在彼此传递着即将赢利的报告的内幕消息, 不无沮丧的半安慰性地彼此问候: “它不可能更糟了,” 并且, “有一件事是确定的, 它要么涨, 要么出局。”

YAHOO! 上的财经论坛是最活跃的网络社区站点, 曾经有人告诉我, 这个讨论区的人流量超过了整个 YAHOO! 总量的 60%。与极其麻烦地查阅统计资料相比, 我宁愿做出可能是相当错误但多少有其合理性的推断, 并希望由别人来证明我自己的错误, 而这也正是在 YAHOO! 财经论坛上的方式。

毫无疑问, 没有一个地方比股市更完美的适合作为成天飞扬着二手流言蜚语的场所了, 人们根据政治、经济和文化新闻, 根据管理层的失策, 根据合并重组或分拆的公告, 甚至根据气候的变化, 来对数千家上市公司股票作出或涨或跌的预测。ABC 广播公司的前总裁杰米·塔希斯有一次说, 电视节

目成功的秘诀是“具有一种人们愿意为他捧场的亲和力”。亲和力是一个绝妙的说法，而我也相信她讲的很有道理。但是，如果 ABC 想让一群人变得有亲和力则很困难。这会造成不必要的麻烦，因为电视只是娱乐而不是别的什么。YAHOO! 财经社区的参与者与财经市场的领导者们——这种关系有点受虐狂的味道——相结合，表面上这种关系很强壮，很持久，但是，如果市场有所变化，他们的效忠对象就会不断变化——惟有成功领先才行。当某只曾经很有亲和力的股票——如网景公司(股票代码 NSCP)——不再那么风头十足时，他们就会马上选择另一只——比如价格线公司(Priceline, 股票代码 PCLN)——的股票。

但还不仅如此。在和股票的关系上——比如在杰里·斯普林格的网站一样，本来是观众的参与者也成了表演的一部分，他们的作为对股票的走势产生了影响。大多数广为流传的在线财经评论参与者，都是从普罗蒂基(Prodigy)在线服务这个场所开始其网上讨论生涯的，这里汇集了活跃的炒家们关于小流通股票预测的传言和秘密消息。这些人当中有不少是贴现经纪公司的散户，靠炒作长线赚钱。也有不少是在声名狼藉的温哥华股票交易所进行垃圾股票交易(温哥华股票交易所建于 1907 年，是出于经纪公司的利益发起建立的，发起人鼓励在那里进行股市投机。这些股票的许多价格都低于

3. 反常心理学

每股一美元。该交易所因从无知者的贪婪中赚取利润而臭名远扬——原注)。垃圾股票交易很难得到广泛宣传,更很少被主流财经报道提到,但普罗蒂基网上的公告牌为这种投机提供了一个现代版的炒作手段:目标是让你持有的股票像在圣灵降临节将近时所许下的愿那般略有上升,然后你可以卖掉它。如果一切如愿,你就可以在股票接近顶点时把它们全部卖掉。

普罗蒂基网站营造起了好争论的氛围,尤其是汤姆和大卫·加德纳的出场表演并且开始招来一些拥护者之后。在那些日子里,加德纳们是一种名叫“彩衣笨蛋”(Motley fool)的投资时事通讯的毫无名气的推广者,在普罗蒂基论坛热爱投机的氛围里,他们的风格看起来很是希奇古怪。例如,他们反对积极的股票换手交易而鼓吹持有。加德纳们——后来则以笨蛋们这一代称而著名——观赏每天的股市投机活动并把它当做激发思想的源泉,但在论坛上的行为除了轻蔑、嘲笑当冲炒家以外,还是轻蔑、嘲笑当冲炒家。笨蛋们虚构了一家名为 Zeigletics 的腐败帮凶公司,并称其在中部非洲生意兴隆(例如这样的语调:“在乍得腐败时代的黎明期,Zeigletics 公司是该地区惟一的主角”),这个虚构赢得了《华尔街日报》和《福布斯》杂志的注意,它们都报道了所谓的 Zeigletics 公司和笨蛋们的活动,但普罗蒂基网上活跃的投机炒家却不欣赏笨蛋们

的幽默讽刺。他们随之进行了反嘲讽。

“普罗蒂基的天地就是不折不扣的蛮荒西部 (Wild West),”雷温德·夏克对此嘲笑道,正是他帮助把加德纳兄弟们从普罗蒂基赶跑的,“笨蛋们到处引火烧身,上下左右,无所不在。”

我通过电话找到了雷温德·夏克位于靠近佛罗里达海岸的安那·玛丽亚岛上的办公室,他在那里继续其实时股票交易,并向其他炒家出卖投资建议。“对他们来说那不是个友善的环境,”他告诉我,“笨蛋们在这里没有得到尊敬,而且他们清楚,他们绝不可能得到尊敬。”真正激怒雷温德的是笨蛋们把各种各样的炒家混为一谈,一棍子打死。笨蛋们不承认投机垃圾股票的操纵者与像雷温德·夏克那样极为严肃的技术派炒家的区别。笨蛋们谴责所有的积极换手并试图通过动态分析工具预测股票短期走势的炒家。诚然,这些工具也许难以完全精准,但并不意味着它们就完全不能派上用场。“笨蛋们实际上对投资方式没有发言权。”雷温德如此指责道。

然而,为了找到更富有同情心的参与者,加德纳们及其彩衣笨蛋追随者们从普罗蒂基撤离到美国在线 (AOL) 上,这时雷温德也跟了进去。虽然他选择了一个直率的批评者的网名参与到对付笨蛋们反投机训诫的论争中去,但他却无法抵抗聚集在美国在线上的人群。在美国在线上,加德纳兄弟们正

3. 反常心理学

将其在线股票讨论发展为主流社会的一部分——并成为首屈一指的在线著名论坛。这对美国在线公司来说,是一桩天大的好事,彩衣笨蛋论坛成为该公司最受欢迎的服务之一。

借助于彩衣笨蛋的兴起,美国在线的股票讨论开始涌现出了四个不同的流派。加德纳们主要散布长期向好的希望。他们甚至提出了最令人生厌的投资策略——由证券经理迈克尔·O·希金斯在自己的《击败“道琼斯指数”》一书里所作的通俗化的阐述,所谓“道琼斯指数狗”(Dogs of the Dow)。希金斯争辩道:只需运用简单的法则,比如选择那些失宠于投资者们的几只大公司的股票,就可以同时给道一琼斯指数和那些只在他们作的每一项投资分析上花十五分钟时间的大多数共同基金的经理们以沉重打击。对于手头有较富裕时间的人们来说,加德纳们提倡一种严格的价值近似法;他们似乎相信,投资者确实应该知道一家上市公司的业务,应该熟悉该公司的财务状况,并且对该公司所在行业的发展前景也心中有数。

而反对加德纳观点的技术派和价位派炒家,比如雷温德,则对此不以为然。雷温德在八十年代后期是一名税务律师和注册会计师,但当他失去了自己的部分听力之后,他停止了律师生涯,并且开始全天候地炒股票。他偏爱的策略是:拿一只眼睛来留意有些好消息要公布的小公司,这些好消息可能来自他对网上信息的筛选寻觅,也可能来自阅读分析机构的报

告。然后他就设定一个价位,当该只股票急涨时,他就在那个位置出货。这很简单,也很有趣,同时还能赚钱。

在价值派投资者——笨蛋们——和与之相并列的活跃的炒家们——鲨鱼们(the Sharks)——这两大集团之外,还有第三集团:疯狂追捧派。大多数追捧者甚至都不是早期曾在普罗蒂基网上活跃过的职业老手,而只是积极的投机新手,他们持有某只小股票的价位,然后就吹起追捧的号角,直到别人跟进后,他们就可以卷起轻松得来的钱逃走了。声音最大或最富有创意的追捧者会纠集一小伙拥趸,建立一个炒作操纵的松散联盟。例如,倍受拥戴的瓦科·基德就惯于使用他那精妙而难以捉摸的反常心理学策略,他会宣称已经选中了一只股票,并且宣布这条消息属于“机密”,只对“瓦科·基德组织”内部人员提供。而在这期间,一大堆以各种网名——什么Tokyo Joe、Tokyo Mex、Paku Matsudai、Yun Soo Oh Park等等——出现的家伙则疯狂地以机枪扫射的速度敲击键盘,到处散发充满错误拼写的蛊惑传单,以误导或影响股票的走势。

一天,我通过Tokyo Joe的网址找到他并给他留了言,我猜他不会拒绝一个直截了当的问题,所以我在留言中问道:“为什么要设股票骗局?”

“股票市场本身就是骗局,”他回应道,“要么你是当冲炒家,那你遇到的是互联网上的骗局;要么你是美林证券这样的

3. 反常心理学

证券商,遇到的就是衣冠楚楚的场面下的骗局。还不是一样?”关于 Tokyo Joe 正在抛出因为他的无情谎言才被鼓动起来的吃进风潮的传闻,并不会使他丧失信誉,或失去人们对他的拥戴和追随——恰恰相反,人们不会认为自己受骗了,而是再次为 Tokyo Joe 的胜利而万分钦佩。对于 Tokyo Joe 所写的任何词句,完全不必理会他的真假,只需要把它当成是一个信号,一个较迟钝的读者会将它作为一个买人的信号。由于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场游戏里来——或者他们一直就在,在论坛上,一些试图操纵股票的帖子往往是针对另一个试图操纵股票的帖子而来的。这种形式的帖子至今还有。例如:

致 78030 号帖子的作者 Tokyo Mex

上帖者:金虫领袖,1999 年 6 月 6 日星期天上午 9:35 分,东部时间。

同时回应 96440 的 78040 帖

Tokyo Mex 及全体同仁!

华尔街最新热门股是 HIGH SPEED ACCESS(股票代码 HSAG)。通过我的朋友证实,这只股票在今后两个月将有大行情。你们将看到你们的股资回报达到 100% 到 800%。当冲炒家和投资者都会在星期一蜂涌向 HSAG。跟进! 追击!

HSAG 将成为未来几天里纳斯达克市场上最抢手的股票。及早购进。不然就不能趁低吃进了。

买入！HSAG！

谁知道是真是假呢？也确实有人买 HSAG。金虫领袖在星期天发帖。HSAG 是在上一个星期三公开上市的，到了星期五，也就是在骗局开始前的最后一个交易日，它的收盘价是约 20 美元。到了星期一，它爬到 24 美元，然后下跌，一周内跌至 16 美元。如果金虫领袖在发出这个帖子之后的这个早晨就出货的话，那他就得逞了，而其他轻信的人则受到了重创。

在线股票讨论参与者的第四集团则大多是些不明身份的访客，一些偶尔贴出告示的参与者的动机是不清楚的。他们为何出现在那里？是为了娱乐消遣？为了得到消息？为了得到忠告？如果他們要消遣，完全可以一直呆在里面而不是偶尔光临，如果他们想获取信息，那他们将成为候选牺牲品，如果他们相信忠告，那一定是发疯了。然而，在大牛市开始的一段时间里，各种交易风格不同的人都会赚钱。而雷温德·夏克认为：加德纳们否认可以在当冲交易中获得成功简直荒谬至极，至少对于某些比较优秀的从业者来说正是如此。

“为什么你们不心怀恭敬并且承认，这一行也有一套方

3. 反常心理学

法？”雷温德·夏克质问彩衣笨蛋们，他一直没有放弃对他们进行挑衅。“你们也许不使用这些方法，但它们对别人有用。”

当我问大卫·加德纳同样的问题时，他解释道，他和他的伙伴们与活跃型炒家如此对立，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我们不相信他们这种操作会有很好的收获，”他说，“你每次交易都要用现金上缴投资所得税，此外还有委托代理费等费用要发生。”这样，频繁换手交易的费用就非常高，而利润未见得会同步增长，等于是为交易所打工。但另外一个原因主要不是财经方面的，而是人生哲学方面的。“此外，做当冲交易的同时，你也失去了生活。我的意思是，你知道，最好离开这里，到海边去！离开这个混帐的市场。去和人们交谈而不是整天对着电脑。我想这儿有人将会在20年后回过头说，‘唉，我真希望我以前的生活不是在电脑前度过的，不是将右手一直按着鼠标左键作为主要的生活内容。’因此，当你结合这些看法，就会明白这可能是从一生的角度来看最错的事情，即使你已经买了或拥有了……”加德纳笑起来，“是的，显而易见，整个看来这不过是一堆笑话，它们可能就是由像我这样的观念制造出来的。”

“胡扯，哈哈，哈，现在谁在笑？”我问自己，从精神上的放纵想像中回到现实中来，我得把注意力转向在以下几个小时中挣到实实在在的钱上来。对于我从市场上赚来的每一美

元,我在想像中得花十美元。这是我的一个从未能改掉的坏习惯。

我得承认,今天早晨我一直有点懒散;尽管股市仍在上涨,但我始终只是在观察而没有出手。CNBC 电视台一位穿灰色西装的先生正在说什么热点正在由互联网转向电脑硬件行业。这使我再次感到好笑。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经历了一次轮回,又回到当冲炒家时代的黎明期了,那时不仅各种交易方式的网络在线炒家都在赚钱,而且他们都在赚同一只高科技硬件公司股票的钱,这就是埃奥梅加(Iomega)。

1995 年,这只犹他州的小型光盘驱动器公司的股票价格从 3½ 美元冲到 50 美元。彩衣笨蛋论坛的参与者们经历了这全部过程。我问大卫·加德纳,如果不是完全说反话或是有一点故意反讽的话,彩衣笨蛋的起源是否将永远与 Iomega 股票的牛市行情相联系呢?他们的长期看好的主张难道与此无关吗?他的回答是否定的。“我们在拆细调节价为两美元一股的价格上买进,并且从未卖掉它。与 Iomega 相关的问题是,他们不能贯彻始终。Iomega 发明了人们真正想要的产品,该产品被安装在几百万台电脑上。它与那些纯粹投机的破烂公司完全不同。”

即使是在今天的 3½ 美元价位上,加德纳兄弟们在 Iomega 股票上也赚了些钱。雷温德则在全过程中,从这只股

3. 反常心理学

票上赚了不少钱。Tokyo Joe 则不喜欢谈论这只股票。“Iomega, 真他妈烦!”他向几年前曾访问过他的街区网站(www.thestreet.com)记者科里·约翰逊讲道。而上千美国人在 Iomega 处于高峰价钱时买了它,其中一些血本无归。他们中的一些人仍然是彩衣笨蛋的热情追随者。

毫无疑问,玩这种游戏可能会害了你。当时的 Iomega 正处在多种社会和技术风潮相结合的令人感到惊慌的时刻上。在 1994 年,个人电脑企业的发展一度呈现停滞状态,随着互联网的出现,它才再度得到飞速发展。速度更快的芯片导致了更复杂的程序和更大的内存。这正好可以应用上 Iomega 的数字存储器产品。加德纳们是对的:这个公司看起来是个赢家。

但是,没得到正确定位的不仅是 Iomega 的产品,他们的股票也是如此。以 1987 年的股市崩盘和衰退为鉴,各种财经报道一直想要探讨、解释九十年代中期的股市健康问题。他们发现了一个任何傻瓜也能理解的答案:战后的婴儿潮一代正在将几十亿美元汇集到退休金账户上,而这就意味着共同基金,意味着需要资本的保值,意味着股票价格的上涨。与此同时,彼得·林奇“买你了解的股票”的投资哲学则影响着加速发展的像比尔德斯頓—拉迪斯这样的投资俱乐部,相继让数以百万计的散户投资者受到激励,开始根据自己的习惯和观

察加入到股市中来。最后,到了 1994 年,在线服务提供了一种业余新手可以分享研究资料的反馈手段,并通过它相互影响。这是一个发生在美国在线上的关于 Iomega 的故事。一个美国在线网上社区的普通成员偶然路过 Iomega 公司的大门并发现露天停车场塞满了车,他在网上提供了这个消息,这引起一小股人的追查、研究,随后引发了热烈的讨论,随后讨论驱使人们去买股票,购买导致大范围的消息传播,再引起更多的在线讨论,再驱使更多的人去买股票。正反馈,就像麦克风放大了近距离说话的人声,在自激中声音越来越大一样。在疯狂投机的十八个月里,Iomega 的涨幅超过了 7000%,在 1996 年 5 月达到了高峰。

随后,互联网使高技术类股票达到的牛市行情甚至让全盛期的 Iomega 也相形见绌。但是,Iomega 还是成为互联网股票交易的经典例证。每当某只高科技宠儿开始抓住散户购买者的热情时,Iomega 的名字就会被人们反复提起,仿佛又是一个捕人的陷阱。当我与大卫·加德纳交谈时,忍不住要向他发点难,让他谈谈彩衣笨蛋们在 Iomega 股价的崩溃中所起的作用,尽管加德纳们对股市投资的介绍全都极为理性。但是,不正是彩衣笨蛋们所起的作用,才使在线股票市场成了铺天盖地的跑马赌场?不正是彩衣笨蛋们在帮助每一个人学会把股票市场当做某种体育活动?

3. 反常心理学

加德纳不在乎这样的比喻,但他拒绝对他的批评。他令人惊奇地解释道:当股票投资是竞争、刺激活动和赚钱行为的时候,美国公众已经高兴地把它作为一项运动投身进去了。“如果我们使股票市场充满了乐趣,我以为那是做了一件好事。你可以把这一点刻在我的墓碑上。”他说道。

到了 1998 年,当我上场时,财经论坛在几种相对独立的环境中发展得越发兴旺——尽管大部分也有些交叉重叠,并为资源而相互竞争。价值派投资者在彩衣笨蛋社区中过得最惬意。技术派和价位派炒家钟情于硅谷投资者论坛。而无目标的游牧民们喜欢 YAHOO! 财经论坛,那里是免费的、完全匿名的,并且是管理最松弛的。至于追捧者们,则是无处不在。

所有这些网站我都不放过,以便捕捉傻瓜们和他们的金钱的动向。像其他同样为投机者所必须拥有的高超技能一样,这也是一项既具备科学研究的严谨又需要艺术想像力的技巧。我的第一次捕杀就发生在 YAHOO! 网的财经论坛上,为此我得感谢为许多大众愚民所熟知的所谓成分分析方法。

成分分析是这样一种分析方式,它试图确认出某只领涨股票上涨的起因,然后把这个原因推演到同类企业的其他股票上去,并认为这些股票也会有类似的走势。这看起来很有

道理,但由于同类公司的组合形式和内部情形各不相同,在领涨公司已经涨了一个大时段时,往往很难确切地发现该行业第二位的致胜者。在总是具有诱惑力的活跃的互联网成分股中,这显得尤为突出。在互联网的世界当中,今天的汽车销售商或许明天就成了在线银行。

eBay 一步登天后,人们怀着极大的热情去寻找别的可能会在某个时候挑战 eBay 的电子商务公司。经过一些日子的刻苦钻研后,我在 YAHOO! 财经论坛上的朋友发现了股票代码叫 MALL 的创新电脑公司有这样的潜力。难以置信的是,这家公司最近已提出申请,要将其从事拍卖多余的和重新装配使用的电脑商品的商务网站尤比德(uBid)分拆出去。

嗨!有人说“拍卖”了吗?绝不要在乎什么用户和利润,无论是母公司还是它的子公司都一样,重要的是创新电脑公司拥有一个在线拍卖网站。而且还不仅仅是这一点。拍卖网站将被独立出来并且上市。而更重要的是,不仅尤比德公司的每一个人都将得到确定的股份,此外还有一个不完全具体的方案:尤比德的一部分股份将分配给 MALL 的持股人。

这似乎是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传闻猜中了,在同一天,一个名为全球网站(the globe. com)的在线社区网站,成功上市了,并创下了纳斯达克历史上上市当天升值之新的新纪录。这一历史新高几乎纯粹要归功于全球网站作为继 eBay 后第

3. 反常心理学

一家公开上市的互联网公司的事实。

但对任何一个在最初 97 美元的顶峰买入全球网站股票，并且在那天收盘时坐在 63 美元的火山口上的人，都将会尝到旅途的艰险，并意识到这不是介入互联网热门新股的好方式。为规避这样的风险，你必须以某种方式成为“内部”一员，以便得到原始股价格的股票，或许数量少一些也无妨。也许，买 MALL 是成为内部一员的轻松途径，这样就可绕过第一天的急流险滩。于是，MALL 开始启动了。

在 YAHOO! 论坛和简报网的公告牌之间，我是驾轻就熟的当冲炒家。我等待着可以确信动向是真实的那一刻到来，在简报网站第二次提到 MALL 时，我以 24 美元的价格买进 1000 股。而我也知道随后会发生什么，它涨到 28 美元时，就会出现短暂的杀跌。

为什么我不立即卖掉从而大捞一笔呢？或许我确实更想得到一些尤比德的配股。也许我是要赌一赌自己的运道。或者，我正在与在线同道们感觉良好地共同咀嚼这块肥肉？老实说，我不能确切地解释为何要继续持有 MALL。无论如何，当时我确实是眼睁睁地看着利润从手中溜走了。

既然在这轮游戏中我已有两万八千美元押上去，我就应不断地寻求安全保证才是。每天，我都要花长长的、难挨的时间，去探寻有关 MALL 的新线索。论坛上的讨论纯粹是

过时的。只是在不断反复煞费苦心地算着各种数字。我获悉了一个似乎是分配方案的消息，好像是说向每股 MALL 配售 0.6656 股尤比德。人人都在忙于计算自己的可能所得。MALL 现在该值多少？如果我们假定它本身的价值是 15 美元，那它现在的价值就是 15 美元再加上某个系值的尤比德的价值。问题是无论 MALL 本身还是上市后的尤比德的价值，都是不确定的，这令人烦恼，如果尤比德上市后值 80 美元，那现在多少价位上吃进 MALL 是合算的？要是 MALL 本身的价值是 10 美元而不是 15 美元呢？

永远不会被问及的问题是：要是 MALL 和尤比德都一钱不值的话，结果又会怎样？但现在不是抱怨批评的时候。这是一个光辉时刻。股市即将诞生一个全新的概念：派生股上市 (the IPO tracking stock)。派生股是指由一家老上市公司的股票滋生出另一家具有互联网性质 (至少是假定如此) 的企业股票。派生股操作在后来一再产生着巨大的影响，内瓦里派生出了它的网上电台 (Net Radio)，巴诺书店派生出了巴诺网站 (barnesandnoble.com)，齐夫—戴维斯派生出了 ZD Net。ZD Net 网方案产生了异乎寻常的奇观，这只派生新股的总市值超过了拥有其大多数股份的母公司的市值。

这是与现代派画家 M·C·埃瑟尔的涂抹描画相仿佛的股票市场，而我绝对无法抗拒其魅力。一个星期后，我又买了

3. 反常心理学

1000 股已涨到 34 美元的 MALL。次日,在一次猛烈的狂热上攻中,我终于忍不住以 $38\frac{1}{2}$ 美元的价格出货,收获了我的利润,净赚超过了一万八千美元。

但我卖得太快了。它还在上涨。在这天的晚些时候,我又以 47 美元的价格买回来 1000 股。它冲破了 50 美元关口。这时,股市收盘了。由于过感恩节,将有一个四天的假期。在这其中只有一个星期五的半天交易,而 MALL 先是冲击 60 美元,随后开始下滑。这个半天结束时,它停留在 55 美元左右,我为此有些担心。整个周末我都在观看网上的股票讨论。现在只有极少几个啦啦队长,他们仍显得麻木无知。突然,人们似乎发现,这些被人追捧的公司就像是一个笑话,而且一直都是如此。我甚至可以说,游戏结束了。

我可以想像,在下星期结束之前,MALL 将跌回 24 美元。我用吃剩的火鸡油在脸上划了一个十字,将一根如愿骨塞进我的 CD-ROM 驱动器里,然后跪在电脑前祈祷:给我一个机会,让我在星期一 MALL 股票跌到底部之前卖掉它。

我的祈祷得到了回应。当我第二天起床后,这只股票再次上涨。在它开始半心半意地上升时给出了一个 57 美元卖的指令。几分钟后,我疯狂地不停按动电子交易(E * TRADE)的刷新键,看到屏幕上显示的股票跌破了 57 美元。我的天,我卖掉没有? 电子交易没有给出确认的信息。而行

情还在变化,没有人来买这只飞速贬值的猪的。我的成交确认在哪儿?它仍在跌,跌到54、52、49、45。半个小时后,它跌到40美元以下,而我还是没有得到成交确认的信息。我是卖出了还是没有卖出?在47美元以下,每跌一点我就要损失1000美元。可有谁理会这一点呢?我必须知道我是否成交了。但现在还是无法搞清楚。CNBC电视台正在报道:电子交易站的服务器再次运转不畅。我改用电话查询,线路却一直很忙。我已经将我在这只股票上曾赚到过的每一分钱又都吐了出去。绝望的炒家们纷纷打电话到设在硅谷的电子交易网的办公室,倾述各自的经历,并要求得到成交确认。随后更多的人应紧急求救信号加入到向电子交易网投诉的行列当中来了。

那天,我的大脑有一刻失去了意识。当我在电子交易网上又进行了一番绝望的尝试之后,我感到双眼泪水盈眶,一种奇怪的、肿胀的感觉扩展在鼻腔里。我用一种克利纳克斯霜药(Kleenex)轻敷面孔,刚一抹上就感觉有一股血往上冲。顿时,红色的小溪从鼻子里喷出,与此同时,我眼中涌出了痛苦的泪水。我的女朋友蹲在墙脚,手捂着嘴,也许正为了是打911电话还是找牧师拿不定主意。她想要伸手拿电话,我尖叫道:“别碰它!”

这时,我的成交确认单出来了。我的出货成交价是57美

3. 反常心理学

元。MALL 现在的价格是 42 美元。我不仅仅又赚了一万美元,而且其他人全都输了。那天,我和女朋友手拉着手,彼此用鼻子轻擦着对方,就像一对小动物。我们出去,到南方公园吃午餐。我向上帝发誓,那里有一条和我的心情一样绚烂的彩虹。

如果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我一样不能控制。

我深信,我已经成为一名卓越的炒家,但我现在使用的工具远远不能满足我的要求。我必须尝试新的投资工具。第二天,我试图将电子交易账户上的钱全取出来,但现金转帐的功能未起作用。连续弄了三天后,我在线上找到了电子交易网站的一个员工。他问我要转出多少钱。我说:“全部。谢谢!”

我要离开这个会犯傻的笨东西。

4 更高水准

4. 更高水准

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八点三十分

要是用电子交易作为工具,你确实不能做到我正在做的事情,你不可能随时把握股票的情况。但是,如今的我有了速度,却失去了简单和直观。

普通的贴现股票网站,例如像 E * Trade 电子交易系统,在生手看来差不多如 Tickle Me Elmo 一样好懂。你其实不用害怕什么,除了某种难以形容的心理痛苦——你可能会担心因为碰巧误发一个指令就会导致股票的无端买进卖出而损失净值的大半,甚至是破产。但这种担心是没必要的,电子交易系统没有这么危险。但电子交易系统的这种易于使用的特性并不属于其虐待狂似的同类——以瑞尔—迪克Ⅲ(Real TickⅢ)之名著称的具有更多应用功能的交易工具。

瑞尔—迪克Ⅲ由汤森分析机构发明,为在家炒股的炒家们提供有关买卖指令的详细信息。当业余炒家们在电子交易和斯瓦布网上更新他们的户头,通过缓慢的网页发出指令时,瑞尔—迪克Ⅲ却能直接联通市场,通过瑞尔—迪克Ⅲ的程序,指令被程序无声地吸入正在转换的巨大数据库中,而后进入到市场。这不是网上冲浪,也没有所谓的瑞尔—迪克Ⅲ刷新

按钮,瑞尔一迪克Ⅲ本身就是刷新按钮——它在实时更新着。

使用瑞尔一迪克Ⅲ的炒家说这是进入到“基面Ⅱ”(LEVETⅡ)。用纳斯达克的行话,基面Ⅰ是最基本的信息面:显示股票的最高价和最低价之类。基面Ⅱ则显示你自己的每一次买卖的报价,连同它的原始资料。

我从未停止过对瑞尔一迪克Ⅲ的惊叹。它以现代数字技术实现了许多几乎是奇迹般的用途,最令人惊叹的是,它对股市的模拟是如此真实。几年以前,我曾到过红木城拜访虚拟现实发明者贾朗拉瑞尔,当他将实验用的护目镜绑在我头上,并把我推进模拟室时,我感到了完全的迷惑,真实与虚拟在这里难以区分了。基面Ⅱ也唤起了类似的仿真感觉。虽然基面Ⅱ最初出现的只是一堆混乱的数字,但用CNBC提供的声带,你就可以达到一种幻觉。即使在电脑显示屏前也仿佛完全置身于最可怕的环境——股市交易席位中。

当冲炒家中的某些人物,常常租用电脑和软件,并有专线连通互联网,而我喜欢一个人呆在家里交易。我要保留我的隐私。也许有人喜欢呆在挤满炒家的发霉的房间里,享受摇摇晃晃的转椅,有些事情是我最害怕的:正当我气急败坏地咒骂该死的行情变化时,一个三百磅重的大家伙会来到我的电脑前晃动我的肩膀,一边还发出咯咯的傻笑。或者,交易席的经理却要我去他的办公室,极力怂恿我尝试全套交易从E到

4. 更高水准

Z的所有随机方法,以便摆脱当前的困境。或者更糟糕的是,就在我面临临门一脚时,背后办公桌底下却传来哽噎得要窒息的啜泣声,又一个被毁了的炒家正从市场和她的同类处得到安慰。不,不,不!去他妈的!股市交易总是涉及到损失和风险,而损失,至少在这个时代,在这个国家,总是显得偷偷摸摸,羞羞涩涩。最后,你会将羞涩隐蔽在一个“有趣”的故事里。但是,这时餐后甜点上来了,我要把门关上了。

当然,远程交易的另一个益处是你能选择你自己的软件和交易装备,不受办公室经理的预算考虑和一时之念的约束。在决定安装瑞尔一迪克Ⅲ之前,我搞到了一些软件的功能说明,包括瑞尔一迪克Ⅲ的竞争对手,比如像“旁观者”(Watcher)和“虚拟交易者”(Cybertrader)等。这些基面Ⅱ的软件包似乎都基本上一样,但我觉得瑞尔一迪克Ⅲ与我熟悉的环境更相似一些。尽管许多交易厅用他们自己的软件,但是,大多数网上股票讨论告示牌上的炒家都认可瑞尔一迪克Ⅲ,我还有什么好说的?

现在,我有六个基面Ⅱ窗口装在电脑里,由三台超大显示器显示,每个窗口都显示它自己那一只纳斯达克股票。窗口面积约四平方英寸,每个里面都有我安排的显示股价的实时图表,由于股价每隔一分钟就变化一次,这就导致了某种奇特的心理幻觉。每当某只股票的价格将要显示前的一刹那,我

几乎都有一个似乎已经预先知道马上要发生什么的心理感应。就像现在,等待着下一次新价格闪现时,我能够感觉到正确的答案就在我的神经末梢上,我知道这一切,但我还不能完全确定。

瞧,我抓住它了——但这次我太迟了,因为那个数字已经抢先出现在显示屏上了。

这些数字不断闪烁——上涨、犹豫,然后再上涨、犹豫,然后下跌,不,再涨——在我面前的数字仿真软件,原本的用途是用来训练学生和实习者学会面对那些很少发生但又必须学会的状况时的处理能力——比如处理飞机失事和空战之类,长长的一周的每一天,为美国军队演练准备的战斗仿真让预备队员们重复着相似的行为:把手放在扳机上,扣动扳机,却没有任何人被真正打死。这样的战争游戏最好不要越出模拟的范围,而对于基面Ⅱ交易来说也同样如此。除了少数众所周知的例外事件,它没有让炒家去赴死,相反,基面Ⅱ的功能有助于你去盘剥、去收获、去打击对方,去在惊险中大砍大杀。

我的瑞尔一迪克Ⅲ具备所有我能想像得到的功能,甚至还要多:频繁更新的牌价,流动的动态图表,实时更新的头条新闻,实时的分类整理。我再也无需每隔三十秒按一下简报网网页上的刷新按钮,以便查看自己的股票是否被提及了。瑞尔一迪克会将基本信息自动收入到我的文件夹中,即便如

4. 更高水准

此,资料也不会泛滥流失,这证明我每月付给汤森分析机构二百五十美元的服务费是值得的。

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后台的即时执行功能。快速即时,不到五秒,甚至不到两秒,一按按钮就得分。正好,即时成交。

即时执行的承诺使当冲交易变得得心应手。如果你要在不到一分钟内买进并卖出一只股票,那么每一秒钟都很宝贵。如此这般的老式交易将急死人:你通过电话向一个经纪人下达指令,他再将它交给纽约证券交易所交易席上的一个炒家,这个交易员填写报价单,然后再去做交易,直到这时,谢天谢地,他才他妈的开始比划和喊叫。而当我将指令敲进电脑时,我马上就让它交易。马上就行。

这里有一个即时交易时机的选择问题。自然,你必须为你自己作出选择。当交易陷入无望的困境时,你没法向别人推诿埋怨。此时此刻,只有我正在看我的瑞尔一迪克Ⅲ窗口。每一只股票,上面都有动态股价的纵列显示;买入和卖出的报价;当日的成交量;当天的最高和最低价;头天的收盘价。箭头表示该股票是涨还是跌。当前的全部买入报价在左边的纵列,高价的在上,低价的在下,字码都有颜色,同一价位的所有买入报价使用同一种颜色,不同价位的颜色依次是黄色、绿色、天蓝色、红色、深蓝色,循环一轮又回到黄色,依此类推。

卖出报价被安排在右边,最便宜的在上,最贵的在下。紧挨着每个买入报价与卖出报价的是四个字母的代码,表示正在贴出指令的经纪公司或交易网站。

我经常看莱科斯(Lycos)股票的行情。自从我的 suck.com 的前主人连线风险(Wired Ventures)被分拆售出之后,莱科斯成了这家网站的新主人,而我在无意中成为莱科斯的股东。发布关于莱科斯股票指令的有高盛、摩根·斯坦利和美林等大券商,也有一些报价是通过几家电子通讯网(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s)——也简称为 ECNS——发出的。因斯蒂奈特(Instinet)网是最老的电子通讯网,在上面交易的多半是大机构的炒家。埃兰德(Island)和群岛(Archipelago)是最受当冲炒家欢迎的电子通讯网,来自它们的低于 1000 股每手的单子大多是当冲炒家所为。对我来说,明白这一点是有用的,因为在大多数其他炒家都在玩同一只股票时,你可以据此估算涨跌走势。当冲炒家随时都准备着扣动扳机。

掌握 ECN 的用途和读解它们所提供的信息的奥妙之处,自然是有点困难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偏爱的进出手段和方法,问题——而且完全不是普通的问题——是逆势的运动远比顺势的运动容易做。如果每个人卖的时候你买,每个人买的时候你卖,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谁想这样做?至少我不想,我可不是什么长线投资者。我的目标是在几秒钟之内打

4. 更高水准

败大众投资者,马上抢入,马上抽身,如果我因为操作失误而失去了机会,那么好,下面就是一个例子。孤注一掷的调度操作可能陷入困境。这样的例子往往是由一些使人羞愧的小事简单促成的。

不久前,我追踪一只互联网调查公司的股票——公司叫信息斯芬克斯(Info Sphinx,股票代码 SPHX)——它的价格在 50 美元的位置上已经徘徊了几个星期。随后另一家调查网站阿斯克—吉尔斯(Ask Jeeres)宣称自己的赢利并不如分析师预期的那么差。这被当成一条利好消息,其实是一条略微利空的消息,阿斯克—吉尔斯在大量交易中迅速涨了几个点。所有投机在吉尔斯上的钱这下找到了出路,但是其他调查网站,我想,不久也会跟上来。因此我观察、等待,接着很碰巧地果然不出我所料,信息斯芬克斯通过广播和无线电视发布消息:它们已被选中在巧克力爱好者(chocolove.com)网站的主页上举办抽奖活动,后者是一个向巧克力爱好者进行有奖销售的电子商务网站。这是一个并未引起轰动的绝妙消息,有望在股市产生类推的效果。我决定抓 1000 股 SPHX。在我的瑞尔—迪克窗口上的牌价看到的最低卖价是 49 $\frac{7}{8}$ 美元,由摩根—斯坦利经纪公司发布。我要抓住它,我想着。

可是不,我不能——因为我正要敲回车键确认时,摩根—斯坦利的报价消失了。看来有人跟我想一块儿去了。随

后,几乎是在一瞬间,埃兰德上也出现了同样的 $49\frac{7}{8}$ 美元卖价,但就在我正要确信这是否真实时,它也消失了,一会儿,一长列 50 美元的卖出报价出现了,连续地在屏幕上闪动。面对这样大量的卖单,我想,是不是去买一个,但像 50 美元这样的整数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作为限价指令,它们是不可压价的,当选中的是限定的价格时,客户只能交易,不能讨价还价。这里面一定有大量以 50 美元卖 SPHX 的限价指令。当这些指令在右边排成一行后,它们也再度消失了。

我发现自己正在干着被称作追猎的危险游戏。我再三地尝试买这只股票,一边是我的手指在键盘上飞舞,一边是我试着记起不同的电子通讯网的管理规则。埃兰德是速度最快的,但你不能以高出最高卖出报价的买入报价竞买某只股票,并且在我抓住它们之前,最高卖价已经消失了。这样下去我绝不可能抓住这只股票。不过,在群岛(Archipeago)上,你可以为你想要的股票报出高于最高卖出报价的价格。或许,我应该超前市场一点,给一个有提前量的买入报价,让它为我抓住股票。这样,我虽然得不到最理想的价位,至少将有机会参与到这波行情中来。现在,最高卖价是 $50\frac{7}{8}$ 美元,我已经在消磨中错失了整整 1 美元。但还没等我来得及诅咒,已经是 51 美元了,接着大量的指令将它推上了 $51\frac{1}{8}$ 美元。

“钉死这个价。”我说,焦躁的低语终于变成虚弱的咒骂,

4. 更高水准

正当 $51\frac{1}{8}$ 美元又要消失时,我增加了 250 美元的筹码,在群岛上下了一个出价 $51\frac{3}{8}$ 美元买 1000 股的指令。自然,它成交了,而就在这时,涨势停下来了。那些在 $49\frac{7}{8}$ 美元拖住我的人们或许是认为 chocolove.com 网站不是互联网舞台上的真正大角色,至少现在还不是,所以这个消息也就只值这么多。也可能是由于他们在今天上午只想挣到一美元或半美元的收益——如果他们卖出 1000 股,很快就有 1500 美元的红利,所以他们跳出来了,纷纷抛出,由此,股价立即开始下滑。我也慌了,赶紧抛出。我出的价是 $51\frac{1}{8}$ 美元,然后是 51 美元, $50\frac{3}{4}$ 美元。这使我大受损失,但是显然还损失得不够,因为一些愚蠢的炒家正在为摆脱困境而不顾一切地出逃——这只股票实际跌到了 $49\frac{7}{8}$ 美元以下。这是原来的价格,而我卖的成交价还在这之下。这样,我再一次目睹了由于一条不能预料的利好消息而使股票实际上下跌的行情。这令人惊异,不可思议,但这是真的。现在我可好,真正在两个方面烧钱。我能怨谁? 没有人,或许我只能怪电脑。哎,究竟是什么时候开始机器也可以从事股票交易了呢?

1971 年 5 月,《哈泼斯》杂志(Harper's Magazine)的一名编辑路易斯·拉帕姆与唐纳德·雷根进行了一次谈话,雷根当时是美林集团的董事长,他后来成为罗纳德·里根政府的财政部长。唐·雷根告诉拉帕姆说,纽约股票交易所注定要垮

台。“那是一个时代错误，”他说，“新兴股票市场不会出现在十九世纪的技术条件下。”交易所将由计算机网络来取代，雷根预言道。

1995 年末，几乎是在雷根与拉帕姆谈论华尔街末日的二十五年之后，一家加利福尼亚的高技术公司委托《华尔街日报》的美国版做了一个广告。广告上的第一句话是：“你的经纪商已经老朽过时了。”广告的主角电子交易(E * Trade)刚开通了为散户投资者提供交易服务的网站。电子交易网站是由帕姆·克雷默发展起来的，他有为儿童生产电脑软件的经历，而且该公司特别为它那简单的双击界面感到自豪。喀嚓，喀嚓，双击吧！微软公司的 100 股股票就是你的啦，每股价格 99 美元。

你终于可以不必担心你的投资顾问是不是在瞎弄你的账户了，因为你终于可以独立打理自己的账户了，但这是否也意味着你也会是一个容易遭受损失的投资者呢？买卖变得方便了，从而提高了股市的活跃和爆炸性，这会不会导致小股民们疯狂追逐短期收益呢？1995 年，当道一琼斯指数只差一点就要突破 6000 点时，市场上流行着这样的传言，说是一批新人行的炒家自欺欺人地相信：市场绝不会停止上攻的势头。“有些投资者仅凭常识就相信道一琼斯指数会上冲 10000 点。”就在电子交易网络开张前不久，《今日美国》的一个记者组如此

4. 更高水准

不无讥讽地评论道。

道一琼斯指数上扬 10000 点？噢，多么天真幼稚的预言家！你还缺乏想像力。在回顾 1995 年时有几个原因使我对当时的情形简直觉得恐怖——在这个奇迹之年，有如此多捉摸不定、缺乏逻辑的挣钱手段和策略被发现并公开使用，而且其中许多很有效果。我们不知道。老实说，那时我们真的什么也不懂。那时第一批互联网的亿万富翁正在被批量制造，而我们还在把一百万美元看作是一大笔钱，可笑！

1995 年，我有自己的发财致富计划，但不是做股票交易。在此之前的一年里，我还是高技术行业的一名半熟练工人，帮助一家不久就破产了的赌博公司制作电脑游戏机。这时我时来运转了。我成为最早从事一项很迷人的新职业中的一员——超文本语言(HTML)的程序员。1994 年，我就开始了帮助愿意掏钱建立他们自己的网站的傻瓜们的生涯。到了 1995 年，我进入了一家我梦寐以求的网站，一个取名叫热连线(Hot Wired)的由《连线》(Wired)杂志所有的网站。我的工作是从《连线》上选取一些老故事，将它们改编成适合在互联网上登载的形式。我的顶头上司叫卡尔·斯特德曼，是个才华横溢而又骚动不安的人。卡尔有丰富的经验——他已经为他喜爱的《批评理论》杂志建立了一个在线出版系统，同时，他还写过一本以猫为主角的儿童书。我们的老板安德鲁·安克尔

曾私下向我们描绘：当热线网络上市时，我们都会拥有数不清的钱，以至我们前半生所经历的所有事情看起来都将是一个可悲的笑话。“你认为你能拥有这些吗？”安德鲁问。

也许我们不能。因为，正如我们在后院消毒处理过的清澈闪光的池水畔举行的轻松聚会将被越来越多的邻居小孩挤满了的情形一样，聚会变得不太美妙了，因为每一个邻居家的小孩都跑来了，我们不由得恐慌了起来：正是在 1995 年，每个人都发现他们需要一个网站。就是在那一年，网景公司上市了，给这个行业中的每一个人上了一课：飞速发展的繁荣局面可能意味着什么。网景股票上市的开盘价是 27 美元，在第一天冲至 71 美元。1995 年那一年出现了第一家旅游网站，第一家肥皂剧网站，第一家脱衣舞大展网站——不胜枚举，网络时代疯狂来临了。

变化来得太快了。我们没有能力与所有那些狂热渴望企业发展的总经理们进行成功的竞争，这些人的企业发展计划，甚至可以三十秒内就制订一个。这些人一定训练过口吐弹珠的魔术戏法，因为他们可以根据第一个可疑的迹象马上改变投掷方向。我们对越来越多的人全心全意地投入到网络淘金热的现象越来越感到厌倦和麻木，也对每日在热线网站的编辑工作感到厌倦。我们看到自己的程序员同事还对淘金梦抱有微弱的希望。无休无止的大批开发资金被投给了信誓旦旦

4. 更高水准

地宣称自己是专业高手的人，骗子般的项目和风险资金就像服用了伟哥的兔子一样到处乱窜，向所有那些最佳的说客抛出一笔笔慷慨的投资。

也许我们惟一能做的事就是放松些并享受这种氛围。今天，我们也许可以做到这样。但在当时，连线公司的气氛是严肃的——当然也是正当的，我们倾向于将一个新建的网站视为可笑的闯入者，断言他们半疯癫的自负会以走向失败而告终。事实上，甚至在我们模糊地希望连线公司最终可以让我们发财时，我们也难以抑制地将连线公司本身也看作是一个可笑的闯入者，也会因半疯癫的自负而以走向失败告终。

这样，在经历了一系列马拉松似的熬夜之后，我和卡尔创立了 suck.com，它是我们攻击导致互联网混乱景象的始作俑者的一种手段。也许我们怀疑他们其实已经成功了——网景、保真听（Real Audios）、C 网（Cnets）、轨道探索者（Path finders）和我们的热线——即使这是他们命中注定的好运，但只要有机会，我们就要拿他们开涮。在我们为网站开通做准备的时候，我们有了一个微妙的发现：与阅读某个公司的误入歧途的计划相比，人们更喜欢看到控诉这些计划执行本身的文字，我们的读者主要是这些公司的雇员。为了保证我们的名声，我们批评的都是最大的公司。无人知道我们究竟是谁，但有一段非常的时间，人人都知道这些批评的出处和我们网

站的网址。我们网站如此成功所导致的最令人不愉快的后果是,在我们身后出现了一系列像我们一样以 S 打头的网站。在“E”(电子)这个字赢得持续的偏爱之前,新的网络公司似乎特别喜欢“S”这个字头。我们注意到,人们为像 Spiv、Stim、Spot 这类“S”字辈网站烧了一大堆千元面值的美钞。

挖掉中介(Dis-intermediation)——一个“除掉中间人”的新词——是连线公司的教义,所以我和卡尔并不因为在没有老板和编辑的控制下,使用热线的服务器直接向读者匿名发表言论而内疚。毕竟每一个人,从公司的投资人到主编再到技术部的全体同仁,也包括我,都有强烈的愿望,要将这个世界的媒体受众从主流媒体的狭隘偏见中解救出来。通过 suck.com,卡尔和我都为自己可以作为如下一点的证明而感到无比的幸福,那就是:在九十年代中期,任何一个未成年和鲁莽的笨蛋,都能在一个过去由行家控制的领域里一试身手。在互联网上,把关守门的人早已过时了。不需任何人,我们将自己拯救自己。

与此同时,互联网已近乎白痴的狂热慢慢地与 1987 年之后的股票牛市狂热杂交为一体。像一切骚乱的颓废聚会,在它卷每一个人席卷进去之前,变化已同时发生在性质不同的几种地方了。挖掉中介最根本性的影响,不会在由广告支持并支配的犹如娼妓般惟利是图的媒体——那是卡尔和我愿意

4. 更高水准

工作的地方——上看到,但是会在资本主义最神圣的中心地带——华尔街——看到。

华尔街何时才会垮台?唐·雷根早在1971年居然就能看出来。因斯蒂奈特(Instinet)网首创于1969年,是第一个允许买卖双方直接交易的电子计算机系统。但华尔街毁灭的种子可能早就埋下了,早在曼哈顿的交易商们结成自己的圈子并垄断市场以来,毁灭的种子就早已深埋。华尔街的圈外人一直没有停止过猛烈的抨击,交易所一直都面临着要求改革的呼声,因为公众有权利为自己的钱争得更为合理的规则和保护。它创始于固定委托时代,当时最大的股票买方和卖方——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和其他大机构——在做巨额交易时,被迫向经纪公司支付巨额委托费。由于允许机构之间彼此直接交易,因斯蒂奈特网对于这些大机构来说是极为省钱的。然而,尽管它允许大财务机构绕过经纪商,却不面向散户市场,散户仍需通过场内经纪进行交易。

也许,在历史上曾经给予华尔街的最沉重的打击发生在1975年5月1日。这一天,国会发布命令取消股票交易的固定委托制度,并在经纪行业引入价格竞争机制。交易所的股票经纪商,连同所有其他资本主义最有发言权的辩护人,要将他们的垄断坚持到最后一分钟。他们将固定委托制度的末日称作——而且一直称作——遇难(Mayday)。

在《华尔街的革命》一书中,马歇尔·布卢姆、杰里米·西格尔和丹·罗特伯格,讲述了终结传统的交易价格固定化的故事。他们引述一位经纪人在证券交易委员会(SEC)通知最后可怕的结果之前的那几个月里表达出来的愉快话语:“我们的遇难是苏联人的节日,”他很认真地说,“苏联人会说,无需要去打败民主,它将自焚而死。是的,受委托人们,你们自己有蜡烛和火柴,但它们将很快燃尽。”然而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不仅资本主义没有问题,而且纽约股票交易所也幸存了下来。毁灭没有发生,解除垄断没有造成崩溃,自由竞争胜利了,股票交易量的爆炸性增长给一度想改行的经纪人带来了丰厚的收益。

尽管政府成功地迫使纽约股票交易所接受了交易中的价格竞争,但它并没有施加压力,为交易报价和指令执行创造一个单一标准的、全国性的电子系统。唐·雷根和其他人都知道:从理论上讲,计算机网络可以让买卖双方直接竞价交易,而无需交易席上的经纪商的干预。但是当时有几个难题需要克服:一是计算机尚处在原始状态,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电子交易市场将意味着房间里充满大型计算机的噼里啪啦声,而与经纪商的交谈需要通过经常故障的电话通讯网络。如今,在新千年即将到来的黎明时刻,我们可以感到欣慰并心存感激,覆盖全国的金融市场不再依赖三十多年来的 COBOL 语

4. 更高水准

言(一种面向商业的通用语言)了,技术给我们带来了希望。

不过,就是在当时,一种全国性系统——尽管有障碍——已经可以行得通了。1971年,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创造了一种超柜台交易股票的自动报价系统。超柜台交易的股票未列入交易所的上市挂牌股票中。这个系统被称作纳斯达克(NASDAQ),使用了两台大型计算机,而七十年代结束时,它无疑已成为较小的公司向公众融资的最重要市场。革命性变化终将来临的前兆,并不因为全国性的电子市场这样的发明而加快,因为那些仍试图保护其在上市股票交易中的残余垄断地位的、势力依旧强大的证交所会员,依然有效地对新生事物加以抗拒。毕竟,如果美国大多数成功上市的公司股票都通过计算机来买卖,那么,那些在交易席上的经纪商的作用还剩下多少呢?因此,交易所提供某种叫做内部市场交易系统(Internarket Trading System)的东西,以取代全国性的电子市场,它允许交易商改变买卖指令,从一个市场到另一个市场,但是,进入内部市场交易系统的资格是——今天仍然如此——由一个交易所群体确定的代表委员会来控制的,而不是对所有的人开放。

在纳斯达克日益兴旺的那些年里,零散股票的购买者或多或少还是活动在同样的环境中,他们还是在与的经纪商打交道,这些交易商中像查尔斯·施瓦布这样的人,照样风光十

足。但拒绝中间商的新舞台也正在悄然耸现。就在像美国在线这样的在线公司开始将自己的市场服务与主流的财经市场结合在一起的差不多同时,比尔·波特尔创立了电子交易网络这样的非主流市场。波特尔过去一直在经营一个称作 Trade Plus 的低折扣经纪服务机构,1991 年,他用在 Trade Plus 上赚来的钱创办了一个在线经纪网站,提供在线交易服务,通过拨号上网,语音电话,CompuServe 服务器和美国在线的互联网接入服务等一系列的结合,使网上炒股成为了现实。波特尔的交易系统是自动的,这意味着它的成本从根本上来讲就会比别的经纪商低,从而他的收费也同样很低。当查尔斯·施瓦布仍然是每交易 1000 股收取 55 美元的手续费,而且每增加一股加收 55 美分时,网上电子交易每交易一张单,无论数额多大,只收费 19.95 美元。

公司很快就有盈利。尽管经纪人、程序员、客户服务人员不可能全部不要,维持该系统的费用增长仍远远低于其交易总量的增长。就像在这之后三年才诞生的 eBay 一样,波特尔也找到了如何自动操作现金的程序:一份表格出现在屏幕上;客户填写表格;数据传送到市场;交易完成;扣除手续费;重新确认。一旦系统设定并编好程序,交易量就能迅速增加。电子交易蒸蒸日上。

当 1995 年出现了互联网将热起来的迹象时,电子交易上

4. 更高水准

的交易量更是陡直上升。它的收入从 1992 年的不足一百万美元,增加到 1996 年的二千五百万美元。不过这个过程也不是完全一帆风顺的,到 1996 年年终,正当经纪商们庆贺其交易总单数达到第一百万张时,其服务遭到了首次破坏性打击,因为系统故障而使炒家们多等了两个多小时。出于这次事故,电子交易网站支付了一百七十万美元的和解金。但是这个服务网仍然蒸蒸日上。并且好事还在后头,因为它要上市了。八月,电子交易(E*Trade)股票以每股 10.5 美元的价格公开发行,上市七个月后,它就涨了 150%——而更大的跳跃、更高的飞腾,也即将到来。

《纽约评论》的金融专栏作家克里斯托弗·拜伦最爱给新的互联网新股泼冷水,却对电子交易网站另眼相看。“开一个电子交易的股票账户,”他写道,“然后买一大把这家公司的股票。”

我太熟悉克里斯托弗·拜伦的口气了。连线(Wired)公司也被安排在 1996 年秋天上市。关于这家公司——我拥有极小的股份,不过对我而言乃是一笔可观的数目——拜伦的腔调就大不相同了。“这是一只人们应该尽快抛掉的新股,”他写道,“一个多头陷阱,用红墨水写下和漏下的都是混乱而自相矛盾的数字。”10 月 25 日,连线股票的上市发行受到市场的公开抵制。甚至在降价之后,承销商也不能将它推销出去。

在我获悉新股发行失败的那天清晨，在邮局门前的自动柜员机前停下来，用我的 VISA 卡付了最低限度认购款，然后我到了公司，想看同事中是否有人在大声哭泣。

我常听我哥哥说：1995 年的互联网业界，想不发财都很困难。但连线的失败对我的智力水平做出了结论。事实上，根据我哥哥的定义，我实际上就是个天才。因为我做到了别人没有做到的事——我没有发财。

另一方面，尽管我入对了行，却没有选对公司。电子交易正通过 CompuServe、美国在线和电话等工具的配合挑战传统的股票代理业务机构，而电子交易的客户大多是长期和中期投资者。但就在波特尔创立他的在线经纪网络的那几年里，少数场外炒家利用快速、频繁地执行每手几百股的小额交易的方式，获得了稳定的倒卖利润，从而给了市场一个不小的冲击。尽管这种当冲炒家的早期形式如今已经消失，但它仍保留在当冲炒家们的记忆里。我看重的一些当冲炒家费尽口舌地告诉我，说他们可不是那种“以一个价位(1/16)为追逐目标”的疯子。

但这并不一定就是疯狂的。赚取 1/16，或 1/8，甚至 1/4 美元，但却是有保证的轻松快钱还是令人愉快的。1987 年股票市场崩盘后，当联邦管理者开始注意纳斯达克市场在股灾

4. 更高水准

中的负面作用时,机会第一次出现了。人们一般认为,经销商可以通过接客户的盘来稳定股市,但在股市暴跌和崩盘的1987年股灾中,交易商的表现却极为糟糕。纳斯达克市场由相互竞争的经纪或交易商来“做”,他们宣誓执行市场双方的指令。一般来说,散户从未相互交易。散户只是以市场撮合者也就是经纪或交易商的卖出报价买入股票,再以后者的买入报价卖出股票。市场撮合者也就是经纪或交易商的收益来自几个方面:包括买进卖出价之间的“差额”、投机中的积累、或根据价格走势分析卖出股票的收获。当“差额”扩大时,纳斯达克的交易商就得到了好处。投资者抱怨说:当他们绝望地想抛出股票时,却没有任何市场撮合者也就是经纪或交易商出手。不受规则保护的小投资者在市场崩溃时处在最不利的地位,因为市场撮合者可没有任何买入飞速下跌的股票的意愿。而如果一直没有任何买盘的话,则又会加剧价格的下跌,结果,无人幸免的老式的股灾便发生了。1987年的股灾不是由真正的经济危机引起的,而是由暂时性的制度崩溃造成的。当市场已渐渐转强时,纳斯达克的市场撮合者仍躲在他们的办公桌底下。

1987年股市萧条期间,泡沫的蒸发促使国会进行了一项调查,并出台了若干新规则。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同意,它的会员将加入为散户服务的电子交易网络。该网络被称作散

单执行系统 (Small Order Execution System), 或简称 SOES, 也称为苏斯 (“sews”)。SOES 可以自动执行最新报价的指令。即使场内炒家拒绝接电话, 小投资者也能买进卖出。

SOES 意味着为散户提供保护。管理层希望 SOES 的大多数指令都能遵循既定的程序: 一个指令将由散户投资者传给接受指令的经纪人, 再由后者传递给自动执行交易市场撮合者, 有时, 接受散户指令的经纪商自己也可以作为市场撮合者, 在这种情形下, 后两个步骤就合并为一个步骤。显然, 没有人——哪怕是职业老手——会预料到这将会给某些人以机会, 这些人将利用 SOES 从他们的同僚那里刮走一层利润。

那些将通过该系统占便宜的炒家们所要做的事, 就是观察荧光屏上的报价行情, 并等待市场出现不利于那些行动迟缓的市场撮合者们的走势。每笔交易不得超过 1000 股的规则很容易被克服, 人们可以在长长的一天里连续交易若干笔小单, 由此增加的交易次数也不必让市场增加额外的工作人员。“我通常一天能完成二百个左右的来回,” 一位 SOES 系统的早期炒家这么说。而另一个炒家则说, “我喜欢在小城市的一头花一美元买一听可口可乐, 然后拿到另一头以一块三的价钱卖掉。”他解释说。SOES 炒家们建立了靠只做小额交易而发财的炒家的桌上银行。

这种游戏并不为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欢迎, 因为它的

4. 更高水准

会员受到了损害。大经纪商拥有争议少而赚钱多的谋利手段,不屑于花时间去追踪并为 1000 股或 5000 股而去偷袭滞后的报价,以免招来同行的怨恨,从而把机会留给了 SOES 的炒家们。但小经纪人,尤其是那些不满大经纪公司的人,却对此兴趣十足,例如哈维·霍特金就是如此。

霍特金是第一个堪称伟大的 SOES 炒家,十年中一直在为推动 SOES 而大声疾呼。一个周末,我在南加利福尼亚与霍特金先生相见。“每次我敲击电脑,我的双手都会颤抖,”他回忆道。钱来得如此之容易,以至它使人犯难。“我手下有一帮不能嚼口香糖和系鞋带但却能挣六位数收入的家伙。”

霍特金如此讲述时带着傲慢、自我嘲弄和布鲁克林口音。尽管他现在已是百万富翁,他还是抱着圈外人对华尔街的愤愤不平,他深知赚钱的艰难:华尔街真正的轻松钱他永远沾不上边。霍特金成长在羊头湾(Sheepshead Bay),他父亲在那里做修剪树枝的工作。他去布鲁克林技术学校读书,毕业后去了纽约市立大学(City College),那以后,他试图打进华尔街证券经营的精英世界但没有成功。在曼哈顿,霍特金感到自己在老板的眼里是“市立大学的贱民”。从此以后,霍特金大无畏地创办了自己的公司,但却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在 1987 年股灾的灰烬中。尽管这个行业中的大家伙们经过努力和互相支持都挺过来了,但那些较小的公司就没有这么幸运了。

“我们受到的重创比 1929 年的股灾还要严酷,但没有任何一个大家伙破产关门。”霍特金不无苦涩地告诉我。“可是我呢?我有四到五个账户,都带有一大笔未担保的债务。我被允许破产。我失去了我的公司,得到的是这个行业最卑鄙无情的对待。从那时起,我就开始着手搞 SOES,并开始把它推荐给公众。”

这是一场痛快淋漓的复仇。市场撮合者将因为他们更新报价的缓慢速度而在 SOES 系统上损失数以百万计的美元。在 SOES 系统出现以前,更新报价的缓慢速度绝不会是一个问题,因为正常的纳斯达克系统的报价基本上就是贴出一个告示而不是实际交易的指令:上面只是一只股票的某个特定价格而已(提供买卖的股票,由职业操作员“贴上”纳斯达克专用系统的选股网上——原注)。由于实际的买和卖是在市场撮合者收到指令后才进行,炒家就有一定余地调整价格或拒绝交易,尽管这种事情的发生往往让人很不愉快。但是 SOES 却带来了全新的改变。由于这是一个“自动”系统,如果一个市场撮合者在行情下跌中贴出一个高的买入报价,他就可能会被使用 SOES 的炒家偷袭。虽然每一次只是几千股的事,但这种错误会被累加到惊人的地步。

“1987 年的股市崩盘产生了什么?”霍特金自豪地说道,“是病毒。我称之为哈维(霍特金的名字——译注)病毒。”霍

4. 更高水准

特金运用 SOES 的方法是如此富于侵略性,加上他对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的态度是如此具有攻击性,以至市场当局为此感到非常的不高兴。“他是个疯子。”一位管理官员如此告诉《纽约邮报》。

为了给交易商们制造更多的麻烦,让他们更加难堪,霍特金公开指控纳斯达克,说它蓄意维护低效率的市场,以便使内部人占到公众的便宜。为了让差额足够大,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会以低价从一个散户手里买来股票,马上就以高价卖给另一个散户而不顾及委托人的权益。他们这样做很少有风险,因为交易商总是可以通过 Instinet 这个内部网络协商到一个较好的价钱。以这种规则游戏的大交易商们会互相用电话联系,尝试着达成一个相互满意的协议。换句话说,交易商们有一条自己的渠道,比客户更容易得到一个好价位。

有时,更有甚者,交易商们还可以报出比市场其余人更高的报价,因为这个在卖给客户时还是正常的价格,在这个交易商自己不得不吃进时,却会突然消失。这其实是一个虚假的报价,一个勾引不明内情的散户的鱼饵。当头天晚上欧洲股市的变化影响到第二天的美国股市开盘时,这天早上的市场往往就会因为有人使用上述伎俩而出现不合常规的现象。美国交易商靠拖延更新他们的报价而拥有比公众更优越的条件。而借助 SOES,像霍特金那样的小人物就可以跳进间隙,

兴风作浪,对此交易商们无能为力,也无可奈何。“你将报出一个 37 美元的买价?”霍特金解释道,同时做了一个敲键盘的手势。“那就去。”他微笑着,“你要报一个 32 美元?你只管做。”在现实中,每当他这样敲一下键盘,就有数以千计的美元滚入他的口袋。

场内炒家为了报复霍特金,就给他取绰号,比如管叫他“SOES 匪徒”。而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制订了一系列规则,企图限制他对 SOES 系统的利用。对于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来说,霍特金发明的仅对散户有帮助的技术手段,是个职业无耻之徒的做法。而对霍特金来说,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则是“盖世太保”,贯彻的是逆潮流而动的极权统治。“他们说我们占了他们的便宜,但他们却保留虚假的股票报价,对公众为所欲为!谢天谢地,如今每个市场都是在线的了。”

有一天,霍特金获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是在与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的接触中获悉的——在 SOES 上,如果他要让一个 1000 股的指令再次生效,可以不必再次键入指令(1000 股是每笔交易的上限)。他需要做的只是敲击 B 键和回车键。为此,他向我演示,用他的左手和右手食指交替轻敲办公桌的桌面。这样他可以在五秒钟内买五次 1000 股;这会引来场内炒家对正在涨的价格作出反应。“我会像这么做,”——敲、敲、敲——“于是,全部场内炒家都会像一群狗一

4. 更高水准

样跑起来。这只股票会涨半个点或一个点,然后我马上敲卖,像这样,”——更多的敲,更多的钱——“真是太有趣了。”

这引起了一场在新闻界、仲裁听证会和法院闹得沸沸扬扬的战争。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向为霍特金提供入口的经纪公司施加压力,而霍特金指控场内交易商们腐败,无耻地操纵市场,维护不公平的交易条件。这次争端的真相是: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不准备立刻执行交易指令,他们觉得老系统够舒适的,那里有很大的差额让他们赚足够多的钱。SOES的炒家是对旧股市的挑战,尽管起初他们的人不多。所以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要竭力终止场外活跃的炒家们利用SOES炒股。在某种意义上,在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对SOES的对立中霍特金们占到了上风,因为这是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首次劝阻炒家加入到某种投资游戏中去。

然而,自由自在地赚钱无疑吸引着所有的人。在九十年代初,就有许多商店挂牌提供SOES交易的服务。许多小人物和对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不满的人都涌了进去。SOES匪徒中最匪的要算一名叫杰弗里·西特伦的年轻炒家了,他十七岁时开始在一家盛衰无常的小经纪行——戴特克证券公司——做职员,到二十岁时,他和朋友乔舒亚·莱文编写了一个跟踪纳斯达克股价的软件,这个软件可以在市场上出现缓慢滞后于行情变化的报价时发出自动提示,这样,他们就可以立

刻通过 SOES 袭击它,用西特伦和莱文的方法,戴特克公司赚了几千万美元。西特伦和莱文也通过卖电脑软件和为其他公司的 SOES 炒家提供服务而赚了几百万美元。几年之内,西特伦像一只雄鹰高高飞翔在湾流上空,并住在高尚的新泽西富人区。其豪宅恰好是从垃圾股票交易的始作俑者、臭名昭著的罗伯特·E·布伦南手里买来的。

一天,为西特伦工作的奥马尔·阿马纳特(Omar Amanet)听到身旁的一个炒家在问:他为什么不能直接同其他也属于戴特克的炒家进行快速电子交易呢?为何非要通过选股网(Select Net)这样的纳斯达克官方站点呢,它不仅要收费,而且速度缓慢。就这样,乔·莱文编写出使局域交易(intro office trading)成为可能的软件,一种被称作埃兰德(Island)的新型电子通讯网络诞生了。

因为戴特克是 SOES 服务供应商的领军人物,埃兰德很快就获得了足以发挥功效的交易量,同时也因为炒家不是非得跳出该系统进行交易不可,埃兰德上的交易执行速度非常快。尽管交易量不能与纳斯达克的选股网相比,炒家们还是发现,他们的交易还是被执行得足够充分,埃兰德是一个他们在自己中意的股票上进行操作的好地方。

埃兰德电子通讯网的发明,使戴特克公司所提供的交易环境成为了某种新生事物,而这不再是寄生在纳斯达克上试

4. 更高水准

图用 SOES 来偷袭场内炒家之类的事情了,因为真正的交易者并没有进入到埃兰德中来。埃兰德十分类似大萧条时期以前的“水桶店”——利用客户保证金买空卖空的商号。那时,赌徒们通过每分钟更新一次的股市行情自动收报机纸条来相互赌行情。战前的“水桶店”对于小投机者来说是完美的,因为他提供“一翻两瞪眼”的即时赌博,投资者直接地猜测价格,然后马上在出纳柜台拿到赚取的利润或输光腰包。大多数投机者在这个游戏中都要输钱,只有少数人,像著名的投机家杰西·利弗莫尔,却始终赚钱(利弗莫尔在股灾前发迹,成为华尔街最大的炒家之一)。

不过,在水桶店和埃兰德之间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区别:水桶店与实际交易之间被一道难以穿透的技术屏障分割开。水桶店的“交易”无从被交易所追踪,或留下交易记录,与事实上的股票持有有没有联系,它们只不过是以行情为赌具在赌博。相比之下,戴特克是登记注册并有权进入纳斯达克市场的正规经纪公司,使用埃兰德的当冲炒家是他们所买卖的股票的真正持有者,尽管持有时间只有区区几秒钟。

从基本构架上看,戴特克的电子系统与正式的纳斯达克系统的选股网颇为类似。通过埃兰德买股票的炒家如果愿意也可以改变方向,通过 SOES 或选股网将手中的股票卖给高盛或美林这样的券商。不过,由于市场撮合者们看不到埃兰

德系统内的买卖报价,该系统上的交易量就受到了限制。这种限制是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为保护他们的赚钱生意而人为设置的管理措施。

九十年代初是埃兰德这样的当冲交易机构的辉煌时期,但这种好事即将结束——或者,至少要有所变化。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们,攫取了买入报价与卖出报价之间的巨大差额,靠不正当的利润支撑着整个腐朽系统的存在。1994年,威廉·克里斯蒂和保罗·舒尔兹在《金融时报》上报道并揭露了这一真相:纳斯达克的市场撮合者们很少贴出尾数不是整美元或 $1/2$ 、 $1/4$ 美元的买入和卖出报价,由于市场上出现零头报价—— $1/8$ 、 $3/8$ 、 $5/8$ 、 $7/8$ ——的情况很少出现,这样,在一个买入报价和一个卖出报价之间,常常出现的就是至少有 25 美分也就是 $1/4$ 美元的差额,通常还更大。客户以这样的价格买进的每一笔交易都不啻是给了市场撮合者们一口美味的赚头。这中间的甜头是如此之大,以至于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实际上可以通过和经纪人合作赚钱,让经纪人从中赚到散户的委托费,而交易商则赚到差额——并返回一部分给经纪人;只有客户才是这中间的大傻瓜。

这里本来有一个问题:按照一般的理解,即使没有正式的协议,不贴出八分之几的零头报价是违规的价格凝固手段。这种行为已经进行了许多个年头,并未遭到任何挑战。但是,

4. 更高水准

就在围绕 SOES 的激战正酣时，克里斯蒂和舒尔兹的研究动摇了这个交易世界。可以想像对立一方的反应，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的首席执行官理查德·G·凯彻姆称克里斯蒂和舒尔兹的揭露是“不负责任的”和“恶意诽谤”。

哈维·霍特金带着极大的满足感享受和观赏着他的敌人的痛苦和辗转不安。几年来，他一直在表明，SOES 的炒家仅仅是正当合法地给了纳斯达克的大交易商们以应有的惩罚，这些老爷们利用巨大的差额和缓慢的、粘糊糊的市场制造机会，长期偷窃公众的钱财。霍特金早就从其在行内的经验知道了凝固差额这回事，因为每当他以低于 1/4 美元的差额贴出纳斯达克股票的一个买入或卖出报价时，他马上就会收到大经纪商冲他乱喊乱叫要他删掉报价的骚扰电话。既然纳斯达克现在跌倒了，霍特金便急急忙忙地再踢上两脚，他告诉斯科特·帕尔特诺，一位《洛杉矶时报》的资深记者，同意给他演示场内炒家搞价格凝固的把戏。他们坐在电脑前，帕尔特诺在旁边观看，霍特金敲入了一个切下了 1/8 美元差额的英特尔股票的价格。下面是帕尔特诺看到的一部分：

[霍特金]键入英特尔公司——这个制造电脑芯片的巨人同时也是在 NASTAQ 上的第二大公司——的代号。霍特金将他要卖的 1000 股改变贴出报价，他切下了“差额”——这个

空隙是所有交易商的买入价中的最高价和霍特金的卖出价格之间的缺口——从一个点的 $1/4$ 或每股 25 美分到仅只 $1/8$ 个点或每股的 $12\frac{1}{2}$ 美分。

在等待反应的时候,他的交易终端闪出了一条信息,它出自一个市场内的大交易商——威顿公司——“可恶”。

一个自称来自摩根·斯坦利公司的叫皮特的人打来电话进一步问:“你小子是不是打开了 1000 股的差额?”

奇隆公司的股票总是以 $1/2$ 美元的差额交易,但霍特金加入的 $1/8$ 把它挤成了 $3/8$ 美元。电话再次响起。威顿公司做超柜台交易的主管基思·巴尔特冲霍特金叫道:“你不仅讨厌而且可恶……你打开了每一个人的差额。”

让这个价格凝固报价的副本出现在一份全国性的报纸上真是太糟糕了,不过这个故事的其余部分更加糟糕。通过无微不至的细节描述,帕尔特诺讲述了纳斯达克共谋勾结、窃取巨额客户钱财,使客户资金不断流失的历史。这个记者同时还披露:司法部已开始着手调查。

《洛杉矶时报》的故事,加上克里斯蒂和舒尔兹的研究报告,只是纳斯达克黑幕被公开报道的一部分,紧接着的则是几个月的调整期。到论战平息下来时,纳斯达克规章制度的变化不可避免地造就了一个全新的市场,新的市场为散户打开了具有巨大好处的新机会大门,从而也结束了利用 SOES 轻

4. 更高水准

松赚钱的历史。为了平息这场争论,息事宁人,纳斯达克的交易商付出了几乎十亿美元的赔偿。更重要的是,证券交易委员会坚决要求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扩大进入他们的交易系统的入口。这确切地预示了:更多的竞争将会降低出现巨大差额的可能。那么,扩大其入口的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纳斯达克将不得不允许其他电子交易网络——如埃兰德——接入他们的系统中。

突然之间,这种游戏极大地开放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开通一个电子通讯网。感谢戴特克公司的客户,埃兰德已经成长起来了,而路透社则早已为大机构炒家创造了因斯蒂网。但在此前,对于想新创办一个电子通讯网的人来说,首要问题始终是交易量的问题。你如何能引来足够多的下单指令从而形成一个真正的市场?在新规则的条件下,交易量可以得到保证,因为下单令可以在纳斯达克交易商使用的官方选股网和任何其他私人电子通讯网之间来回流动。个人可以选择任何一个电子通讯网作为入口,直接进入整个电子交易系统中进行交易。新规则于1997年1月20日正式实行。《机构投资者》杂志将它称之为“遇难2号(Mayday II)”。在经过二十五年的延迟之后,电脑终于出现在可以取代传统经纪人的地平线上。

像霍特金、西特伦和其他当冲交易的先驱者一样，芝加哥的股票经纪人杰里·帕特南也是个边缘人物。九十年代初，他因对未被授权的交易提出质疑而被谨慎证券公司(Prudential Securities)炒了鱿鱼。于是他与一个名叫费恩·洛兹曼的前飞行员和期货炒家合伙办了一家名为地上新星(Terra NOVA)的小经纪行。洛兹曼有一个交易视屏界面的专利，叫做浏览转换窗，这是一个模拟飞机驾驶舱显示盘的交易工具。

我在网上论坛读了他贴出的几个帖子，在帖子里他希望获得授权以帮助发起疯狂的当冲交易攻击，于是我给他打电话，希望他告诉我故事的脚本：SOES 交易是如何演变为范围更大也更疯狂的当冲交易的？尽管我们从未谋面，但五分钟的谈话过后，我便对他的经历有了显而易见的了解。像霍特金一样，他们都来自股票市场个体操作者的边缘世界，都是与圈内的轻松钱无缘的小经纪人。洛兹曼的经历全都跟芝加哥的炒家有关，这些家伙曾经不顾后果地买卖商品期货，然后当其在某家经纪行的账户陷入困境时，又立马从一个经纪行跳到另一个经纪行。

洛兹曼向我讲述了他当冲交易萌芽阶段的冒险经历，当时他和帕特南从事向大的机构投资者推销芝加哥汤森分析师事务所的交易软件业务。这是一个冷酷的市场，由路透社的因斯蒂网和布隆伯格的显示终端占据了整个市场，因斯蒂

4. 更高水准

网和布隆伯格的组合提供股票行情、债券行情和商品期货行情,还有突发新闻等显示信息,使汤森软件相形见绌。“卖汤森软件给机构很困难,机构里的任何人都知道,与因斯蒂网和布隆伯格相比,这种软件是骗人的破烂货。它存在着瑕疵,恰恰不是有竞争力的平台。”洛兹曼所说的是瑞尔一迪克的第一个版本,正是这个交易平台,把我从电子交易的模糊不明环境中解放了出来。时隔这么多年之后,洛兹曼承认瑞尔一迪克有所进步,但往日的恶劣印象仍难以根除。“不过你到任何一家顶尖的对冲基金或投资银行看看,那里还是没有任何的瑞尔一迪克平台。”他说。

洛兹曼一直是很挑剔的。毕竟,瑞尔·迪克只是一个视窗程序。视窗很难成为最可靠的技术,尤其是在早期,但它在散户中很流行的。我曾经与瑞尔一迪克开发者中的其中一人见过面,他叫斯图尔特·汤森,曾经和他的妻子玛尔格温·汤森长期从事为大财经机构编写软件的职业。但他们是怎样介入到SOES交易当中去的呢?我问道。“使用瑞尔一迪克终端的人越来越多,而且从没有人退货,”汤森解释道,这事让人高兴,但他也知道不可能大银行买了去。那么客户从何而来呢?所以他猜想客户可能是SOES的炒家。“我们去地上新星,请杰里·帕特南去查一查。所以杰里去了哈维·霍特金的培训班。”

哈维·霍特金,这个被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恨透了的家伙,向帕特南展示了汤森机构这套玩艺的玩法,由此汤森机构得到了将瑞尔一迪克卖给小人物玩家这一越来越繁荣的市场。至少,斯图尔特·汤森就是如此讲述的。但洛兹曼说,将瑞尔一迪克卖给当冲炒家是他的主意。“我们把它卖给那种账户上或许只有两万美元的小炒家,”洛兹曼解释,“我对他们说,嗨!它可比录音带或 CNBC 的节目强多了。”洛兹曼还将帕特南引见给芝加哥臭名昭著的投机商刘易斯·博雷利诺。借助于博雷利诺和汤森的合伙,帕特南在地上新星事务所的基础上开办了一家当冲交易公司。

于是,洞察力和运气的结合,将杰里·帕特南推到了经纪行业改朝换代的舞台中央。1996年,因价格凝固丑闻而草拟的新规则出台时,他对所看到的東西惊愕不已。依据新规则,将诞生出许多竞争性的电子通讯网(ECNs),而通过这些网络,几乎任何一个人都能够对纳斯达克市场上市的股票发出买卖的指令。

帕特南跑去找斯图尔特·汤森。“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他问。汤森当然完全理解。这意味着他们从 SOES 上赚的钱比起即将出现的前景,只是小儿科了。于是,利用地上新星的当冲交易经验和汤森的软件技巧,一个新的、独立的电子通讯网被创造出来了,称做群岛(Archipelago),当它出现在我

4. 更高水准

的瑞尔—迪克屏幕上时,被简称为 ARCA。

为什么叫群岛呢?这是因为,由于拥有来自戴特克的大量买单和卖单,埃兰德(Island 岛屿)事实上就是电子通讯网的领袖。因此,群岛这个名字与这个占优势的竞争者不无关系。此外,这个名字同时还微妙地暗指汤森信奉一种更好的、更“开放”的技术。发向群岛的下单指令,如果它们不能在系统内得到交易机会,就会自动输入其他电子通讯网。一个全国性的、分散的、透明的电子市场——以及几十亿美元的新业务——在一夜之间被创造出来了。只需看看交易费用的情况,就可以举一反三地了解全貌了。在 1994 年,如果买进或卖出 100 股股票只收 20 美元的交易费用,就似乎是革命性的举措。而不到四年之后,交易景观公司(Tradescape)——这家由奥马尔·阿马纳特创办的新型电子经纪行,宣布他们对每交易 100 股股票只收取 1.50 美元的交易费用。

无论是埃兰德、群岛,还是另外七家电子通讯网中的任何一家,都不再依靠当年的 SOES 匪徒了。由于持续的牛市吸引力,由于被 SOES 激发的市场公开性,以及由于市场本身的充满活力、富于进取性,新加入的大批人马出现了,这些认为自己将在这个市场中取得成功的人要求拥有能够证明自己的又便宜、又快捷的投资手段。到了 1998 年,埃兰德每天的交易量达到了 9500 万股,占了纳斯达克股票交易总量的 10%。

尽管与埃兰德相比规模小得多,群岛还是从财经市场上最大的巨头们那里吸引来了一千万美元的投资,这些巨头包括高盛、路透社因斯蒂网、J. P. 摩根、CNBC 和电子交易(E * Trade)网络。最近,群岛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申请,想成为拥有完整资格的正式股票交易所,如若成功,纽约股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也将可以在其上进行交易而不仅仅只是纳斯达克的股票了。据说埃兰德也在做同样的准备工作。非传统交易的大队人马,无论是散户还是大户,是新手还是职业老手,甚至包括机构投资者,正通过彼此间的直接互动交易提供了巨大的交易量。

“纽约股票交易所和纳斯达克为什么也想要上市呢?”哈维·霍特金挖苦地问,“是想让公众来给他们保险。这不过是末日来临的迹象,早已昭然若揭,他们眼看就要完蛋了。既然你可以通过一台电脑下单买卖股票,那么纽约股票交易所还有什么用?他妈的,好了,这里冒出来一大帮吹牛拍马的蠢货来献计,叫嚷——我们要上市!”

出于天性,斯图尔特·汤森在表达上要字斟句酌得多,但他也与霍特金有相同的使命感。他预言,在经历了某些不可避免的激烈政治冲突后,电子通讯网将成为股票市场本身,交易所必将退出历史舞台。

来自布鲁克林、新泽西和芝加哥的这些从前无足轻重的

4. 更高水准

小经纪人,正在将他们自我定位为新兴市场的所有者。他们已经认识到,最激动人心的回报将不是来自交易本身,而是提供交易的工具。这种洞见不是没有先例的:旧金山的许多大街不是以淘金者的名字来命名的,而是以那些当淘金者走向冰雪覆盖的西尔拉山岭时卖给他们毛毯和铁锹并附送吉言的人们的名字命名。

在帕特南们发财的同时,费恩·洛兹曼还在追求他的梦想,模仿喷气式飞机的驾驶舱设计更符合仿生学的友好交易界面。他像鬼魂似地出没于当冲交易起源时代的故事里,仿佛一个不受欢迎的前夫,还莫名其妙地保留着前妻全家福的照片。早在群岛成为一家价值亿万美元的大公司之前很久,洛兹曼与帕特南就分手了。洛兹曼抱怨说,他是被帕特南逐出来的。在这个意义上,洛兹曼有些类似于1995年的某些网站创始人,他们自认为对新的金山拥有所有权,却被他们所不曾预料的巨大冲击驱逐了出去,只能茫然无助地在富饶的边界外徘徊发呆。洛兹曼仍抱有自己有份分到一杯羹的一线希望。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让我看报纸上的消息:他已经对杰里·帕特南和汤森机构提起诉讼^①,以要求得到他那份战利品。

^① 当本书付印时,我获悉洛兹曼的诉讼被驳回了——原注。

通过对当冲交易发展史的跟踪了解,我还了解到两件事:一个隐隐约约且让人沮丧,另一个则如水晶般明澈却足以让我疯狂。对于前者,我明白了完成一个交易的过程差不多就是一团乱麻。而对于后者,我终于明白了,电子交易(E * Trade)原来一直在偷我的钱。

在这以前,我一直天真地把电子交易想像成一个在客户之间撮合买卖的电子经纪人,其收益来自于对我们的每笔交易收取委托费。我想,如果要我更详尽地描述什么是电子交易,那么我会认为,当电子交易系统中没有我要买的股票时,它会迅速带着我的钱溜进电子市场,转上一大圈,并找到我要的股票。而我买入时,我得到的是当时的最低价。当我打算抛出时,我得到的也将是当时市场可以成交的最高价。

然而这一想像与事实相去甚远。实际上,电子交易(E * Trade)从未为我交易任何股票。它也没有创造我想像的那种我可以与别的电子炒家直接交易的电子市场。我的电子交易网页只是一个传统贴现经纪业务系统的终端。电子交易除了将我的指令输入网内并将我的确认传送到网上外,什么也没有做。这为电子交易自己免去了许多客户服务费用。但在屏幕背后,它与传统的业务并没有什么不同。电子交易网将我的交易指令卖给一个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后者以他的报价卖给我股票,并且在出现符合我买入报价的卖单时买回

4. 更高水准

已经卖给我的股票,虽然这两者之间的差额极小,我还是每笔交易都有所损失。一单 3000 股的股票往返一趟只在他那儿停留一下,假设这其中只有 $1/8$ 美元的差额,我就要在 20 美元的电子交易委托费之外,奉献给市场撮合者 375 美元的利润,再加上其他小费用,我的总付出大约是 400 美元。这对于一个大投资者来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但我而言,却是可怕的。

通过使用瑞尔一迪克并直接进入经纪行,事情便好多了。现在,我面对的是所有参与游戏的玩家。如果我愿意,我既可以偷袭一个贴出的买价或卖价,得到其中的差额,也可以贴出买价或卖价,让别的炒家偷袭我。我既可以选择私人电子通讯网比如群岛或埃兰德作为我的交易渠道,也可以选择选股网和纳斯达克的交易商。我惟一需要关心的是进出的时机选择。还有就是手眼协调的问题。至于其他的,那就还需要一点魔法,一点神秘的运气之类。正如我在交易陷入执行障碍时所曾遇到过的情形一样。

在我开始使用新系统不久后的一天早晨,我留意到一只已经面市的新股。凑巧的是,它正是我所赏识的一家公司,叫 @方案 (@Plan, 发音为“adplan”), 纳斯达克的股票代号是 APLN。这是一家在线统计服务公司,从事将详细的网站访问用户的统计资料加以整理,并将其卖给广告公司和广告客

户的业务。不像大多数我持有过股票的公司，这家公司所提供的服务十分完备，并已迅速成为行业标准。互联网业界最顶尖的二十家网站都使用@方案的资料。但是它的新股发行却并未受到欢呼拥戴。

也许，这只是新股上市后的暂时沉闷，也许是由于人们恰好不了解这家公司。但不管是哪种情况，人们都不会买它。APLN 的价格是 14 美元，开盘时 15 美元，后跌至 14 美元，接着又摇摇晃晃，差点爬上了 16 美元。

这时，我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想法，一个那些将要成为我的牺牲品的人们所难以觉察的想法。“这是个他妈的好公司，”我对自己说，无意中采用了虚情假意的广告腔调。“在这个价位上，它是一个真正的便宜货。如果我现在开始买入建仓，我会一直留着，直到投资者们觉察到它的价值。此刻它真正是物超所值。”

这一彻头彻尾的即兴之举很可能是愚蠢的，因为我打破了一条普遍认可的当冲交易的成功法则：在新股上市的第一天不要介入。而且，当惨剧出现时，我竟如此轻易地跳进去了。因斯蒂网显示了一个 1000 股 16 $\frac{1}{8}$ 美元的卖出报价，我把它整个地吃了进来。这看起来像是一笔好交易，因为价格涨上去了。不过仅仅涨了一秒钟。然后因斯蒂网上又出现了更多的卖出报价为 16 $\frac{1}{8}$ 美元的 1000 股卖盘。

4. 更高水准

突然,就像是一个什么东西将我从城堡顶部的楼梯上拖下来,摔出去,越过打开着的吊桥边缘,跌进满是鳄鱼的护城河一样,我从梦游状态中惊醒了过来。我这是在什么可怕的地方?我想逃离这里。但当我敲进一个在 16 美元价卖出的指令时,我才记起我曾在电视上看到过选股网宕机的消息。这下麻烦了,因为选股网是我在 16 美元价位把 1000 股全部卖给场内交易商的最好渠道。也许现在选股网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一边宽解着自己一边扣动扳机,跳进满是痛苦的世界。

我的卖单被拒绝。它不知呆在哪里动弹不得了。就在我眼睁睁看着 APLN 跌到 16 美元以下时,我的指令仍呆在某个被冻结的长队里,不是在我的经纪人的网络里,就是在纽约的某个纳斯达克的服务器里。我的取消指令也未被接受。我试图再卖,但由于我的最后一个指令还悬在里面,所以指令处理自动系统假定我正试图做空。你不能对一只新股沽空。我的新卖单指令又被拒绝了。而现在 APLN 的价格是 15 $\frac{7}{8}$ 美元。

出现像这样的危急情况时,在线经纪人有一种通过电话接入的客户援救服务。第二次响铃后,我的经纪人拿起了电话。我试图向他解释现在的状况。他答应查询以后回我电话。五分钟后,APLN 的价位是 15 $\frac{5}{8}$ 美元。我再打电话,接电话的是另一个人,我试着再解释了一遍。他将我的电话转

到交易台,随后线就断了。APLN 悠闲地退至 $15\frac{3}{8}$ 美元。我再打电话,于是有第三个人来听我的故事,并问我,是否要求她来帮我卖股票。“谢谢,我倒希望这几只股票还在我的账户里,这样我就可以自己来卖掉它们了。”我回答道。我的眼睛一直没有离开过屏幕。天啊, $15\frac{3}{8}$ 美元。“但它们不在我手里。”我飞快地说,“是的,我认为你应该卖,卖出,卖出!”

终于,股票在 $15\frac{3}{8}$ 美元上卖掉了。这个价格宣告了这个历时三分钟的惨败结果:不计委托费,我总共损失了一千零五十三美元。

几天后,我发现我的股票账户有点异样。似乎我仍在炒 APLN。更为奇怪的是,好像我是卖空了 1000 股 APLN 股票。这意味着我卖了我没有的股票,所以我有义务在某个时候把它们买回来。通常是不可能对一只新股沽空的,因为经纪人喜欢让新股上市时以一个较高的价格开盘,在第一个月里将大量新股以高价卖给公众,过后在低位再将它们买回来,从中牟取利益。天哪!在价格下跌时成为空头真是太棒了。APLN 跌到了 11 美元,并且还在跌。我打电话要求我的经纪人仔细查看一下我的账户。

“我的账户是不是卖空了 1000 股 APLN?”

“是的,确实是。”

“谢谢,”我说,用轻微的咳嗽来掩饰抑制不住的欣喜,“我

4. 更高水准

想买回来平仓。”我镇静地说道。买入一只正在下跌的讨厌鬼自然是容易的。

“行。”她说。

我知道,我又往兜里装了……四千美元?

我将这笔账作为战争赔偿记入日记。

5 论 据

5. 论 据

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九点

当冲交易是孤独的。而善于从苦难中逃生的人更倾向于结伙追猎。

所以在漫长的上午,我始终置身在各种不同的虚拟社区中:出现在 CNBC 上的可笑的头面人物、网上论坛的讨论、若干个实时聊天室,一齐都涌现在我的屏幕上。在我的电脑桌面的所有窗口中,有一个居于优先地位,在安装时我将它置于始终处在最前端的位置,这就是“神威炒家互联网转播聊天室”。也叫做 Mtrader,我从它上面得到了许多灵感,同时它也是我最信赖的地方,有我信任的忠告和咨询。神威炒家是我惟一逐行逐句阅读的窗口。

在我刚开始炒股时,我愿意依靠一位我所信任的能在我犯蠢时提醒我的顾问。但那时,我绝对没有现在这么好的预见能力。后来,我户头上的钱翻了一番,于是满怀信心地希望自己二三十万的交易账户能变成五六十万。由于我用于交易的钱通通都是赚来的、借来的、骗来的或继承来的,所以我感到这似乎是一个不小的成就了。尽管报纸上的商业版(我平生第一次读它们时十分虔诚)每天都在警告说会发生危险,并

称互联网股票的高价位没有真正的支撑,但我还是给自己好运的继续找到了一些额外的论据。

有时候我会好奇,我是否比大多数人更容易赚到钱。

我对风险有承受能力,并且似乎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诀窍,总是在恰当的时间处在恰当的位置。甚至连网站技术上的错误也变成有利于我的机会。不可否认,我的运气比较好;但是从另一方面讲,像别的事物一样,或许运气好也是一种天赋。你必须充分利用上天赐给你的东西,我沉思冥想,觉得我似乎被赐予了某种英明投机的天赋。

这段时间,一个朋友给我讲了一些他在杂志上看来的令人愉快的轶事,是关于伟大的理财专家约翰·坦普尔顿的故事。坦普尔顿,如今在他的九十高龄,还几乎是独立地创办了外国股票共同基金。1954年,他的早期投资人勒鲁瓦·帕斯利曾委托他管理一笔六万五千五百美元的小投资,到1996年时,这份投资已值三千七百万美元。坦普尔顿成长基金(Templeton Growth Fund)的年平均回报率有14.3%。“坦普尔顿也认为现在的股票价格已经超值了,定价过高。”我的朋友这样告诉我,仿佛是在向我透露“芝麻开门”的秘诀。

我忍不住笑了出来。14%?真是没见识。我炒股前半年就翻了一番不止。我发生错误的原因,仅仅是因为我离开了交易屏幕而错过了机会。事实上,那时我正在关注尤比德,但

5. 论 据

为了过圣诞节我不得不把它卖掉。谁知这只股票非同凡响，在我离开的七天里从 30 美元像火箭冲天似地涨到了他妈的 180 多美元。如果我在圣诞节期间仍坚持做交易，而不是看我母亲，我就会得到 500% 的回报。我从没有为发现可买的新股票而彻夜等待过。

不过，那次关于坦普尔顿的谈话还是引出了恶果，我指的是于 1932 年再版的那部最初出版于 1841 的经典作品：查尔德·麦凯的《惊人的大众迷幻与疯狂》一书，其内容是对牛市行情及其牺牲品的描写和分析。麦凯的书是坦普尔顿最喜欢的读物之一。由于我正开始阅读一些关于伟大的股市投机者作品（作为理解我此前一直未被发现的天才努力的一部分），我很快就去找到了本书的一个版本，并津津有味地读了起来。

那天的阅读标志着我天真的成功信念的终结。我不知道我想在这本书中读到什么。不，我确实知道。我希望能通过对股市历史资料的浏览，发现投资冒险的成功炒家的光环背后的破产悲剧。我一度确信，今天这些蛊惑人心的股市危机论者——这些失败者——都是些笨蛋和傀儡，只知道不停地说什么互联网是昙花一现，互联网股票是一场笑话之类。而我的银行账户告诉我，谁将笑到最后。我既希望听到某人跟错了行情或某人选择了错误的时机的故事，也希望看到某人因对股市持错误的悲观态度而最终被证明是一个傻瓜——这

最好降临到我的朋友们身上。尽管坦普尔顿的回报以今天的标准看是相当小的,但他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佼佼者,而且理所当然,他应该与我有些共鸣。因此,如果他是查尔斯·麦凯这本书的爱好者,那么我也乐意成为这本书的爱好者。

麦凯的天赋很难用言语描述,他的笔触如此让人惊骇,又如此给人启迪。每个人都知道“郁金香风潮”这回事。几百年前的荷兰人曾为郁金香而疯狂,并把它的价格哄抬到令人不可容忍的高度——当他们清醒过来时,价格已一落千丈。几百年之后,这种愚蠢之举还作为老生常谈的比喻,用来形容为某种东西付出了过高代价的举动。郁金香这个比喻在网上财经论坛也常常被那些绝望愤怒的人们使用,这是些沽空技术股却不得不眼睁睁看着技术股不顾他们的诅咒而一涨再涨的失败炒家。因此,在过去,当我听到有人说“郁金香”这个词时,我把它翻译为是在哀叹:“我不懂这种股票为什么还在涨,但如果它再涨三个点的话,我就会彻底破产。”那么我的反应呢?“郁金香?你说的是它?那我倒要赶紧再多买一点。”

所以,让我改变以前的炒股方式的,不是麦凯关于郁金香疯狂的故事,而是他对1720年的南海泡沫破灭这场使无数伦敦人陷入破产丑闻的描写。除了少数公司内部的人,当时凡是与南海公司的骗人股票沾上了边的人,事实上全部遭致了灭顶之灾。由于麦凯对这一事件的描述极为到位,这里无需

5. 论 据

再多说什么。但正在上演的互联网股票上涨行情与南海泡沫的相似却足以让人感到恐怖。无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发生在美利坚土地上的有利可图的生意,也不过是昔日英格兰故事的翻版。这一点并不会因为什么“电子”商务而不同。昔日的南海公司董事们和他们手里的硬通货,把股票卖给一浪高过一浪的多头市场,而今天这些靠互联网股票期权发财的百万富翁们不也同样如此?将价格炒到荒唐可笑的高度,靠的是利用公开宣传和广告,这就是那种“我们如今是一家互联网公司”的可笑的宣传报道。在当年的伦敦,第一次的巨大成功,唤醒了许多骗子,竞相推出了各种毫无可能性的商业冒险计划,甚至出现了什么“一个正在履行巨大利益回报承诺的公司,但没人知道这是什么”之类的胡话。今天,这一切不是又重演了吗?一大批毫无意义的商业冒险计划拙劣地摹仿着成功者登场了,这就是那些自我吹嘘的公司,包括尤比德,包括凯一特尔(K-Tel),包括帕福马尼亚(Perfumania),以及更多。

麦凯解释道:“推出这些毫无意义的商业冒险计划的人,并不真正相信他们的方案真实可行,他们渴望的只是重复南海公司的成功:他们的股票将会……迅速涨到赚大钱的价位,这时,他们就会尽快地把它们抛给轻信者。”嗨,且慢,我就是这样轻信者。最终,每个人都会破产。

这次对悲观前景的领悟并不是最后一次。不久,我猛读了一些关于经济大灾难的书。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的《疯狂、恐慌和崩溃》就是其中之一。从中我了解到,大灾难逼近的信号之一是,大众都相信现在正是轻松发财的大好时机,并以这样的前提为基础的金融骗局的大量涌现。这不,我每天都收到一大堆电子邮件,提供各种最新的选股服务,竞相担保我的钱会飞快增值。要在过去,我根本不理睬它们。现在,我倒要打开看看,看能不能发现即将发生什么不祥事情的先兆。

金德尔伯格甚至推断出:作为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反应,1998年夏末利率的降低,是最近这一次牛市行情的近因。美联储的主席艾伦·格林斯潘长期以来一直都在批评股市过热;但当亚洲经济徘徊不前时,他却随随便便地降低了利率,尽管这很可能让股市再次疯狂暴涨,达到创纪录的高度——而且事实果然如此。金德尔伯格以平实的风格叙述了这一事实发生之前的经过,揭示了为什么连保守的银行家们也不能在那种环境下防备危险的泡沫:

“当普通商品和资产的价格一同变化时,无论其价格是上扬还是下跌,货币政策的指导作用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股票价格或房地产的一个或两个同时出现威胁性的暴涨,而与此同时商品价格却保持平稳或下降时,货币当局便陷于两难的境地(紧缩银根可以抑制投机,但会导致实物经济的衰退,

5. 论 据

从而放慢经济增长的速度。相反,如果放松银根则会刺激投机,但也会带动经济增长。因此,在抑制投机和保持经济增长之间,就构成了两难选择——译注)。”

的确,事实正是如此。格林斯潘最后选择了容易而让人高兴的降低利率政策,这使我有十万美元的斩获。不管怎么说,我终于开始反思在股市即将发疯的特殊阶段再将全部的钱押在有前途的互联网股票上是否得当的问题了。

当我在周末安下心来领会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的《1929年的大萧条》时,我的命运再次飘浮不定起来。“对于产权所有者来说,在繁荣时期资产的惟一回报就是货币现值的增加。”他继续写道,“以往最有效的增值方式是在商业竞争中战胜他人,但在这个时候却变得不重要了,货币现值的追求为投机者所欢迎,并使其集中精力到投机上。毕竟,这正是他们的本行。”这真是准确地描绘了我心中的渴望,但加尔布雷思的同情心也就到此为止。事实上,他似乎是以玩世不恭为乐趣的。他继续说:“1929年的大萧条持续了很长时间,直到三十年代初期,大多数的投机新手失去了他们的资产。”

我总是在猜想:即使市场快速下跌,世界上的所有炒家也会同时大叫“正是买的时机”,而在上涨的时候,我们也会继续竞相买涨。我们相信,大跌之后仍会有大量的资金涌回市场。而现在我知道,这其实是一种流行的错误观念,它没有认识

到,在长长的、冷酷无情的牛市行情之后,所有曾经迟疑的怀疑论者都已屈服并加入了游戏,于是,所有的资金现在已经都在市场中了。然后,就消失了。消失到哪里去了呢?消失在,正如一位投机家曾经说过的,“忍冬花的缠绕中”。他的意思我能明白。用另一种冷酷的记账术语说,消失就是“大多数人的存款悄无声息地化为乌有”。在1929年大恐慌的股灾中,股市市值消失了50%。在其后的三年中,它们又继续缩水了80%。在这种情况下,你怎么能设想有一天你能把钱挣回来?

在那个时候之后不久,我得出了自己的结论:再继续以前的交易方法是极其愚蠢的。是的,我赚了一大把现钞。但在1998—1999年间的冬天,一个马戏团玩杂技的黑猩猩也可以通过买我那些股票而赚到双倍的钱。这太容易了。八月份,道琼斯指数冲击了7500点。什么都可以买。到年底,指数冲破10000点大关。卖出一切。搞掂。

幸运的是,我因为太笨而不知道那将是底部。不过自从我对麦凯、金德尔伯格及加尔布雷斯有了某种理解后,我就不再笨得老呆在市场行情的顶部了。我已结束了对市场必然给我回报的信念,现在是给交易风险以某种安全保证的时候了。

我做的第一件事带有某种姿态的意味,在我出场时,我将所有存在共同基金里的钱,连同我的全部银行存款在我的电

5. 论 据

子交易(E * Trade)账户上的余额都统统变现了,这时我面临是否要做出最终的决定:是用全部钱来作当冲交易,还是干些别的。毕竟,我才刚刚二十七岁,还有很长一段日子要过。也许我还可以从各种风险投资的花招中逃离出来,而以在黑板上书写教书度过我的下半生。

另一方面,我并不真的相信自己会有输光的可能。也许,“我不在乎”这样的话只是平息晕眩的符咒和安抚半夜狂躁心情的安慰药罢了。无论如何,既然这是我大发利市的日子——噢,不,是大发利市的时期——而我也准备好了把赌注再翻上一番,那么我就应该反省:万一钱输光了,我会有怎样的感觉?几乎每天我都要问自己几个老问题,看我的理由是否充分。

“来得容易,去得容易。”一天晚上,我打算对我哥哥讲这句话,但话未出口就给某种担心噎回去了。我已经如此。我不再能够确信我的不在乎了。如果我现在输光了,我清楚这会在我的余生留下深深的印记,我不能带着这种痛苦度过一生。

好了,最难熬的部分已经熬过去了。我承认我很在乎,但我又不愿就此退出。很显然,接下来,我需要一种切实可行的交易策略。我需要规则,我需要科学。

在埃德温·勒菲弗经典性的炒家回忆录《一个股市操盘手

的回忆》中，作者详细记叙了与一个朋友的一段谈话，这个朋友因自己的投资而烦恼不安，以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讲：彻夜难眠。

“我买了这么多棉花，以至我一想到它就根本不能入睡。”他告诉勒菲弗，“它把我搞垮了，我该怎么办？”

勒菲弗的回答简单之极：“卖，一直卖到不会影响你的睡眠为止。”

在度过了有惊无险的 1998 年末跌跌撞撞的荒唐收获期之后，我想我知道了让我能够入睡的股票量是多少了：

没有股票，只有现金。我不想再留着股票过夜了。

那么，当乐曲终止时，到底谁将受到打击？是那些还在坚持跳舞的人。突然间四周安静极了，所有的椅子都被搬走了，只剩下自己一个人，眼睁睁看着户头和股票名单上那一排排已经缩水一半的股票还在继续缩水。如果我还是要进这个市场，我不想再遇到通宵狂跌的风险。我要在最短时间内确定市场的浮沉盛衰。我的老口头禅“我不在乎”将被一个崭新的口头禅所取代：“以现金结束一天”。

这意味着：严肃的当冲交易。

我很清楚。降低风险的策略是充分利用每一条公开交易渠道频繁进出。不过，从我估计的情况看，当冲交易可能是“最安全”的策略。毕竟，我偏爱的互联网股票已经涨了

5. 论 据

400%、500%，甚至1000%。就此而言，通常的明智之举就是撒手观望。买进并持有吗？不！可以一直捏着 eBay 并跟着它一路上涨的只能是那些买原始股的人，他们可以骑着自行车出门，被汽车撞翻，然后接连三个月躺在医院里昏迷不醒也无所谓。而我们就不能。

不，既然道琼斯指数已经越过了10000点，去买或持有什么股票看来都是可笑的。我倒是可以想像，曾经认为无收益的互联网公司的股票含有极大风险的人们——股市市场的经理和共同基金、退休基金的炒家们以及市政当局们——最终也对牛市摇摇头表示投降，而加入到互联网股票的大狂欢中来。我每天都在CNBC电视台上看到这种事；买入并持有的散户大众正在大举进场。

是的，应该是我撤出的时候了。

如果我要做当冲交易，我不打算靠自己摸索交易的诀窍。如果我每天要做十趟交易的话，如何获得好的交易是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然我过去也做过我不相信的股票，甚至还涉猎过从未听说过的公司，但现在我将整天在完全不清楚的公司股票上跳进跳出，那么，我靠什么作出买和卖的决定呢？

坦率地讲，财经界只有一样东西比无耻之徒和傻瓜更多，那就是所谓专家。到处都是这种东西：雅虎论坛上的各种预测；有着各种看似无懈可击的交易纪录的大炒家的网址；由占

据领先位置的炒家主持的财经论坛在线讨论；以及提供给当冲炒家的各种各样的在线聊天室。在这些五花八门的地方，有人传授着首尾一致的交易哲学，有人帮助别人怎样具体选股。一些领导者透露自己的姓名，另一些则躲在幕后操纵。有的站点是免费的，大多数则要收点会员费，所有这些地方看起来都像是假货一个。

有位朋友向我介绍了肯·沃尔夫。沃尔夫有几方面很突出。对于一个炒家来说，最吸引人但也最不可信的，就是那些不能确证的成功交易纪录了。数不清的网站上，不是些大吹大擂的行情预报，就是邀请加盟以便跻身赢家行列的号召，但这不是我所要找的。相形之下，沃尔夫的站点——神威炒家（或 Mtrader）——却靠列出股票推荐而招徕顾客。

问题不在于他不自夸；正如其在自我标榜中所说的，与其是昨天的优胜者，不如致力于对活跃股票的价格波动规律进行量化分析。根据我自己冲动的交易经验，我已经知道，利好和利空消息会影响股价走势，而且会出现一个一闪而过但还可以利用的时间延滞。我的难题是，如何发展一种方法、一种比呆在简报网的网页上更有冲击力的方法，因为网页上显示的股价变动信息是在股价走势变动实际发生之后，这使我不能利用因即时消息而引发的行情时滞。我不但要抓住幸运的

5. 论 据

机会,而且要让幸运伴随我走完全程。

进入沃尔夫的试验基地,即神威炒家聊天室是免费的,但他卖给我他自己编写的小册子《动态投资》(Momentum Investing),花了我四十九美元。我一读它马上就意识到,我拥有了一个非凡的文本。沃尔夫的信念是,“任何一个遵守规则、有正常智力和能力的人”都能成功地从事股票交易。不像那些兜售平庸产品的江湖骗子,沃尔夫不用含糊而神秘的方式讲解范例,或是用某种暗藏的诀窍来极力怂勇客户。相反,“动态投资”其实是一种通常的大儒主义态度:即那种在机率极大地偏向自己时才赌一把的职业赌徒的态度。

我曾通过一些报界的朋友认识了一位有见识的布鲁克林赌马人。“我每天只赌两到三场马,”他告诉我,解释如何寻找被人们看漏了的优胜者。“意外不会发生在每一场中,”他指出,“这就是这样的事被称为意外的原因。”

这也是沃尔夫哲学的正确所在。他寻找容易取胜的机会,用铁一般的纪律死守住,而不再理会其他。“我将耐心地等待市场将高百分比回报的交易送上门来。事实上,我比大多数炒家做的交易少,”他写道,“我将听任许多得胜机会滑过去,等待属于‘我的’交易,不去冒额外的风险。”为了作出决定,沃尔夫在太平洋标准时间的上午九点离开交易屏幕。他感到在开盘两个半小时后,所有的成交都是一种浪费或多余。

有时,他在最后半小时返回来交易,试图抓住一条突发新闻中的故事,后者有可能在第二天导致跳空高开。

但强烈吸引我的不仅仅是技巧因素,尽管“动态投资”也有关于较短的市场动态过程的大量明确忠告,但我通过这本小册子,通过其中所批判的通常的犬儒主义态度,以及通过理解他抛弃任何多而不当的规则并注重实效的宗旨,最后,通过它对财富应该为广大平民所获得的信念,创造了流行的美国小企业文化在复杂难懂的财经市场上的一种应用。如果说有什么互联网已经改变了事物的迹象的话,这就是一个明证,因为在沃尔夫的小册子里,没有一点不顾一切的投机者影子,也没有阴险的操纵者、贪婪的黄牛、知内情的舞弊交易者的影子,同时也没有任何别的老派人物——这些靠炒卖证券挣钱的人——的影子。在沃尔夫的世界里,勤奋工作和遵纪守法的当冲炒家几乎都一定能赚钱,就像任何诚实的商人一样(沃尔夫本人过去是个陶工)。

当然,沃尔夫有一个体系。他相信,重要的是要避开流通量小的股票和卖买差额超过了 25 美分以上的股票。这是因为低流通量的股票或报价差额较大的股票的走势变化会快得超过你的判断。你要断定股价是涨还是跌,但即使价格又回到了原点,还是因为差额而亏损了。你要这只股票,所以你接受了对方开出的价。然后你卖出,卖出的是你当然的买价。

5. 论 据

瞧——你损失了许多差价。面值越高,差额越大,你每次交易面临的风险也越大。

沃尔夫是谨慎的。他对待资本具有一种天生的保守倾向,这是所有小企业主的态度。沃尔夫建议在第一个走势将转弱的信号出现时收获利润:对于从 $11\frac{1}{2}$ 美元起涨到 $12\frac{1}{2}$ 美元随后又滑回 $12\frac{1}{4}$ 美元的股票,应立即卖掉以保证每股 75 美分的利润。由于沃尔夫的学生们倾向于买 200 股到 2000 股之间的股票,因而收获利润 150 美元到 1500 美元,就算是成功的交易。这些人不是短时间内追求一百万美元的操盘手,也不是一整天都在用 500 股一手和 $1/4$ 美元的差额偷袭场内交易员的狂躁的 SOES 炒家。这些人是一——据推测——每盘(早盘或午盘)做两到三笔成功的交易,细致地盘点收益,一周一周耐心操做的人。

沃尔夫最有价值的洞见是关于股票因最新的好消息或坏消息而振荡的模式。

市场总是反应过度,他教诲道,一贯的取胜之道是在底部反弹时买进,或在顶部收获。该抛卖的股票是在出现明显的利空消息或赢利超过 20% 或 20% 以上的股票。一旦杀跌停止,多头就会进场。沃尔夫告诫他的弟子,当市场处于调整阶段时,应微妙地顺势而行。在出现明确的公司赢利或利好消息时,应把跳空高开 10% 或更多的股票了结掉。通常在开盘

时卖掉,做一轮短线沽空,然后在上涨时做一轮短期多头;随后再跌,等第二天出现第一个高价时做一轮沽售。沃尔夫观察他的显示器,试图让他的弟子明白:当杀跌终止时,行情会有一阵停息,随后就会有新一轮多头行情启动,如果你在他提示时跳进去,就会有一笔小钱赚。

有时,沃尔夫也会犯错。在弟子操盘手追踪细微的价格变化时,由于一个错误的指令,往往被急速反转的行情搞得陷于大亏的境地。为了保护客户,沃尔夫采取一项重要的措施,强调设定“止损点”。止损点是某个价位,预先设定,它将让你在遭到小损失时自动退出来。在电子交易条件下,由于你预先很好地输入了止损令,终止亏损是很容易做到的。一旦价格跌到某个特定的点位,该指令就会让你在那个位置上退出来。

但由于某种原因,对使用基面Ⅱ系统的当冲炒家来说,却很难简单地实施终止令。例如,你不能像瑞尔—迪克那样的软件简单地设置退出点,因为通讯路径的关系,你还需要在作出卖出决定时临时寻找可退出的路径。此外,由于你将通过互联网安排指令的通达路径,网络故障也是外力致伤的根源之一。所以有时候,是交易系统的隐患问题使你的所有计划都成为泡影。或者,你可能犯低级错误,在网络里所有炒家的买意均已消失时试图去卖。有时你可能做了最好的卖出决

5. 论 据

定,设计了最佳方案,但如果你失去了时机,你的方案的合理性就降低了。股票的进出都有不可避免的固定费用发生,因此,如果你老是在猜测股票的未来走势是否如你所愿,并且为了看看是否能在上升行情中吃进它而等待——哪怕只是一小会儿,这是一种会自然而然导致你破产的方法。

我参加了沃尔夫的在线股票交易服务,每月交二百五十美元服务费。很快我就注意到,人们都因不设止损令而赔钱。这是如此明显,如此容易。但是人们为何总是不愿这么做?一天,做完几小时交易之后,我驱车去奇科(Chico)见这位我信奉其理论的人。我们在大峡谷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室外餐厅用午餐,上面的绿草地上,穿红色衬衣的男人们正打算用最后的轻轻一击来结束他们的下午活动,然后去喝冰茶。

沃尔夫约五十岁,举止老成,对那些不设止损点的人有一番哲学评价。“我曾经有过这样的情形,一只股票开始下跌,”他说,“它将跌到多低?我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所以,当它跌穿你的心理终止点时,你就会变得非常情绪化。首先你会说,‘噢,天哪,我没有止损。我亏了二百五十美元。我本该猜到的’。在你说‘我本该猜到’的时候,你又损失了五百美元。‘噢,天啊,已经五百美元了,我不能跑,因为现在我亏了五百美元。噢,上帝,我现在亏了一千美元,老天爷,我的老婆会杀了我的。噢,上帝,噢,我的天!’在你这最后一个‘噢,我

的天’时,眨眼间你又赔了两千美元。随后的情景将更加令人痛苦。事情发生得如此之快,以至不可避免地要卖的时候,正好是在最底部。”

沃尔夫微笑着。他的描绘切中了我的经历,只是我的表现没有“天哪!天哪!”的乱叫这么夸张。

像许多炒家一样,沃尔夫走进股市是因为他有某个股票的利好消息。那还是在前互联网时代,是一家石油公司的股票,他为此赚了许多钱,而在股票跌回去时,他又赔了进去。不像许多炒家,他并没有气馁。在以后的几个月和几年里,他刻苦钻研,探索他的交易技巧,记笔记,订报刊,寻找方法,在试验他的理论时做过最小的赌单,多次演练,大大地提高了他对方法的把握。

沃尔夫常在美国在线的夏克一坦克(Shark Tank)讨论区逗留,观察雷温德·夏克和其他技术派炒家如何引诱持“买进并且持有”观点的加德纳兄弟们。沃尔夫的乐趣是引诱、玩弄技术派炒家。“我以为人人都知道我知道的事情,但我很快发现,没有人明白所有事情。”沃尔夫愿意预测短期走势,例如,他乐于宣布某只股票将成为 TokyoMax 设的陷阱,而其他人很可能在随后几分钟损失半个点。由于网上的价格走势很容易追踪,沃尔夫贴出的告示是有时间记录的,所以它不会让沃尔夫成为被狂热追捧的对象。

5. 论 据

在几个崇拜他的旁观者的怂勇下,沃尔夫同意把他称作“头部—底部”的方法传授给别人,他收了约六个自愿者做学生,统一收费,每人一千美元。但这个举动很快被证明是一个错误。

“我栽进了地狱。我发现他们做一次交易比做五次压力还大。举一个例子来说,我从未喊过了结,他们已急不可耐地了结了。这么多搞几次,我也恐慌了。”这指的是他以前的学生,那些人亏了钱,气愤不已,对沃尔夫大为不满。“我可能会对他们说,一只股票现在在底部,它 20 美元,将要涨到 22 美元。好了,他们就在 $20\frac{1}{2}$ 美元甚至在 21 美元时买进,因为在 20 美元卖出时他们正在袖手旁观,随后股票从他们的买价上跌下来,再次接近 20 美元。现在股票又跌了 $\frac{3}{4}$ 美元。由于他们买得离底高了许多,所以开始恐慌,以至急切地卖掉了。可是,正如你所知道的,该死的它又涨上来,回升到 21 美元,随后又恰恰涨到了 22 美元。每个人都说‘嗨,肯,高手’。但我教的几个人都亏了钱。他们不能说什么,因为我是对的;但他们易激动的情绪害了他们。所以两个月后我就关了讲座。我说,‘伙计们,就这样,我把我知道的都教给你们了,现在你们问什么,我们免费。’”

沃尔夫认为,他和他的学生最好共同在一间网上聊天室交流交易的情况。那里不收费,正好可以相互支持和切磋。

沃尔夫将通报可能的顶部和底部,然后去做自己的交易。当股票到达他的退出点时,他就会发出通知,并出掉货。然后,当激动人心的时刻过去后,他就会跟他的伙计们一起反省、研讨。

但是他依然失望了,沮丧接踵而至。“我卖掉,退出来,回到聊天室,说:‘啊,你们这些家伙干得如何?有趣吗?我赚了一块五。你们赚了多少钱?’”

没有人回答。

“嘿!喂?该测验了,你们在吗?”

沃尔夫是孤独的。他的学生在听,但他们没有交易。沃尔夫发现,要带出一批交易队员,更直接的激励是必要的,所以他在线上留言激励他们:“OK,各位,我看它现在在跌,它在21 $\frac{1}{8}$ 美元,但它不会跌到20美元以下。瞧,还在卖。还在卖,还在卖,噢,这会儿一些买盘进来了。瞧着,我们买。正在20 $\frac{1}{8}$ 美元,我要买这个价。现在买,马上。买!快买!”

当一些学生提出想掌握这门技术和这一行的市场学时,沃尔夫同意全天来教他们。他有二百多个每月付费二百五十美元的学生。由于他不可能再有充裕的时间做交易,他将自己的交易账户分为几块,由他最优秀的学生来做,他们用他的钱为他交易,听从他的指令。

跟从沃尔夫的号令行动应该是协调一致的了。我坐在聊

5. 论 据

天空前,边观察边怀着敬佩之情。毋庸置疑,他的时间选择是神秘可怕的,这不仅是就单独的一只股票而言,总的来说,也是针对纳斯达克市场的喜怒无常而言。曾有一度,我也想用它。

我在沃尔夫工作室做第一个月交易时,市场爆发了异常可怕的事情,随着巴西国家中央银行董事长古斯塔夫·佛朗哥的辞职,由于害怕里拉被迫实际贬值,标准普尔期货指数使道琼斯指数大跌 150 点。

市场开盘后五分钟,简报网调查统计的损失如下:

雅虎(YAHOO)——跌 67 美元(跌幅 17%)

亚马逊(AMZN)——跌 34 美元(跌幅 21%)

博克斯特(BCST)——跌 72 美元(跌幅 32%)

克姆基(CMGI)——跌 35 美元(跌幅 27%)

尤比德(UBID)——跌 21 美元(跌幅 21%)

莱科斯(LCOS)——跌 24 美元(跌幅 23%)

德克尔(DCLK)——跌 26 美元(跌幅 26%)

西克(SEEK)——跌 21 美元(跌幅 25%)

基纳特(GNET)——跌 17 美元(跌幅 17%)

纳索尔(NSOL)——跌 39 美元(跌幅 21%)

在同一瞬间,沃尔夫看出了市场的买盘动向,连同他的学生都迅速买进,我马上向他表示了一个买的报价。我扑进市

场,在 84 美元的价位上很温柔地要了 500 股莱科斯。不到一个小时后,我以 100 美元的价格卖掉。八千美元,轻松之至。随后,简报网上几乎都曾喷发过的股票现在都回落到现实中来了。我很高兴,我没有留着股票过夜。而那些业余炒家可能会恐慌起来,并急切地想在开盘时卖掉。我很高兴我是个当冲炒家(Day Trader)。

但是,通常我却只是坐在那里看着,在沃尔夫发出号令时交易得不够迅捷。他的方法很容易理解,但实际操作起来非常难。不过,我的学费也没有白白浪费,因为沃尔夫的聊天室充满欢闹气氛。这里有内西,一个兼职的出租车司机,他在这里的工作是收集道琼斯的头条新闻,把刚发生的有趣消息传输到聊天室。还有特里伊,一个神秘兮兮、超级谨慎的乌克兰人,他是一个熟练技工,他做的跟踪记录是如此之完美无瑕,以至别人除了听他的外,根本不敢做同样的事了。而多斯蒂总是静静地坐在桌前为重新下单的交易准备赌金,呆在屋子里,像幽灵似的一直到深夜,似乎在滔滔不绝地写出一行行诗句,有时,是他自己的,更多的时候是弗罗斯特、劳伦斯、吉米尼的诗句——作为一个优秀的炒家,他实际上已经开始在神威炒家聊天室带新手,他也帮助在德国与丈夫和两个儿子在一起的沃尔夫的女儿做当冲交易——当然是通过在线帮助。传达沃尔夫指令的是无所不在的多克 235,一位性情文静的

5. 论 据

炒家和工程师,他是沃尔夫支薪水的雇员,常精力充沛地训斥表达任何东西都要阴险地咂嘴的同事,当聊天室里充满如同小学教室一般热情洋溢的喋喋不休时,他也会出面镇压。很明显,沃尔夫对学生们进行了非常成功的文化熏陶,少数人成了互帮互带的教员,他们接近通灵巫师般神通的时机选择是有目共睹。

有时候,我感到困惑,沃尔夫的学生中究竟有多少人赚了钱?沃尔夫对学生的告诫是用他的方法去识别他们自己中意的股票,而不是一直跟在自己后边。他说应该把他的要求当做建议而不是信条。“神威炒家的信息资料不提供选股服务,”他在自己的网站上警告,“我们坚持做的事是要训导炒家掌握‘如何钓鱼……’”

但是钓鱼是单调而令人厌倦的事情,如果你碰巧处在朗·约翰·西尔弗的位置,你一定会不耐烦地嚷嚷起来,想去做一两单。沃尔夫的警告很认真:“如果跟在别人后面而不是听从我的建议,你将成为高耸的陡峭悬崖底部的众多绵羊之一!”但我猜想,这类警告没有人重视,他的一些学生经常越过诺言冲向悬崖,成为其他同学的后尘。

一个人步别人的后尘是怎么回事,我常在沃尔夫的班上领略到它。我跟着沃尔夫跑,沃尔夫跟着当天的走势跑——总是没有价值的走势使我厌倦,坐在那里也只是看着——我

要做上一单，却看不见到底在何方。我的节拍太慢了。在他发出指令时，我看到人们正在做，可我的动作太慢了。而后当我停下来时——我亏了，尽管不多，但毕竟是损失。我不由得产生了一种羞耻感，为我居然一度拥有这么糟糕的公司的股票而羞愧。我知道我没有全心全意地做，我尝试着要这样做，但有时我确实无能为力。

我在这里呆的时候越长，有一点就越明显，我不是惟一有问题的人。一天，一个我称作布兰特利的学生带着尖叫向我推荐买巴诺书店（简称 BKS）：“伙计，看！这不是一般的赚钱货或是处理品，但你可能想要核定一下：我一直在跟踪 BKS 这张票，这里有一些情况，他们很快就会分拆一个自己的网站上市，巴诺网上书店。看来今天要爆出点什么，赶紧动手。即便有些人知道很快就会分拆出新股……我也打算跟上很快就要热起来的行情，如果走势看起来不错的話。”

我要指出一点，巴诺网站的股票——不久将以 BNB 代号来交易——虽是热门新股，但很难搞到，也许比我笨的人倒能挤上巴诺网站新股发行旗舰。但我特别不愿意追随电子公告牌上无意义的技巧分析轨迹，所以对这类消息所知不多。既然布兰特利已经为我做了情报工作，所以我听他的劝告跳进去，在 37 美元上买进了 BKS。但结果是，并没有许多人像我以为的那么蠢，我在一两天后最终卖掉了股票，稍微比我买

5. 论 据

的价低一点——这已经是很幸运的了,因为它正在继续缩水。

显然布兰特利也没有得益。他的许多朋友也没有。几个星期之后我看到,他在聊天室悲痛地述说他的贷款损失有多么惨重。他称他到这里来时带了十二万美元,现在只剩下四万美元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贴出的告示越来越悲哀,疯狂,甚至醉醺醺,糊里糊涂。他报道说,他的“交易户头正在持续地、慢慢地被蚕食掉”。然后他宣称,他要渡过难关,通过改变交易方法来赚大钱。“我要抛弃跟随任何人引导的做法,”布兰特利宣布,“相信自己,照自己的想法做。而且,或者更重要的是,我的感觉更灵敏,比所有的灵敏还要灵敏,听得见我的整个存在。由此将产生一种直觉。我相信,当我变得寂静而安宁时,所有这些线索都会了然于心。”

“你抽了大麻还是可卡因,布兰特利?”一个学生开玩笑,但另一个阅历甚广的同学严肃地建议道:“我想事业不是一天可以成就的,布兰特利……经历更多之后你将发现……”

几个星期后,布兰特利以一种乖戾疯狂的方式发作了。那是交易日开始后的几小时里,大家正在观察克姆基(CMGI)——一家持有多家互联网股份的控股公司——和普克林(PCLN)——一家预订机票和饭店客房的“反向拍卖网站”。布兰特利做多头,在130美元的价位上买了PCLN,结果只看见迅速的下跌。沃尔夫试图告诉他到了该卖的时候,

但几次他都错过了。他没有退出来或再补仓,降低平均成本,而是坚守到底。可是等到 120 美元低点时,他突然退出来了,情绪爆发,悲痛难抑。果然,PCLN 又开始回升,在沃尔夫最后报出底价时补仓的其他炒家开始赚钱了。“任何人都能在第五次的时候猜到底部,不信试试?”布兰特利贴出告示。但别的交易者不像他那样赌气。“我很久以前就知道,没有人能控制你的手,布兰特利。”这是公告牌上的评论。

挑中一个可怜的失败者很容易,布兰特利就是一位。但我担心,在做了一笔愚蠢的交易后,像他一样贴出恶劣告示的人不久就会是我。关于沃尔夫的交易风格,有一种令人沮丧的公正原则在里头,它要求你辛勤苦干,精确地追踪股票的走势周期,保留工整简明的工作记录簿,再次交易的时间记录,并写好你的交易日记。保守高效、小店主式的计划一经制定出来就一刻不停地做下去,直到心脏病发作,随后又回到理性、无情感杂念的记账簿上来。钱就从这里面长出来,但绝不是轻松钱。

也许沃尔夫是对的,掌握这个系统只需要平均水平的智力。但其他品质,比智力因素更珍贵的品质也应具备。你能不加思索地报出 $1/4$ 加 $5/16$ 等于多少吗?你能亏损,微笑,再亏损,再一笑置之,随后将钱第三次投在同一只令人不愉快的股票上,然后再继续做,要是所有这些只发生在五分钟之

5. 论 据

内,你能吗?

你能面对二十码远的一只麋鹿,通过你的心来感觉,不发出声音,手不冒汗,搭上箭便射中吗?射杀麋鹿只是一个比喻,但绝不是与交易无关的。在我熟悉沃尔夫交易系统的要求后,我高兴地发现,我们的老师实际上就是用弓箭来猎杀麋鹿的那种人。这多少强调了这一事实:理性的交易要求特殊的素质。

“当你打猎时,”沃尔夫告诉我,“你需要注意各种情况,包括风向、猎物的行为方式。你很紧张,准备就绪站好。但一到实施的时候,一旦你看到猎物,你的肾上腺素就会冲击你的身体,而你必须控制着这种肾上腺素而做好每样事,冷静理智地射击。我弟弟是个有趣的人,他刚开始做当冲交易。我们一起打猎好多年了,他是个糟糕的猎手。他喜欢这样说:‘嘿,看,肯!那儿有只鹿!瞧!一只大公鹿!’就在他说‘嘿’的同时,我已经开枪了,打中了那只很棒的家伙。”

尽管如此,沃尔夫仍说他弟弟是个优秀的当冲炒家。沃尔夫一直在注意关照他,要买或卖时总是明确地告诉他。

虽然常观摩并钦佩沃尔夫,我仍在继续寻找其他有效的交易方法。我注意到,班上的其他人也是这样。有时,我发现自己在步他们的后尘。而有时,我发现自己站在高耸的悬崖底下。

6 在线鸟 -

6. 在线鸟

太平洋标准时间上午十点

记忆中,观看白天的电视节目通常意味着一个逃学和听MTV的下午,狂欢之后,在妈妈回家前赶紧在起居室忙碌地清扫啤酒罐和点过烟的火柴。过去,白天电视广告简直就是由学业不足人士和蹩脚的人身伤害律师等人组成的失败者大展示,电视节目制作人和广告商都想当然地认为,每个白天在家躺在沙发上的人都愿意吞下这些鬼东西。这种看法如今仍然正确有效,我的一天,正如我已经提到过的,乃是始于CNBC电视台,始于马克·海恩斯与玛丽亚·巴蒂英的谈话节目。

刚刚清晨四点,我的扬声器就打开了。据说这是个好节目,但我实在不敢恭维,当声音响起时,我还在与睡意抗争。到清晨五点,电视机打开了,但我并不会真的去看它。到七点钟,“市场观察”节目开始了,我也没有可能仔细去看,因为这时我正忙着做交易。一小时又一小时过去了,财经新闻无休无止,我调换频道,找来找去。我注意到,地方电视台体育播音员现场直播报道整个赛季的奥克兰棒球比赛的能力,与比尔·格里芬思随机报道纳斯达克市场的才华,倒有几分相似。

嗨,什么声音? 嗒,嗒,嘀一嗒嘀,噢,现在是“动力午餐”

节目，这才是我的节目。我对它有什么内容感到好奇。CNBC有许多主题歌曲，它们全都成了我的潜意识的一部分。我喜欢它们，有简洁的音符和四四拍以及装饰性的曲调，摇滚独唱的吼叫，风笛低音管的断奏。整个上午我都在带装饰音旋律的口哨。我简直就是一个杰出的口哨吹奏家。

实际上，我口哨吹得并不是那么好，我不过能吹点儿声音出来。而且我也并不真的喜欢这些曲调。我这么大声地吹它们，是因为我恨它们。我的吹是嘲讽性的，因为我实际上讨厌整个早上一直处在这些胡说八道的包围中，两百天来天天如此，从没有听到过优美轻松的切特贝克尔(Chet Baker)的歌曲选。但问题是，我又不能关掉它们。没有CNBC，我怕会错过什么重要消息，比如意外地播出格林斯潘逝世的哀歌啦，抑或一个会毁了我的一天的由乔·克伦提供的突发新闻之类。所以，代之以吹口哨，不会更糟。我用口哨糟踏“市场观察”的主题曲，这样倒会给我一丁点的满足感。

一个问题骤然出现在我的脑际。我这是在工作吗？我当然没有松懈。借助不成调的口哨，我迅速摆脱了这个念头，因为现在已经过了早上十点，是克服心理问题，专心致志干活的时候了。

这是一天交易的中段，此时正是当冲炒家神情沮丧，企图“逼迫”市场——并赔钱的时候，我家附近的酒吧在中午时远比

6. 在线鸟

股市热闹(对了,直到不久前,它们还是酒吧,但现在多数都已关门了,或改成了白吉饼商店、星巴克咖啡店和出租阁楼)。很难发现可预测的走势。像别人一样,我也在 CNBC 电视节目中寻找能制造一个小机会的富有魔力的词语。在神威炒家聊天室里,肯·沃尔夫已经在最后半小时交易前歇息了。Doc235,正在警告新手们注意这足以致人死命的时间段。伯莫达·特里安格,这个用一生的积蓄来股市一搏的冲动的炒家,可能永远也不会再出现了。多克平静地提醒我们,“新来的炒家和散户成员,”他写道,“我们在这个时间段只考虑低回报的交易。当我们下午做交易时,通常看到的是牛皮市道,所以我们现在需要的是谨慎——等待市场出现突发行情,或寻找消息变化,尽量使交易保险。”对于我来说,多克说出的重要字眼是“消息变化”。我做当冲交易赚的第一笔钱实际上就来自简报网,由于快速窃取了头条消息,我心中至今还觉得留有一丝污点。

这些重要消息从哪儿来?我的好消息都是从乔·克伦嘴里漏出来的,这个大嘴巴的 CNBC 财经编辑的“优胜者与失败者”节目,通过只言片语为我制造了不少机会。

我需要乔,除此之外我也不放过别的消息。在我的个人投机交易历史中,我最珍视的东西是 CNBC 电视台突发新闻节目中的某些东西。最棒的莫过于在他们说出以前,你就知道他们将要说什么。CNBC 的报道很少是第一手的消息,如

果你密切注意道一琼斯电讯的即时消息,那么,绝大多数的好消息在 CNBC 上被拆穿之前,你其实就已经知道了。但如果你不是职业高手,你就会在消息出现在道一琼斯电讯上的一刹那感到犹豫,尽管事实上,你可能已经凭直觉感到了某种机会。于是你不得不花上一分钟——关键的一分钟——以便搞得更清楚些,看看这究竟是个利好消息还是利空消息。你等待着成交量的上升,或者是简报网提及这条消息,或是其他可以彻底澄清状况的东西——但此时你将发现,等你搞清楚时已经太晚了。不过,如果你在听了几分钟后听到 CNBC 提到了同一只股票,那你就还有机会。

几个月前,我偏爱的互联网控股公司 CMGI 的主席,出面宣称他将反对美国网络(USA Network)与莱科斯的合并,而这个合并已得到了莱科斯的首席执行官鲍勃·戴维斯的支持。由于克姆基是莱科斯的大股东,这对合并来说是条坏消息,但对莱科斯的股票却是利好消息。^①

① 关于这个例子,我知道一些背后的故事。美国网络是一条由迪勒拉奇的家庭购物渠道,拥有既定的业务,根据传统的赢利与市值比,它是有现实收益的。另一方面,莱科斯是一家互联网的门户网站,事实上,它是一家购有连线数字和我的网站 suck.com 的很主要的门户网站,由于美国网站是个做实在生意的实体公司,它的股票是现实经济的反映。而莱科斯是家将来会赚大钱的互联网企业,它的股票价格可能无限的高。因此美国网络与莱科斯的合并对莱科斯的大股东,像 CMGI——来说,不是一笔好交易,它将高度投机性的互联网公司变成一个平庸的老式赢利公司。这种交易显然是个愚蠢的闹剧,而且事实上,莱科斯股票在随后几周里跌幅高达 50%。如果合并告吹,莱科斯由传统价值模式不利影响造成的风险将消失,蓝天将再度晴朗——原注。

6. 在线鸟

当有关合并的混乱状况被道一琼斯电讯报道时,我将 LCOS 的行情装入基面 II 窗口。在戴维·费伯几分钟后在 CNBC 上开口重复这条消息时,我已吃进 1000 股。而当他闭上嘴巴时,我又卖出了股票,每股赚了 3 美元。5 秒钟后,当市场消化了 CMGI 管理层的评论,并意识到它将一些重要的东西澄清了并使尘埃落定时,LCOS 又跌回到当初的价位,而我已赚了一笔。我感到非常幸福,我要向 CNBC 致意。

通过 CNBC 上演另一种好戏的办法是,查询 CNBC 网站并记下他们将在什么时候安排哪位首席执行官(CEO)上电视节目。然后将这位人物所在的股票行情安在电脑窗口前,而每当某个大人物出场时,你就做空,这十拿九稳。首席执行官的出场是股市不得不提供的最可靠的非新闻节目,因为爱探内情的电子炒家永远怀着头头们会突然宣布什么的希望,他们通常让自己相信:首席执行官先生——一些炒家盲目傻笨地积累了几个月资料的公司的头头——最终将乐于在 CNBC 宣布一宗买卖,或重大赢利,或者一项超大规模、总额在百万亿美元的投资之类。无疑,这些都不会发生。重要消息绝不会在首席执行官参加 CNBC 电视台谈话节目时突然宣布,至少我从未看到过。相反,老总们重复的是旧闻,与主持人开蹩脚的玩笑,用公司花数周时间准备好的准确句子来表达或回答貌似“很难”的问题。与此同时,那些曾经抱有希望的电子

笨蛋(E * tards)看到事情不过如此,一边开始盘算着为早就抓在手里的这一把股票重新寻找出路。换句话说,他们出逃了。少数的出逃引起更多的出逃,在市场觉察前的几分钟内,往往已有好几块肥肉被我们这些玩世不恭者分享了。

这是很好的一种游戏,但未必适合我,至少今天不是。因为我更需要关心的是交易的执行情况。在玩这种叫做“沽空首席执行官”的游戏时,我确信自己能胜任时机选择的问题,但交易执行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有时候,你瞧,当冲炒家们组成的空方在首席执行官上场之前就沽空,随后,在谈话开始后,他们会买进平仓,当首席执行官发表了来之前准备好的令人愉快的新计划时,价格就会违反常规地上升,而我则会得到半个点的回报。但要做好这种交易,关键是你必须有能力尽速抛出股票,而我有时却会由于过于犹豫或动作迟缓而错失了良机。

不交易时,我常观摩。

我经常看电视广告。没有什么比一系列在线经纪商的广告更能让一个当冲炒家尽快恢复其对当冲交易的信念的了。不过,这不是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所认为的那种缘故。不久前,莱维特指责我喜欢的一些广告,说它们在煽动新投资者到股市上进行不负责任的赌博。发现者经纪公司

6. 在线鸟

——这家公司可是得到了这位主席先生的支持的——有一个绝妙的广告是这样的：在乡村高速公路上，一个开着拖车的大腹便便的司机，停车下来，帮助一个车子出了故障的看起来自视甚高、居高临下的企业老总——一个上身穿高级衬衣，坐在出故障轿车座位上的中年男子。总经理上下打量着拖车司机，看见一份《巴伦》杂志，脸上显露出微妙的变化，他发现拖车与《巴伦》（《巴伦》是美国重要的财经杂志，与司机等劳工阶层的身份不符合，所以他觉得好笑。——译注）的组合具有某种幽默感。

“你也看《巴伦》？”总经理问。

“噢，是的，常看。”拖车司机回答道，他向总经理介绍《巴伦》是如何评价他喜欢的在线经纪商——自然，他喜欢的正是发现者经纪公司——并将之列为这一行的精英的。总经理于是感到更好笑了。

“你，嗯，在网上炒股？”

“噢，当然，很久了。是的，最近几年，一直在炒。但我现在退休了。”

“你退休了？”

“我现在不需要为挣钱而工作了。我现在开车只是因为我喜欢帮助别人。”

谈话陷入了困窘，总经理往拖车上看去，看到上面的一张

明信片。“度假胜地，是吗？”他问。

“实际上，它是我家的照片。”

“但那是一个岛。”

“是一个岛。从技术上讲，那还是一个国家。”司机这样回答，然后画面中断，随着汽车艰难的启动声，屏幕上出现了红白蓝相间的尾片字幕：发现者经纪行。但马上，我们又回到广告中来了。“奇怪的是，作为一个国家，”那位司机补充道，“你不得不为它命名。”

现在才真的结束了。“喔——喂，去搞定它，牛仔。”每次看这个广告，我都要为此低声嘀咕。

莱维特主席自然会置疑这个广告。“在如今的牛市情况下，拖车司机的人数也许会增加，因为很多人会通过在线投资而挣到自己的海岛。”他在全美新闻俱乐部的演说中嘲讽地讲到。这位主席甚至召集了一个广告商的私人集会，并支持他们制定一些内部规定以限制一下胡乱的创意。我与参加过这次集会的一些人交谈过，但我发现，而且确信，他们没有被吓倒。

约翰·于斯特也出席了这个会，他是旧金山黑火箭广告公司的合伙创办者，正是他们为发现者制作了这个广告。一天，当市场极其低迷时，我前往他在皮尔街三十三号的办公室。他谈起他希望人们对这个广告、对拖车司机、以及海岛别墅作

6. 在线鸟

何反应时,显得安详而诚挚。“人们需要某种被包藏在骗人的鬼话中的信息,这样他们就可以很容易地消化它,”他说,“他们懂得广告是一种哄骗和夸张。”

在于斯特座位的上方,会议室墙上和窗户上挂的都是他的公司为雅虎制作的广告。一些是为雅虎的证券部门做的,这些部门专门提供股票的牌价、投资分析等信息,当然还提供声名狼藉的雅虎财经论坛——这是个股民们在上面尔虞我诈的所在。一个广告的画面是在海中玩水嬉戏的两个修女,紧挨着的几个字是“雅虎财经”,文案内容则是赶在股市大跌前离开市场的余悸。另一幅广告的画面是一个坐在床上的年轻女孩,正在笔记本上写道:“可爱的日记:今天,我发现自己已经比爸爸妈妈有钱了。”

在发现者公司所做的许多广告中,年轻人、老年人、工薪阶层,都极有幽默感地和不无异想天开地击败了他们在当今时代的共同敌人:身着商业套装的中年白种男子。例如,某个出租车司机拒绝两个合伙的寄生虫接管一家财政状况不佳的公司,并说道:“如果你们打算不怀好意地接管那家公司,”他说,“那对不起,我得多绕绕弯子。”又比如,某个瘦小的长发嬉皮士从一位自高自大的总经理面前走过,坐进后面拖着一艘快艇的劳斯莱斯轿车,“要搭顺风车吗?”他边开车边问总经理。又比如,一个十几岁的少年正在反抗对他发火的父亲,因

为老爸借口他晚上很晚还不回家而取消了他在发现者公司的交易特权,屋子前面的草坪上停着一架该少年的私人直升飞机,正空转着等他,儿子临上飞机前对父亲厉声大喊:“你不可能永远控制我!”诸如此类。

于斯特指出,在线经纪是一股促进民主的力量。“对于成功投资者的陈旧定义是不确切的。农夫、中学教师和木管工们可以为自己的投资负责,而不必一定要靠什么经纪人。如果你真关心自己的健康,就不得不更多地去了解有关医疗保险的事情;那么,如果你真的关心你的财政状况,你也应该花更多的时间为自己的钱费心。”

其他在线经纪公司也持有同样的调子。电子交易(E*Trade)已经打击了传统的经纪人,把他们形容成自私自利的东西,为了自己的好处把散户推进无利可图的市场中。美洲交易(Ameritrade)公司则为把钱投入共同基金的投资者鸣不平(使用这种手法对发现者经纪公司来说并不特别恰当。因为发现者自己就是为摩根·斯坦利·迪安·威特这样的老家伙所拥有的,后者还雇用了整个硅谷的股票经纪人——原注)。所有这些广告的共同教诲是——在 CNBC 电视台上它们被不停地循环播出——所有让你能成为百万富翁的说法并不是真的。这只不过是支持论点而进行的夸张。它不过是在说,靠智力和勤奋的努力,你也能不理睬那些貌似高深的指数

6. 在线鸟

期货、时机选择和高级研究方法之类而参与到这个市场的游戏中来。从根本上讲,这种教诲与彼得·林奇或彩衣笨蛋的教诲并无二致。

对我而言这种教诲是十分重要的。

我也认为穿着商业套装的白种中年男子是我的敌人,但我并不因此低估他们。这些在前互联网时代实际控制着股票市场的人都是些职业投资经理、银行家或股票大经纪人。也许他们不是东西,但也有可能,他们靠的是某种公正和为合作伙伴服务的正确模式而挣钱。他们也许会目睹投资人轻易破产而无动于衷,但也可能,他们很好地通过指数基金给了其投资人很好的回报。也有可能,他干脆只是把一份指数基金卖给投资人而什么都没有做还要收钱。但是无论如何,而且不管他们怎么做,他们都曾经拥有比我更好的交易和相应的市场信息。他们在里面,而我在外面,而这样的状况对我来说,就意味着股票市场的危险——我打不过他们。这是危险的游戏。

但是,今天不同了,正如发现者经纪行从来就不厌其烦地指出的,甚至农场养猪的农夫也知道内情,这就意味着没有什么内部了,而这正是公开和信息的力量。既然整个美国都卷进来了,那么好,这就会从根本上改变不平等。

我说这话没有伤害我的同胞兄弟的意思,我没这个意思。

他们应当把我想得好一些。我只是想说,市场越是不再像私人俱乐部,我们也就越不可能成为“大傻蛋”。忠诚证券公司(Fidelity)的广告对此有一句极为雄辩的评论:

“当牛市开始启动时,你不妨骑上去。”

7 正午漫步

太平洋标准时间中午十二点

正是中午时分,没有什么消息,只有平淡的交易。我倒愿意像顽童一样出去逛逛。

最近,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当我听到一条似乎有一点利好的新闻时——例如一场诉讼的平息,或某个方案出现YAHOO! 财经主页上之类,我却对是否真是利好有所怀疑,我怀疑这是否确实是新闻,怀疑此前是否已经有了这样的传闻,怀疑其影响早已体现在股票价格上了。并且,我对交易执行状况的担忧仍然没有消退,为此,我更愿意等待,看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等待总是安全的,在等待中绝不会有任何亏损。也许,我可以看出走势波形图中的微妙势头。我始终没有放弃在当初电子交易(E * trade)中的这种习惯:寻找迟缓的、容易把握的交易方向。如果发现了一只有强大支撑的股票,就可以在它渐渐地呈波浪前进方式运动时,一直跟随着它,一旦整个大盘动起来时,就将产生一个突然爆发的机会了。

某个星期,我一连四天在甲骨文(Oracle)公司这家重要的互联网商务公司的股票上做文章。我一口吃下了 2000 股。

7. 正午漫步

甲骨文属于低支撑的股票，所以我甚至可以在其他更活跃的股票占据了显著位置的同时，顺带做做它。第一天和第二天它只是以大约 $1/16$ 美元的变化来回窄幅波动。玩着这么大——所谓大是根据我的标准，我现在终于可以玩这样的游戏了——数额一手的股票，我往往会有些紧张，并且常常很快就吓得逃出来。但这一次我决定继续边持有边观察其走势，而随着观察和炒作的进行，我渐渐对它的特点有所了解了。很快，我就对它的走势了然于胸。破获走向的密码，就会让人结结实实地赚一笔。所以我一直在这么做。

企图解开走势中隐藏的秘密是新手的癖好，但职业炒家们也不是完全没有这个癖好。有更多关于股票走势的资料总是有用的，而在炒股技巧上对科学手段的应用也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长期资本管理(Long-Term Capital Management)这家资产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就是这种进步的先驱。他们那些用于在期货交易市场的复杂关系中占据优势的近乎恶魔般的投资机器，在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打击下也不能幸免。靠美联储银行所支持的及时的应急救援计划，它才幸存至今。

这个由尖端的数学原理和由计算机执行的交易模型所造就的投资方式，最终让长期资本管理基金的博士们玩垮了。他们的基金运作并不适合我。对我来说，关键是要搞懂微妙

的涨跌运动的常规样式,以使我能骑上走势的浪尖。由于在线经纪已经将经纪人和交易商们的工具带进了普通人的起居室,加上计算机处理能力的大幅度综合提高,我已有可能及时地收到用于分析的股票行情实时图表了。搞懂微妙的涨跌运动的常规样式的技术手段业已具备。

整理平台(Clear Station)这个技术分析网站,是一家最能贴切地体现我自动赚钱梦想的工具。由我在连线公司的前同事道格·费尔克拉发明,他住的地方离我只有三条街远。既然午间的市场毫无生气,而现在也正是我喝咖啡时间,我决定忙里偷闲去看看道格。

出于对他的发明的信心,道格总是睡到中午,所有的交易都是在黄昏时才做。在我猛敲他的门十分钟后,他才光着膀子睡眼迷蒙地站在过道里,问道:“你知道夏纳克斯(Xnnax)吗?”我当然知道。在我的药柜搁板上也有一大堆镇静药。道格耸耸肩。“是的,我吃了那东西,睡迷糊了。”他解释道。

电子交易公司已经用一大堆股票把道格的公司和整理平台都买了过去。整理平台允许用户免费通过网络将股票行情制成复杂的技术图表。你可以用它来生成五十天的平均行情走势图。你可以为你的K线图和预测行情加上附注。当然,你还可以用它来计算你的盈亏得失。和从前不同,电子交易网已经明白,可以从我这样的活跃炒家身上赚到大把的代理

7. 正午漫步

费,因此也开始介入到生意兴隆的当冲业务中来了。

尽管道格的公司归电子交易网所有,他倒没有被强求要坐班。以我对道格的了解,这无疑是件好事,因为道格完全不适合公司坐班的环境。即使在对各种特殊癖性颇有耐性的连线公司,道格也常常让他的老板恼怒不已。记得有一天,我看见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站在他的办公桌前,平静地看着办公室道格的空座位——此时的道格正在家里睡觉呢,然后,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咬牙切齿地说:“我要炒掉这个家伙!”

现在,道格公寓房间最常使用的部分是地下娱乐室,里面摆放着一个堆满旧报纸、杂志和书籍的大台球案。一串闪亮的圣诞节白炽灯泡悬挂在墙上,还有一张三尺宽五尺长的木桌,上面满是将还未抽完的烟搁在上头然后由于忘记拿起来而遗留下来的烧灼印记。嘿,等等,这可是我的桌子,我突然想起来,是我借给他的桌子,现在完全给毁了。哼,好呀!如果我掌握了正确使用整理平台的技巧,也许我就能在股市的大赌局中转动赌盘让它停在“一百万美元”上,那时想买再多的桌子也都不在话下了。

道格对我的尼可瑞特戒烟胶很感兴趣:“你吃了效果怎么样?”

“还行。”我回答,“但现在我嚼这种口香糖上瘾了。”

“但你的肺可能已经完全清扫干净了。”道格说,他咳嗽得

相当厉害。

道格昨晚整理他的交易资料一直到凌晨四点,到现在还没有看过股市。“你越少看市场上发生的事情,你的感觉就越好,”他说,“因为市场叫人心神烦乱。”

事实上,道格后来告诉我,他吃夏纳克斯并不是用来克服交易焦虑的。“如果你能知道市场将发生什么,你怎么还会焦虑呢?我白天炒股,晚上开发整理平台的新功能,有时一整天也不睡觉,我没有时间感到焦虑,只是一直在电脑前敲键盘,直到用夏纳克斯来带我入眠。”他说。

在搞出他这套系统之前,道格已经两次在股市中破产了。第一次是在1987年股市狂泻500点时。道格给他的经纪人打电话,发现他必须追加信用保证金才行了,因为他的股票就算全部卖掉也不足以用来抵债。他为此陷入了绝望中。1991年,当他逐渐存足了四万美元后,他又因期货交易而再次破产。像所有献身于股市的炒家一样,道格将这些创伤经历视为某种交学费的方式,从中吸取有价值的东西(肯·沃尔夫也曾这样平静地告诉过我,在惨痛的损失后的那种感觉,就如同“得了流感后蜷缩在长沙发椅上”一样)。

在1987年的股市大崩溃前,道格的炒作方法是追逐股价变化迅速的股票,随即又跳上另一些他认为变化更快的股票。“这也是现在人们在炒股时的通常做法。”他懊恨地说,“而这

7. 正午漫步

无疑很难做,因为你陷入到某种所谓的综合症中:‘哦,这只股票不够活跃,我要卖掉,去买另一只股票。’恰恰在你卖掉后,另一只股票不动了,于是你又返回来买原先那只。”道格的眼睛里现出恍惚的神色,“你知道,”他接着道,“那种事情每发生一次,你身上就要掉几斤肉。股灾发生后,我喝酒喝得很厉害,因为要积攒输掉的钱,得花上好几年。”

道格的精神健康目标,是让他的情绪不受交易的影响,赢了不亢奋狂喜,输了不沮丧气馁。“我只做到了在赢的时候不亢奋狂喜,”他说,“但当事情往坏的方向发展,行情与你对着干时,我还是会感到失望,我还不能控制输了时的情绪。”

由于整理平台使大量单调乏味的股票选择的苦差事自动化了,道格难以控制情绪的弱点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经历了两次破产之后,他对 CNBC 电视台所提供的消息的价值特别怀疑。“我以前每天都坐在 CNBC 前,受它诱使对每一次涨落作出反应,而我又没有一个全局的观念,甚至连一张表都没有。那时实际上没有任何我能用得上的电脑图表分析系统,而如果你打算做任何一种短线技术性交易,你至少需要看一下特定时刻的各种交易状况的变量的图表。”

技术分析的基本维度是价格与成交量,但由于这些变量一直在变化着,所以又需要考虑其随着时间发生的变化;这又增加了第二种变量,如平均动量和换手率之类,然后分解为多

种用于确定支撑点和阻力点的位置,以及在那里的各种图形曲线和等式。所谓阻力点,是指如果没有出现重大的利好消息,就不可能上涨突破的边界;而所谓支撑点,则是指如果没有重大利空消息出现,则股票不会跌破的边界。

对于依靠价值来定位的投资者们来说,他们相信的主要是企业的实际业务状况,关注的是一家公司的收益是好还是不好,他们认为技术变量之类的指标是骗人的把戏。在他们看来,由于财务状况——无论微观还是宏观——反映着价值,你可能预料股价将围绕着实际价值作微小的、随机的上下波动,但偏差不会太大。而强调这些偏差阻力点和支撑点之类的高点和低点,是故意对统计的副产品赋予某种神秘的意义。

但是对像道格这样的技术分析型炒家来说,支撑点和阻力点的概念完全是一种常识,它们的功能就是可以定量地确定交易位置。比方说,某只交易量很大的股票叫 XPOS,曾经涨到过 90 美元,然后又跌回到 75 美元左右。那现在 90 美元就将代表它的阻力点,因为大量股票在 90 美元左右买进,随后,这些买进的人都亏损了。即使那些在较低位买进股票的人,也会在心里计算它若涨到 90 美元,将会赚多少,并且遗憾没有在 90 美元时卖掉,损失了“理论上的收益”。于是某种感觉形成了:在 90 美元卖将是上策。因此,当这只股票再次涨到接近 90 美元时,持股人将抓住机会减少损失或收获利润,

7. 正午漫步

正如他们所做的,卖盘涌出,股价被压下来,又开始下跌。在这样多次上下反复之后,它将会积习成性,形成股市对这只股票的集体记忆:XPOS 不喜欢涨到 90 美元以上。如果没有利好消息的刺激,炒家们将把 90 美元视为该股票价格上方的天然屏障。阻力点成为某种自足的预言,人们相信它,因为它起作用,而它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人们相信它。

一旦这只股票完全涨破 90 美元关口,那么所有赌注都将重新下过,现在一批新人——或者一些在 90 美元卖出的人——也将介入进来,经过几次振荡之后,这只股票将确定出新的交易序列。阻力概念是技术型炒家使用的另一种管理策略:在股票未被“击穿”阻力位之前不介入。换言之,当这个股票有效上涨时,它才看起来像是一笔好交易。不消说,价值派投资者会认为这简直是极端愚蠢的疯狂之举。

两次大败之后,道格决定靠自己给自己制造机会,他开始精心制作要炒作的股票的走势图表。由于道格本身是个数据库程序员,他当然会通过计算机来完成这种工作。他不是职业炒家,他也不想为像布隆伯格(Bloomberg)终端这样专业的交易工具付数百或数千美元。所以他尽可能以免费的方式从网上搞到资料和数据,为了省钱他买来里面有 1982 年以来的股票及共同基金价格等数据的光盘,然后开始编写可从普通网站自动选录更新的数据,并将它们转入他自己网站的程序。

借助这些原始资料,他开始构建一种工具,可以让他看到自动的动态平均数和诸如 K 线图、预测走势这样的波形图。“它当然不是通过嚼茶叶渣来预见未来,”一位价值派证券分析师第一次看他的整理平台时,对它哈哈大笑,“它是靠对茶叶渣做化学分析来预见未来。”

但在这个长期大牛市里,它对道格的帮助非同小可。至少,它可以帮助他追踪关注更多的股票。

“你知道,它对上星期所发生的事很难形成一幅恒定的图形,”道格说,“我让计算机尽可能多干,因为这里面有三千种证券。”

整理平台更重要的一个作用是可以让道格离开交易屏幕。道格进一步说:

“我看实时牌价和我的股票价格花的时间越多,我就越可能做出蠢事来。市场很容易让人情绪紊乱,只有很少的人能控制自己的情绪,作判断或决策时不受主观性的影响。”

借助整理平台追踪、分析股票的动能和趋势,道格可以从秋天发生行情的在线经纪公司和拍卖网站转向在冬天发生行情的宽带公司,再转向最近又开始活跃的电脑硬件公司。所有这些公司都属于高技术类,都是互联网股票神话的一分子,它们的股价已经高得令人震惊,除了疯子和白痴之外,或许只有技术型的炒家才敢涉足其间。

7. 正午漫步

“但是道格，”我顺着刚才的思路问道，“如果你可以用它来赚钱，你为何要把整理平台搞得如此具有商业性？”

“我希望它有更大的杀伤力，”道格回答，“我觉得，整理平台的商业性机会带给我的利益比单纯用它来炒股赚钱要大得多。”道格出了一会神，“不过，是的，我的意思是，就我的个性而言，我更适合炒股，而不是经营一家公司。”

我看了一眼钟，现在离午市收盘还有十分钟。现在往回走，如果运气好，并且星巴克的咖啡能够不排队拿到，我可以在收盘后回到我的阁楼上。于是我起身赶往咖啡店，然后回家。

我住的这幢楼的电梯在每次使用后都会自动返回底层，所以我走进门厅时它正好等着我。这可能让我提前进门，但幸而它走得慢。我到达我的楼层，走出来，慢慢悠悠走到门前，悠闲地掏钥匙开门，走进去。电视还开着，随后我听见……叮，叮，叮，股市收盘了。

我长舒了口气。我是在为时钟操心。道格是对的，你看
得越多，就会变得越蠢。在我短短的交易生涯里，成交量在股市临收盘最后一分钟时的放大，将不可避免地预示着第二天开盘跳空高开，曾诱使我做出了一些最灾难性的事情。从白天收市到第二天开市，其间有十七个半小时。这是很长很长的时间，你的膝部和双手一直处于紧绷绷的状态，抬头看二十

四码高的天花板,暗自祈祷:如果上帝存在,它最好别在此处。

如果在交易日结束时出现一条重要消息就会导致风险的倍增。收市时发布消息是最不好处理的事情之一,道理很简单,哪里有消息,那里就总有更多的消息,它们证明第一条消息不是真消息,而是骗局、圈套或是谣言,甚至可能是拼写错误,就像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样:朱尼柏集团的股票(Juniper Group,股票代码 JUNI)在互联网硬件公司处于牛市行情期间,曾经莫名其妙地大涨过,原因仅仅是它与朱尼柏网络(Juniper Networks,股票代码 JNPR)同名。当冲炒家玩的股票尤其易受突然反转的消息的打击,因为只有富有想像空间的报道才会被大众所注意,并引发行情。

以英特里梅德(Entre Med)为例。1998年5月,《纽约时报》刊载了一篇热情洋溢的报道,报道了哈佛大学的科学家朱达·福克曼开发出的两种分别叫做 angiostain 和 endostain 的抗癌制剂。该药物的开发权和销售权属于一家位于马里兰州的名叫英特里梅德的生物技术公司。几年前,英特里梅德与药物生产领域的巨头布里斯托-迈耶斯(Bristol-Meyers)公司曾签署过一项合股协议。紧随着这项协议之后,英特里梅德公司上市了,他们的股票 ENMD 的价格一直在 10 到 15 美元之间波动。随着《纽约时报》文章的出现,这只股票立即飙升到 85 美元。在投机者的幻想里:小生物技术公司攻克了癌

7. 正午漫步

症,这将是绝对的机会。不久,冷静派开始占优势,这只股票的价格又跌回到 30 美元左右。但它依然保持其活跃性,随着研究开发进程的不同消息而或上或下。这对于依靠几个药品获取成功的小生物技术公司来说是正常的,在秋季和初冬期间,我完全没有注意过这只股票。

但决战的时刻(Armageddan,《圣经》上善恶决战的日子——译注)终于到来了。布里斯托—迈耶斯公司宣布,他们还不能确信 angiostain 和 endostain 可以投入商品生产,并打算降低其开发费用,以便开发其他更有前景的化合物。已经萎缩到了 25 美元的英特里梅德的股票迅速狂跌,其市值在一夜之间又缩水了一半。这样,市场惩罚了多方,把丰厚的礼金判给空方。至于我,什么也没有发生。当可利用的时间都已消逝时,我只是感觉到了嘈杂和喧嚣。

但事情或许又有变化。几天后,在开盘后一小时左右,道一琼斯电讯播发了一条《波士顿环球时报》的消息,称国家癌症研究所已经重复验证了杰出医生福克曼的结论。老鼠体内的肿瘤已经缩小,开始在人类身上试验也将得到批准。癌症实际上已被攻克,而我是最早获悉的人之一!我是这样理解这条消息的,这不再需要动脑筋,我马上买了一些英特里梅德的股票,然后在上涨之中马上又卖掉了它——我赚了两千美元(这次的“赚钱”两个字可是实实在在的)。轻松,但我还

要赚得更轻松,所以我又买了更多的这只股票。

CNBC 在新闻节目中播发了这个故事,并加以讨论。于是,我因此又有两千美元落袋。但在收盘后的乔·克伦节目中,他却对英特里梅德加以嘲笑。可这只股票并没有理会乔·克伦的调侃而继续上涨,现在,angiostain 和 endostain 所支持的股票价格已是 25 美元还要出头了。所有先前的损失已经持平,明天空头们——如果还有空头剩下的话——将被榨干,直到他们贪婪的小眼睛从眼眶里鼓出来。快去抓 500 股来垫在我的枕头底下,因为明天我们将治愈癌症!叮,叮,叮,股市收盘了,我也抓到了我想要留着过夜的股票。可是,从现在开始,我又该开始担忧我是否会跌入该死的地狱了。

你知道,在收市后,只有电子通讯网还在交易,在这样的宁静时刻,有充裕的时间供你思考。以下就是我的想法:我认为,对国家癌症研究所宣布的结果,作为医药工业巨头的布里斯托-迈耶斯公司可能并不完全感到意外。尽管我对科学很无知,但我还是无法想像(我试过,相信我)这样的场景: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某个化学家或药物学家,或者无论什么混蛋,会从他们的实验室里跑出来,像田径比赛似地迅速冲到过道的电话机旁,先拨 9 字接通外线,与《波士顿环球时报》的一位记者联系上,然后对着话筒大喊:“找到了!攻克癌症的办法找到了!”消息不可能有这样传出来的。《波士顿环球时报》在得

7. 正午漫步

到这个故事后,他们或许还不得不找国家癌症研究所的官员谈谈以确认这件事,后者也许是从科学家处了解到了这件事,但也许是在科学家已经完成了对老鼠肿瘤缩小的最终测量的几天甚至几个星期后他才得以了解的。

由于《波士顿环球时报》的故事说到国家癌症研究所曾使用过设在波士顿儿童医院里的福克曼实验室,这就引起了一个猜测:福克曼应该早在《波士顿环球时报》的报道之前就知道了最终结果。而如果福克曼知道,那么英特里梅德也就会知道。而如果英特里梅德知道内情,那么布里斯托-迈耶斯也就应该知道。因此,在他们宣布撤消对该项目的支持时,他们应该会接到这样的劝告:“请求你们,请求你们现在不要宣布取消对我们研究的支持,请再等几天,因为国家癌症研究所已在复查结论,对此,我们可以发誓!”而如果布里斯托-迈耶斯在与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朋友通过电话之后,不知怎么的还是取消了对 angiostatin 和 endostatin 研究的支持,那么也许癌症并未如我们在倾囊而出抢购尽可能多的英特里梅德股票时所认为的那样已经非常接近于被攻克。

由于脑子里有这些猜想,我有了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证明自己正在患妄想狂症,所以才会有这样的想法。我对自己说:事实上,癌症确实几乎被治愈了,一切怀疑仅仅是因为我过分的神经质。但要是不能证明这一点,这一个晚上我

一定彻夜难眠。

我希望乔·克伦在 CNBC 上给我点帮助,但我忘了,乔·克伦有一个分子生物学的学位。克伦是平静的,用他那翘着眉毛的招牌式嘲弄神态暗示道,即使国家癌症研究所的结论继续有效,他对该功能药物之不可能的认识和由之而来的对空头市场的描绘仍是成立的。

“乔·克伦是个玩世不恭的家伙。”我对自己说,试图压抑一下脑子里微微过热的感觉。我知道,真正能给人支持的地方是硅谷投资者、拉金·布尔、彩衣笨蛋,还有 YAHOO! 在线等网上财经论坛,我可以从这些上面得到信息和支持。

一开始,我想我找到了支持者,他使我恢复了信心。“我为所有在头天晚上沽空的人表示遗憾,”硅谷投资者论坛上一个英特里梅德的支持者写道,“是否还记得它最近的高位在 80 美元?”

说得好!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但随后我就遇到了安东尼。

ENMD 的操作策略……沽空 26½ 美元(其股票价格应该回到 7 到 8 美元附近,现在已经是夸大了四倍)。

让我们实际点……已经好多年了,他们想尽办法以尽可能靠近并发现可以帮助人类的良方,这种努力已持续了远不

7. 正午漫步

止十年了,但一直不能有任何商业上的前景……我们见过太多了,而我们也可以预知这最近一次的结果还是这样……布里斯托-迈耶斯的消息毫不含糊地宣判了它的死刑……有些还怀着这样想法的人是在妄称他们比强大的布里斯托-迈耶斯知道得还多……此刻的 ENMD,只是一大桶梦幻泡沫而已,而且我已经在目前这个价格上用保证金下了单,直截了当地卖空。

谁是这个扫帚星?他可知道,我为这个攻克癌症的治疗药物已下了价值一万三千美元的赌注?我需要它变成至少一万五千元,我还想用整整的六千美元税前利润来彻底洗雪一周以来的损失呢。幸好,对肿瘤医学发展有信心的人正在迅速占上风。持有股票的人恨那些做空的人,我认识的一个新朋友奚落安东尼,声称明天几乎肯定会上涨。

无论如何,股票的“真正价值”不是什么衡量尺度,甚至根本就不存在。前一阵子消息出现时,它难道就值 80 美元吗?现在研究已被验证,所以它应该比以前的 80 美元更值钱。它现在有国家癌症研究所和美国政府在后面撑腰——远比布里斯托-迈耶斯公司强大得多。

祝空方好运,50 美元处再见。

突然,从观众中涌出了其他和安东尼站在一起的空方人物,加入到打击我的股票的行列中来。他们似乎彼此认识,并且列举出一串安东尼曾事前公开预测过的崩盘股票的名字。“是呀,确实如此。”我冷笑一声。人们一直在硅谷投资者论坛上像这样吹牛、说大话。在事过之后谈论赚钱很容易。你看到的只是成功者,绝不会看到失败者。如今,我在这个地方已呆得足够久,我对失败者的事情也了解得足够多了。安东尼老生常谈式的残酷帖子——如其他骗局,当很活跃的股票即将发生什么时,这样的说法总要出现。

但问题还是存在的:安东尼和他那些粗鲁的同伙们所写的东西以一种可怕的常识为核心。一个名叫普拉维亚的空头,显然对灾难的普遍降临持某种幸灾乐祸的态度,他写道:“真正重要的消息来自布里斯托-迈耶斯公司,而且消息会是这样的:‘我们布里斯托-迈耶斯不想浪费任何人的一分钱在反复无常的 ENMD 药品上,因为我们认为它在商业上缺乏可行性。’”

我的支持者如今退缩到靠普通投资者的非理性来为自己壮胆的地步,他们争辩道:英特里梅德现在的实际状况与其股票价格关系不大——股票价格取决于公众的注意。对我而言,这种理由一贯正确——所以说了也等于没说。像任何一帮乌合之众一样,看好英特里梅德的机敏炒家也可能在今天

7. 正午漫步

晚上就改变主意,也许现在他们就已经在这样做了。

接下来的事情我已经可以猜到了,安东尼将恶意解读英特里梅德向证券交易委员会申报上市的文件,并用极度糟糕的消息来打击我们多方。他贴出其他类似的生物技术公司的市盈率,以证明 ENMD 其实只值 7 到 8 美元。普拉维亚则继续他介乎事实与嘲笑之间的文字。

“瞧瞧吧,”普拉维亚写道,“我的一个从事生物计算机控制探测的朋友从 ENMD 的实验室得到了这张照片。”通过他提供的链接可以进入某个页面,看到的是一部网上动画片:数百只啮齿动物边发出尖叫边起劲地唱歌跳舞。攻击持续到很晚。狂欢和羞辱混杂在一起。我知道一到十点钟我就犯困。在将近十点时,我开始动摇了,这时,一个绝望的抗癌斗士开始将英特里梅德与 YAHOO!、亚马逊进行比较。“当然,它们都是定价过高的,”他哀诉般地说,“但是,互联网股票交易靠的是其潜力而不是赢利。为什么生物技术股票不可以做同样的事情?”

你仿佛可以听见安东尼对此发出的咯咯笑声。“互联网股票可以这样是因为它们有实际的收入发生,并且有‘潜力’无限的市场,”他回答道,同时指出英特里梅德的收入为零,而且投产遥遥无期。“很遗憾,”他接着讥笑道。“但也许,你可以找个‘癌症治愈网站’的股票来买买。”到午夜时分,我的团

队无疑是被打败了。可以做出的最终反击不过是辩称：还是让早上的市场自己说话吧。但这反击又是何等无力。

我只好放弃好好睡上一夜的目标了；现在我有了新的目标，那就是尽可能迅速地从 ENMD 上脱身。我要尽力在电子交易网络上还只有少数交易的前市上卖出它。当前市交易的第一下红光闪动时，我看了一眼基面 II 窗口中的 ENMD 图标，很显然，我的选择是正确的。还没有一个买主出现。ENMD 肯定会跳空低开。但现在够早的了，应该卖得掉，所以我静静地观看了一下屏幕，在没有看到有人卖出时，报出了一个 24 $\frac{7}{8}$ 美元的卖价。这几乎比我的买价低一美元，但在早上仅有的几例成交卖价中，它仍是最高的。在痛苦的三十秒钟后，奇迹出现了。我找到了一个买主。接着，在五分钟内，ENMD 的前市交易价格已经跌至 23 美元，随后就滑至 20 美元。尽管正式的开盘价是 23 $\frac{1}{2}$ 美元，但这显然是一种误导，因为这是当天的最高价，而价格还在急速下挫。当我在肯·沃尔夫聊天室中通报我的卖出价时，其他持有 ENMD 股票的炒家们很难相信我竟然会报出如此高的卖价并能找到给出如此可人价格的买家。我才不在乎他们是否相信呢。我只是在为自己保住了几千美元而高兴。要是我犹豫五分钟，我就会彻底失去机会，而且损失还远远不止于此。

当然，经此一来，我对安东尼的兴趣倍增。

7. 正午漫步

“公众是股票炒作得以成立的前提,甚至是惟一的前提,”我在电话上找到了他,他这样说道。“对于我们来说,是他们吸收并承担了风险。经纪人,经纪交易商,职业炒家,他们都不会对任何一种诸如此类的风险感兴趣。他们只对隐蔽的利润和套利感兴趣,他们在某个时候以高价将股票卖给你,他们清楚自己将在低价时买回它。”

安东尼的姓是埃尔金迪,他的首名即正式的名字是阿姆尔,他来自开罗,本人就曾经是国内证券商交易联合会的经纪交易商,他认为没有理由强迫自己干那一份工作。现在,他是作为一个散户炒股,但使用的方法和所持的态度仍是职业的。由于他并不对他的前经纪交易商同行充满敬意,并且也不再受证券商联合会的约束,所以他就像 SOES 的先驱一样,对他们肆意发表十分尖刻的评论。埃尔金迪同样是以圈外人士的眼光来看待股市的,而且他十分相信:纳斯达克的场内炒家经常在操纵股市,侵犯了他们客户的利益。

安东尼的理论是,当股票涨得相当高时,经纪人就会在每次急升中卖空,而在每次拉低时买入平仓。由于经纪人不太担心从其他经纪人处贷来的保证金,他们可以不受损失地卖空。一旦他们停止买进,就可以做更多的沽空,看到股票跌下去了,就开始在低位平仓。下跌将把在顶部买的过分热情的人震荡出去,这些在震仓中出局的人,为那些经纪人提供了可

买的股票。

“今天，”安东尼说，“一个大经纪人抛出了他推荐买的六种股票。你知道，他们对这几种股票都做空。而且我还知道，其中之一是电子玩具(eToys)，它将下跌两美元。我知道，因为那将成为事实。对此我毫不怀疑。我也不必把它记在纸上以作备忘，也不必为此而花钱去探听。这样炒股，完全不必靠赌运气，也无需祈祷。我知道什么将发生，因为我知道这些经纪商们一贯在股价上涨中做空。他们是你们交易的另一方。今天早上从面带幸福微笑的经纪人手中以 48 美元买到股票的人，也许在买到之后还为此感谢了经纪人。却不知道他的经纪人正在对这只股票沽空呢！”

自然，我第二天核查了那只股票。电子玩具已经涨了两个星期，从 30 美元涨到了我们谈话时的 48 美元，第二天它再次达到 48 美元，然后就实质性地猛烈下挫，跌向 40 美元，跌掉了 8 美元。我猜安东尼从中赚了很多钱。安东尼的市场观是对什么都不相信。他坚信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是伪造的，消息报道是虚假的，华尔街是“当今地球上受操纵最深的邪恶、腐败市场”。市场越混乱，职业老手占业余新手的便宜就越容易。英特里梅德在今天开盘曾有过比前市交易的成交价要高的成交价。这意味着某些人——或许是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把 ENMD 以 23%美元的价格卖给了某个其指

7. 正午漫步

令在头天晚上就下在线路里的散户。

安东尼将主流的纳斯达克市场描绘为一个新兴的在线经纪商和传统的交易商相互勾结的邪恶合伙团体,而他们还伪称彼此是相互竞争的,但实际上却在狼狈为奸。在线经纪商将一群新绵羊带进了市场,并收取绵羊们的委托费,而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们则纷纷前来狂剪羊毛。

“现在,”安东尼继续说,“人们正是如此。当他们参与进来时,市场却毫无理由地彻底变化了。一个完美的例子是网络银行(NetBank)。网络银行的股价在 20 或 30 美元,随后它飚升到 200 美元,因为每个人都在谈论,在线银行的业务扩张,但四个月后它又跌回到 20 美元。市场越活跃,它的风险就越大,不言而喻,市场中的输家也就越多。你让公众与职业高手对赛,公众最终肯定是输家。你今天看到的所有缺陷最终总会有人讲出来,而无需等到公众已经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之后。”

安东尼一度尝试替一家名叫贝尔·斯特恩斯的举足轻重的交易商工作,但发现与自己的志趣不合,不到三个月就中止了这份工作。这期间安东尼和老板的关系是如此紧张,以至他将工作中的经历秘密录制下来,以便万一发生诉讼事件时好作为有用的证据(安东尼后来的确告了他的前老板,但他的录音未被法庭采信,他输掉了那场官司)。尽管我也注意到许多当冲交易的大炒家都有点自我放逐的态度,但是安东尼显

得更强烈和明显。他曾经出现在全国无线电视网上,在 ABC 的 20:20 节目中讲述纳斯达克市场有组织的犯罪行径:操纵股市和欺骗公众。他告诉我,为防备冲他而来的死亡威胁,他甚至在家里工作时也随身带着手枪。他与纳斯达克当局的冲突使他不可能再从事职业交易工作。像一名成为海盗的前海军官员一样,安东尼已将他与经纪行业的斗争转向反对市场管理当局不合法权力的竞技。

在时机恰当的时候,这样的运动大有可为。像肯·沃尔夫、道格·费尔克拉、杰弗里·西特伦、乔舒亚·莱文、汤森夫妇、贝尔·斯特恩斯、查尔斯·施瓦布和 CNBC 电视台一样,安东尼发现,牛市中最大的事业是帮助其他人操作炒股。安东尼办起了自己的个人网站。其服务的价格,包括获得他所推荐的股票信息,是每月六百美元,这是最顶尖的价钱,比肯·沃尔夫的神威炒家要贵一倍,但还是很值。此外,最近一些客户提出愿意花几千美元来观看安东尼的个人交易表演。在一个星期五的早晨,我起得很早,来到圣迭戈的一家饭店舞厅观看安东尼为他的追随者举办的首场交易讲座。

安东尼在聚光灯的照射和紧凑的打击乐声中走上乐队指挥台,“准备好了吗?”事先录好的声音雷鸣般地响起。“你们准备好要吵嚷了吗?!”场内迅速安静下来,于是,安东尼沉浸在交易操作中。舞台两侧有两个大屏幕,显示基面Ⅱ的指令

7. 正午漫步

出入。作为行家,安东尼使用汤森分析机构的瑞尔一迪克毫不费事。他也用布卢姆伯格终端这样业余炒家不常用的专业设备。学生们既对此感到印象深刻又有些迷惑不解。他们是不用布卢姆伯格终端的,难道这是他们成为输家的原因吗?

在一上午市场观察和讲解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们的种种劣行之后,安东尼利用早市的最后半个小时,将喜剧表演同实时赚钱示范结合在一起,进行了一场令人惊讶的表演。最后由维恩·特罗耶受邀出场而结束,这个侏儒明星最近刚出演了新片《追我的密探》。交易一直伴随着迷你人(Mini - Me)的讽刺妙语,身上带着点儿坏学生味道的安东尼仍向听众展示了他的滑稽的牺牲品。这个牺牲品就是一家名叫邮票网站(Stamps.com)的公司。

Stamps.com 征得美国邮政总署的同意,在网上销售邮票。它们在 1999 年 6 月 25 日发行股票上市,股价立刻从 11 美元急速涨到 22 $\frac{3}{4}$ 美元。几天后,这只股票再次上涨,冲至 30 美元左右,原因仅仅在于毫无意义的公共关系活动:它宣称将与另一家有市场前景的公司合作,而那家公司正是一个当冲炒家眼中的泡沫宠儿——“我的软件”(My Software Company)。^① 就这样,一个从未在网上卖出过任何一枚邮票

① 后来,我看了那条吹嘘伙伴关系的消息,发现“我的软件”自夸的声望不是它的产品,而是它的股票价格。这家公司自我标榜是“1998 年全美资本市场上信誉最佳的九家公司之一——原注。

的邮票网站，居然股价在 30 美元之上，其市值甚至超过了十亿美元。这不折不扣又是一家英特里梅德。

在随后的一个星期一的上午，有人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人们预料邮政总署将在发布会上宣布：像邮票网站这样的互联网商务公司能够获得在线销售邮票的特许授权，这可不单单是获得经营许可证的问题，而是该公司能否具有商业意义的关键一步，或者不如说，这是该公司在未来可能走向商业行为的关键一步。而对安东尼来说，这是一个赚钱的理想机会。“这是交易中最为理想的情况了，”一边观察着布卢姆伯格屏幕上所显示的价格上涨，一边告诉他的听众，“你们将经历梦幻般的一天，你们拥有了魔幻般的数字，我们已经掌握了魔法。而我们也有了明确的靶子。我们将达到顶点，每个人都将大获成功。”

因为邮票网站还处在初创阶段，它既没有客户，也没有销售，也没有收入，自然也没有利润，该公司的股票持有人需要其他判断其是否成功的标准。在这个背景下，邮政总署备受关注的表态被视为一个重大消息。“每个人都期待会发生一些特殊的事情。”安东尼继续说，“期望当这样的事情发生时，世界将变得伟大；太阳将照耀大地；土星、木星和月亮将完全排成一条直线；癌症将被攻克；所有的战争都将停止。而当这件事真的发生时，所有的人全都会如此行事。”他停息了片刻，

7. 正午漫步

说出了一句妙语：“他们全都将奔向出口。”人们将一逃而空，空头就将到来。

我们已经看到了邮票网站股票(STMP)的开盘：26¾美元，当早市钟声响时，价格陡直上升。在收市前五分钟，安东尼在36美元的价位上沽空了2000股。他望着屏幕，“现在看看，”他露齿而笑，“你们将看到，只有电子通讯网上还有买盘。”这使他很兴奋。“这里面没有交易商，全都是当冲炒家。200股、300股，他们不代表多数。”每过一会儿，就有一个买进10000股的大单出现在屏幕上，然后由于没有10000股的实际成交被显示出来，安东尼推测：这是个狡猾的当冲炒家在玩手法，他一闪而过的报价绝不会停留在里面，而是为了制造假象：显示市场有“买意”。与自己的经纪人接通电话后，安东尼通知对方，如果有机会，他打算卖出这些小丑中的一个（当然，卖空）。除了取悦观众外，这样做还有另外两个好处：使他便于如他一直需求的那样给市场一个空方信号，尽管10000股“买意”也会给当冲炒家留下某种令人不安的影响，但当冲炒家无疑更能找到放下恐慌包袱的办法。在第一个微弱的“买意”信号出现时，加上大量的“卖意”也是为了给多方制造恐慌。不幸的是，大的买单闪得太快以至没法抓住，当安东尼结束这一天时——他的阶段性程序——不过卖空了2000多股。

安东尼认为，下个星期可能会有更多的买盘，而如果这些

股票价格继续上涨,他准备卖更多的空。但现在股市关门了,他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好啦,这就是我们将得到的,”他叹息道,“我沽空了 2000 股,实际上很容易明白这一点:人们将在星期一早上出现预期中的重大消息之前持续做多。但所谓的重大消息无疑会是令人失望的。它还会涨一些吗?当然会,但这只是让你们继续做空的好机遇罢了。”

在星期一之前,多方和空方在网上财经论坛上相互攻击,犹如世界职业摔跤联盟在交手一样,声嘶力竭地使用着种种浮夸欺诈的词句。“男子汉,我希望你已经把那套把戏准备停当,你沽空了多少?天啊……燃烧的城市。”一位多方在硅谷投资者论坛上写道,在这里,安东尼和他的朋友们也发动了惯常的校园辱骂。

当市场在星期一开盘时,这只股票快速涨过了 40 美元。安东尼告诉其他人在 42 美元处沽空。这一天结束时,空方蜂拥而上。“瓦解啦!”一个人大声叫喊,这时股票价格早就跌到了 34 美元。“我这套把戏已经准备停当了。”另一个人幸灾乐祸地说,回应早上论坛上的嘲讽。“我要用邮票网站的股票来擦我鞋底的粪渣。”

一大帮安东尼的学生已经匆忙用手机跟他们的老师联系,报告已遵从他的指示沽出了股票,其他人则在星期一上午在这只股票上涨时就沽出了。他们根据预测市场的反应打了

7. 正午漫步

一场胜仗。动作迟缓的炒家,以及那些未与卖空做法协调一致的人,加上那些在星期五晚上工作到很晚才回家的人,只因为看到这只股票在当天的赢利成绩和可能于周一出现重大消息的新闻就轻率地加入了多方的人,统统都成了输家。作为一个多方群体,他们损失了数以百万计的美元。^①

也许,人们被安东尼打败还算是公正的,而其他卖空的人大多是当冲炒家和鲁莽的新手。这是赢家通吃全部赌金的风险游戏。当一场投机战争打得白炽化时,多方与空方之间的仇恨怎么形容也不会是言过其实的。有趣的是,我给托克打电话,问他觉得安东尼这个人怎么样。“我认为他根本就不是人,”他回答道。这位将变成一名人类学家的前炒家继续说道,“你注意到没有,所有做空的人都有同样的外表特征吗?”他问道,“他们全都有一双刻薄的眼睛,歪扭的嘴巴,他们的双肩绝不是平衡的,这是因为他们以扭曲的方式看待这个世界。”

我不想在多方与空方战争的全面对抗中再挑起一场格斗,因为他们显而易见都在享受这种交战的乐趣。相互挟击的狂风暴雨对双方都有利,可以吸引旁观者、给大众打气,从而榨取大量滔滔不绝而富于营养的傻钱。

^① 随后几个月,邮票网站出现过有趣的涨落,一度攀升到 98 美元,后来又跌回 40 美元以下——原注。

8 不眠之夜

8. 不眠之夜

太平洋标准时间凌晨二点

夜晚。

对我而言,实际上没有夜晚,它只是等待开盘的过渡而已。网上论坛上的争吵一直持续到凌晨两点。我一面拿起据说可以用来减轻伤痛的中草药丸在手掌中滚动并搓出刺耳的声音;一面细嚼着最后一块戒烟胶。我告诉自己,做一个优胜者意味着以优胜者的方式思考,然后开始尝试各种自我催眠的想像。想像我在问银行出纳员,看她能否为我兑换一张一万美元的支票;想像我把我桌上的大瓶法国香槟拿开,并说,“不,要再大一点的”;想像我把最新上市的一大把互联网股票沽空卖给多方,而不必操心自己会承受破产的风险。但这些不起作用,我就是睡不着。

我躺在这里,想着那些抚摸甲骨文股票优美曲线的日子。在那些日子里我和它形影难分,我偏爱的这只股票那几个星期来一直悬晃在一个令人尴尬的区间里。它的支撑位是 37 美元,阻力位是 40 美元,每天它都会在这两者之间做之字形上下波动好几次。获利是确定无疑的。我可以事先设置一个巧妙回收现金的垫子,如果出现意外的下跌,我还可以定一个

宽松的止损点。一个星期后,我获得了美好而又安全的净利润。我在上涨过程中以 $38\frac{1}{2}$ 美元买进,在下跌前以 $39\frac{1}{2}$ 卖出。

接着是甲骨文让我放松了警惕的一天。一个晴朗的下午,我在 $35\frac{1}{2}$ 美元买进它,在 36 美元卖出,然后又在 $36\frac{1}{8}$ 美元买进,在 $36\frac{5}{8}$ 美元卖出,我一直这么做着,乐此不疲,直到未曾预料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在我得意忘形地如此买进卖出时,一声铃响,甲骨文要宣布其收益了,这意味着买卖的暂时中止,意味着一段时间内多方和空方之间的战争会停下来,直至再次开始交易时决出胜负。而我,却只能以 $36\frac{7}{8}$ 美元的价格做多——我在铃响前一刻吃进了股票。

为什么,在英特里梅德上饱受煎熬和损失之后,这样的事还会发生?我怎么还会留着股票过夜?我停下反省了一会。想想,想想……在这儿,有了!我买这只股票留着过夜,是因为我相信甲骨文。我知道网络正在飞速发展,知道甲骨文正在提供大量的数据库软件,而且还知道他们将取得成功。很久以来我就相信这家公司是个了不起的长期投资对象。

也许我需要看看心理医生。“大夫,请给我一点我可以逃离现实的东西。”

可以断定,甲骨文即使实现了赢利,也只可能是很小的微利。这样的收益只配在一只次要的股票上赌博一次。而轮到

8. 不眠之夜

甲骨文则将是灾难。由于持股最多的大客户——共同基金、退休基金和类似机构——是配售的，他们应该理解这种赢利计算，所以他们懂得一家公司将要尽花招编制报告带给他们超出期望值的收益（“期望值”是由该公司与分析员们共同协商确定的——这简直就是轻而易举的，就像你在教育普及的70年代上中学那般容易）。当一家公司达不到预期值时，或者仅仅是靠玩算术戏法的帮助才达到赢利目标的话，很显然，投资者将遭殃。机构投资者将在经过盘算后消失一阵，他们会想：如果他们想要拥有更多的甲骨文股票，他们可以等待此后的便宜货。当冲炒家也将消失，因为这只股票失去了动力。开盘交易几小时后，将没有人买甲骨文。卖价将逐渐转低，35美元，34美元，33美元，甚至低到32美元。我从心底里不愿见到这种情形。一定是我反应过度了，我想。

我将不会遭遇这样的低价。明天早上将会有好事情出现。我试图说服自己。但接着我不由得开始抱怨了起来，并开始吟诵了我自己特有的祈祷词，都是些人们常念叨的名字，我可以在此坦白。我念的是：“我的住在牛皮帐篷里的宝贝，耶稣基督，求求你在我受伤之前让我脱身。”

第二天清晨五点，我注视着窗外雾中的银行大厦，它们在街灯里显得很脏。我在屏幕上看到的是大规模屠杀的上演，而我正是被杀者之一。我在收盘后所看到的33到32美元的

价位还不是真正的底部,ORCL 一直退缩到了 30 美元以下。在收盘前一分钟,我每股损失了 $6\frac{7}{8}$ 美元,或许还要多。一个词出现在我的脑际,这个词是当冲炒家自嘲的术语,当所有秩序都被打破,并且每件事都可能出错时,我们就自嘲说自己成了“投资者”。

我打算成为甲骨文的投资者吗?或者,我将像去年饱餐 eBay 一样也在甲骨文上面捞一把?我曾听人说过,一次或两次的破产是还能够被接受的代价。但你知道,我真的不想破产。但我也并不认为我能控制这次的败局。eBay 是我有生以来最幸运的一笔横财——也许也是将来不会再有的最幸运的收获。我要更多的幸运收获。如果要我付出六位数的学费去学会如何做事,重新当个丢脸的学徒,并接受严格的教诲,我宁可去尝试做个医生,或去学打马球。

我从事当冲交易就是为了寻找摆脱盲目赌博的混沌的方法,以逃离上天入地的惊悸摇摆。我确实发现了,规则看起来很简单:寻找容易实现的胜利,不冒不必要的风险,没有人曾经在利润中破产。但是,当关键时刻来临——并且这种时刻每天都在出现——不可知的未来还是以这样的方式降临了。我看到几千美元在一秒钟内就消失干净时的感觉,与从陡坡马背上摔下来时的恐怖感觉没什么两样。我是大地震的牺牲品,一下子就跌入了甲骨文的陷阱,而忘了从即将倒塌的墙底

8. 不眠之夜

下逃出来。我是一只静静地站在高速公路上的雌鹿，当车灯照射过来时，却只是睁大了眼睛呆呆地站在路中央。每一种选择都是可怕的。坐以待毙肯定是糟糕的，但我此刻能做的也只有坐以待毙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把幸福建筑在其他我不认识的人的痛苦之上。去年秋天，当 eBay 的鲁莽空方像阳光水道里的水草一样被扫除时，我曾读到了他们在 YAHOO! 论坛上贴出的告示，领略到了他们的苦楚。一天，我偶然看到一段短文：

我是 eBay 的空方，沽空价 52 美元，4000 股；齐巴 - 68824 - 12724 上帖：

经纪人将我的 4000 股平了仓，亏损额 2.2 万美元。今晚，我已无法面对我的家人，我想我要自杀了——我总共损失了四十万美元，这是过去十五年做小买卖的全部积蓄。

一个企图自杀的便条？隐隐约约，但是很有趣。也许他其实是个想劝阻别人卖出的多头。这个人在论坛上声称自己要自杀之前，另一个不幸的客户也要自杀。

我输光了钱。曼德比利 68824 - 2791 上帖：

在我服完安眠药之前,生机还没有完全根绝。但今天我失去了最后一分钱,实际上我现在已债台高筑。在我妻子去学院上学时,我以 49¾ 美元沽空了 eBay,我花掉了她的学费,一分钱也没有剩下,什么也没有留下。上帝关照了那些偷了我的钱和操纵这只股票的人。的确,我经验有限,但我听从简报网上的劝告,他们说 eBay 每股 50 美元是定价过高了。我很抱歉,让你们来分担我的不幸,但这也许是我避免自杀的惟一方式了。

正当我惊愕地坐在这里时,一个善良的乐善好施者试图为这些失败者施行远程疗法。“那只不过是钱。”她上贴说道。我凝视这句话片刻,努力想理解它的意思。稍后,潮水改向了,YAHOO! 论坛那种残酷本性显露了出来。各种鼓励自杀的话语开始填满讨论 eBay 的屏幕:

祝愿你。64 美元的多方买进者(44/M 塔马科)68824 - 2905 上贴:

你种豆得豆,种瓜种瓜。当你沽空时,你正在杀伤所有的多方,你不在乎,所以你要吃安眠药,要去安息,别再回来做空了,别再一次伤害多方了。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8. 不眠之夜

其他人加入进来。像群众集会，汇聚到上面站着股市破产者的悬崖下面，他们冲着齐巴和曼德比利们大叫大喊，要他们跳下悬崖，并且还要抓紧。“快跳啊！”他们喊着。“去死吧！”我理解这种冲动。这些自称要自杀的怪人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他们用不断的卖空和同样的批评来骚扰多方，他们不应该得到比吞下一大把安眠药或一个人呆在浴室割开手腕更好的待遇。当冲交易不是双赢的生意。一个人赢，就有一个人输。

结果是，许多人都失败了。在1999年夏天，大量的利空消息出现了。研究市场时机选择的学生们的精心研究表明，尽管完善的时机选择的成果很有魅力，但它实际上不可能付诸实施。对一组炒作高技术类股票的炒家们的研究被广为流传，显示出，优胜者更多的是在某笔交易上那种投入大量资金赌一把并赚了大钱的人，他们随后还得小心不要在其余的交易中将赢利输出去。

投入大量资金做成功一笔交易。

我宁愿用我所有的钱做多项交易，而不是只做好一笔，但这种腔调听起来还是极为熟悉。在根据杰西·利弗莫的经历写出的《一个股市操盘者的回忆》里，埃德温·勒弗无情地描述了失败的业余炒股者的率直心理：“依据其经验的不同，傻瓜们也各不相同。生手什么也不懂，每个人，包括他自己也知道

这一点。次一级的,或者说二三流的炒家,却认为自己懂得很多,也了解别人的行事方式……与这类半傻瓜不同,百分之百精明而善于钻营的人背后都有交易所的全方位支持。”

那么,我怎么能发现,在骗局和公开的对立方背后,那些真正长于理解市场之所为的少数人是怎样行事的呢?的确,很多人输了。那又怎样呢?大量的餐馆倒闭关门了。大量的大学明星进不了 NBA。谁能说我是失败者中的一员呢?

醒着躺在床上,等待报时的声音响起好让我不再苦苦设法睡着。我在脑子里回顾最近二十四小时的交易经过。早晨,我差点马失前蹄;开盘后我打算买更多的正在上涨的流动公司股票(LQID),但就在它下跌的那一刻之前我控制住自己没有去买。尽管我没有赚到钱,至少没有遭到讨厌的亏损,这几乎跟赚钱一样让人高兴。午市上我差点又骑上一只愚蠢的互联网股票,尽管过去它曾让我赚了一大笔钱,幸好我没有及时扣动扳机。没有损失,但我在上涨中错过了三个快进快出可以赚到的点,以至后悔的感觉就像亏了钱一样难受。但我可以祝贺自己的是,我没有这么想,这也要归功于道格的发明。直到收盘,我都没有犯任何致命的错误。总体上看,这一天浪费了。如果做的话,可能会有一次成功的交易,但也可能是一次失败的交易,而这样我至少避免了掉下悬崖。

我试图告诉自己:这一天不像听上去那样一无所获。事

8. 不眠之夜

实是,最终很难下手做一笔交易。我耐心观察走势,等待着曾经有过的令人惊异的“你不可能亏”的自信感觉重新回来,但是恰恰相反,我等来的是一种更加奇怪的感觉:心神不宁,仿佛有不祥之兆。

我通过肯·沃尔夫认识了罗宾·戴尼,她是个专门为那些失去信心的人们服务的交易辅导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比我还糟,因为他们一旦遭受损失,便会做更多更多的交易,希望赢一次就能翻回本来。我给她打电话以寻求帮助,戴尼却告诉我,自从马克·巴顿开枪杀人之后,她手头的活儿就忙不过来了。

“现在看起来可不太像是许多人想成为当冲炒家的时候啊。”我说。

但是我错了。据戴尼说,许多人以前根本不知道当冲交易的存在。也不知道当冲交易的潜能,当他们发现了当冲交易时,他们会说:“做起来怎么这么容易?”

我感到惊讶,“这么容易我怎么一个月损失了二十五万美元?”

“是的,”她说,“是被煽动起来的。”

戴尼告诉我,她最近在纽约的一家交易公司工作,做心理辅导。一天,公司的一个职工到她的办公室,打断了她的工作,请求她给予帮助。

“有什么问题？”戴尼问那个职工。

“一个家伙准备从窗口跳下去。”

“他在哪儿？”她询问。

“我们把他留在那儿了。”这个职工回答道。

这听起来有些不对，所以戴尼迅速赶到那个打算自杀的男人跟前，并和他谈起他的家庭。几分钟后，他改变了主意。但戴尼评论说，在她为这家公司工作的两年内，就有三个人企图自杀，并且其中一个人成功了。

不过，戴尼相信，炒家是个了不起的职业，只要你能设法控制自己的情绪。控制情绪是她的专业，所以如果这部分出了问题，你可以找她帮助。她的技术包括一种她称作“攀爬”的评价认识训练。我想有一天我也许需要这种训练。但她不肯免费为我透露任何一点细节，因为它太值钱了。她答应最终会写一本书，对整个事情作详细解释。

我对将当冲交易作为一种事业持怀疑态度。也许，这是因为我的精神状况有问题，但我已开始不是将当冲交易视为一种职业，而更多地视为一种精神病，甚至是比这还糟的东西。

“我不知道某些人干当冲交易这一行是否出于同样的理由，就像他们转向赌博、酗酒，或其他一些自我毁伤的方式一样。”我对戴尼说，忍不住想刺激她一下。

8. 不眠之夜

“这不是一种沉迷，”她说，果然有些生气了，“它是一种事业，人们为之非常努力地工作。这个世界上根本没有任何一种别的事，可以让你仅仅花上一年的培训时间，然后就能赚到大量的钱。没有这样的事。除此之外，没有这样的事！”

“哟，你认为可以赚多少钱呢？”我问

“一个优秀的、始终如一的炒家平均每天挣一千美元。这可以过上豪华的生活。你知道，你也不是非得挣大钱。你也不是一年非得挣一百万美元。但每天一千美元让你可以过上非常舒适的日子，或者，甚至每天挣五百美元。你知道有什么可以两小时内就挣到五百美元的工作吗？至少做记者是不可能的。”

“对，”我承认，“你说得对。”但转念一想，做记者固然挣不到这么多钱，但也不会因为“工作”而亏钱啊。

我想起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已经想过多次了。如果有那么一些人在短期交易中每天挣上一千美元，那么钱从哪儿来？

“所有人都能同时赚钱吗？”我问，试探一下我和她是否生活在同一个星球上，是否有着同样的数学思维。

“是的，”戴尼坚定地说，“因为每天都有一只新股上市。”

每天挣一千美元。一天净收入一千美元，如果算上经纪

委托费,投资收益税,给交易商的差额,还有设备费,上网费,信息服务费,你为此每天必须有两千美元的交易毛利。这听起来很容易。但问题就出在这个时候,你做的第一笔交易就亏了,为了避免损失你赶紧脱手,最后只亏了一百五十美元。能逃出来是一个小小的胜利,但现在你得在此后的一天净得二千一百五十美元,而这是很常见的事。一份关于当冲交易的报告曾拿赌自动行情收录器的涨跌与抛硬币来比较,区别只在于硬币总有一面落地,而在当冲交易中甚至一笔平手交易也得花钱。

而且,我知道这样比较并不是故弄玄虚。沃尔夫如何?安东尼如何?我已经观察得足够清楚,他们对自己的交易方法没有隐瞒也没有欺骗。嘿,我读过一篇《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是关于一个二十七岁的名叫劳伦斯·布莱克的业余炒手的报道,他仅在1999年前三个月就赚了一百万美元。所有这些非凡的胜利者显而易见都能跟上潮流。他们可以做出漂亮交易。那我呢?是一个人还是一只老鼠?

在安东尼讨论班的午餐长桌旁,我认识了两位女士。我们交谈时,她们带着窘迫的微笑承认:她们还没有做过空头股票的生意。她们中的一个戴着的挂饰上写着“足球妈妈”的文饰。另一个较胖,有一头浓密的黑发的女士的名字我没有看清楚,因为它藏在她手臂的内侧;她讲话时举起手轻轻地摸着

8. 不眠之夜

自己的脸。黑发女士在破例谈到投资时,显得有点不好意思。她在温哥华交易所这个以欺骗和无耻招徕顾客著称的资本市场上做垃圾股票交易,并赚了一倍的钱,现在想寻找更好的赚钱方法。在温哥华交易所之后,她开始跟从安东尼。

另一个参加者是个经验丰富的退伍军人,告诉我,经纪人之所以叫经纪人,是“因为他们使你破产。”(brokers are called brokers because they make you broken)他在十八个月前开始做股票,由于对他的经纪人言听计从,损失了许多积蓄,他要寻找一个更好的指路者。

我谈话的第四个人向我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他女儿学校的灾难性故事。据他说,这个可怜的家伙不能见他的经纪人,因为他算了一下,他的信用保证金已经亏完了。“失去了房子,失去了汽车,失去了孩子上大学的基金……”他说这是他所知道的最恐怖的经历之一。

这些人都是火爆牛市中的勇士,相对单纯地坚信只要某人向他们传授一些秘诀,他们就有十足的理由去股市搏击并发上一笔,甚至可以让钱每月翻上一番。

我喜欢跟这些人交谈,但是很显然——至少依当今的资本主义算法——他们还都是些输家。像霍特金和其他 SOES 的先驱一样,他们是些想跻身于金钱世界的外人,但在短期交易的混乱而激烈竞争的世界里,他们仍然显得不合时宜。而

道格、安东尼、沃尔夫、Tokyo Joe 和雷温德·夏克们这些懂得如何交易和如何赚钱的人物，却都做着性质各不相同的生意，向这些排队的初学者收取委托费或培训费。

他们交钱接受指导和培训是错误的吗？很难说。安东尼的选股是神秘离奇的；沃尔夫的忠告是无可辩驳的；道格的网站尽管天真、诚实而难懂，但仍然是可爱的。然而，赢家和输家之间的鸿沟是泾渭分明的，就像沃尔夫这样的猎鹿高手和站在他旁边激动地忘了射击的弟弟之间的区别一样明显。又好比安东尼，尽管他有绝技般的卖空手法，但不幸的是他的跟随者却不能恰到好处地抓住时机跟进，或跟进去之后又不能及时设法脱身。又比如道格，他是个不合群的炒家，经历过两次破产，但他设计制造了一套工具，帮助他绘制神秘的图表以驾驭股市，但他的技能却不可能直接将优势和机会转移到那些使用它的人身上。

虽然我是一个赚了钱的当冲炒家，但是那种“芝麻开门”的感觉只有在电子交易(E * Trade)上炒股时发生过，而那根本算不得什么当冲交易，它太慢了。我偶尔有赚了钱的罪恶感——这种插曲往往发生在我毫不费力地从市场上赚钱时，就像将自己的头浸入凉水中那样轻松。但赚来的钱又被同样快的损失抵销，这时我的头就像被同一股细流夹带着的两块岩石击中一样的感到剧痛。

8. 不眠之夜

的的确确，回头看我的账户历史，我发现许多经不起推敲的交易实例。大多数情况下，我看显示在交易记录上的我曾做过的那些纳斯达克股票代码，都记不起这只股票所代表的公司的名字，更记不得当初为何要做这只股票。MSTG, OPTN, ONEM, ICOS, TWLB, 这些股票名称对我来说毫无意义，尽管我一分钟也没有犹豫地就在它们身上投进去了数以万计的美元。我在它们身上赚了钱吗？有时候确实如此，但常常也没有赚到什么钱。在我最清醒的时候，我不得不承认，这样做有很大的风险。回顾我所玩过的那些冒险游戏，看起来就像夏季寄宿在愚人海滩。为什么不用注射器来挠背搔痒？为什么不和这些毒水母一同裸泳？为什么不让我们交易一只刚上市的新股？

看看我的新股交易记录吧。这里有我的进进出出，在它上市第一天买了卖，卖了买，跑了六趟的汽车网股票 (Autoweb, 代号 AWEB)。先是凭运气抓到了 500 股，第一趟交易赚了三十一美元；第二趟赚了七百八十一美元；第三趟赚了一百五十六美元；第四趟四十四美元；第五趟赚了十三美元；然后，不知为什么，我决定买进 300 股回家过夜。一天后，涨了 7 个点，这下赚得多了，又赚了两千一百美元，但这只是强化了我持股过夜的坏习惯。每一笔这样的赢利都可能又同样轻易地失去。三天后，AWEB 最大的竞争

对手也开始上市交易。我以 56 $\frac{5}{8}$ 美元的价格买了 300 股。在我设法卖出时——相信我，我在每个点上都尽力而为了——股价跌到了 50 $\frac{3}{4}$ 美元。按此价计算，我要亏损一千七百八十一美元，加上 45.90 美元的委托费，再加上 51 美分的证券交易费，总计亏损一千八百二十七美元。此外，还要加上这一来一去让我三天三夜为赚钱而忧心忡忡的精神付出。没有比这更糟糕的辛苦日子了。但是悲伤值多少钱？掉头发值多少钱？胃疼值多少钱？以罗宾·戴尼每天赚五百美元的标准看，我已经达不到五百美元了，即使是税前。

在这种想入非非的算术问题被提出来之前，在半年前我就对投机经济学有过疑问。如果我花上两倍的时间，那我是否能挣到两倍的钱呢？如果我在每只股票上花的时间少一些，并且只做涨跌差很厉害的股票，那我是否可以挣到 10 倍的钱呢？在一个轻率毛糙的交易日结束时，我头脑里的运算机能的运转也会失控并受到伤害。

要是我一直坚持持有 eBay 股票会怎样？要是我在 140 美元不卖它，而是恰恰等到 700 美元时，我就会仅靠一笔交易成为百万富翁。如果一直持有最初在电子交易网上新开户时随手买来的几百股微软股票，那至少抵得上我做上好几十次交易的利润了。如果我只是让我的钱呆在共同基金里——正是它们的投资操作令我厌恶才促成了我第一次亲自投入股市

8. 不眠之夜

——那么，我会……我就会亏掉另一个一万美元，并真正地、真正地怨恨我这些发了财的邻居们。

照此设想，事后诸葛亮式的回顾越来越散漫，然后就彻底糊涂了。

显而易见，我进入股市的时机非常好——尽管我可能很难确认这一点。我的一些投资决策甚至也可以算得上是有点英明。但对我而言，成为一名活跃的当冲炒家却是一次回报越来越小的实践。在收获和风险之间有过完美的平衡协调吗？就像参加酒会狂欢而不用撞坏自己的跑车？是什么东西让我不能在早市开盘时醒来？又是什么东西让我担心次日降临的厄运而终夜不寐？或者，我的迷狂更多的来自于对他人的迅速暴富的疯狂揣测和嫉妒，而不是来自于如何选择操作方向的焦虑？耗尽我的白天和黑夜并搭上全部积蓄，难道就是为了这个踏入胜利者的黄金乐园的企图？

这些疑问存在心中好几个月了，而且我还有征求意见的第二次机会。这天早上，在我手上还捏着折磨人的甲骨文股票的时候，我给沃尔夫捎口信。“我不知道如何应付自己目前的处境。愚蠢的是，我还留着甲骨文股票，并且不是个小数目。它是否能弹起来？无论如何，拜托替我看看。”沃尔夫答应上午查看它。他确实做了。这不仅仅是为了我的利益——显然，我不是他那群人中惟一的傻瓜。沃尔夫做了大量工作

以揣测甲骨文的走势,想搞清楚是否能找到答案,但是没有用,甲骨文越来越不行。它滑下了 30 美元。当它稍微回弹一点时,我就开始卖。在我最后卖完时,甲骨文已经下挫到了 29 美元左右。就这一回,我不想去算结果了。

谢天谢地,我的鼠标垫对于我计算一个价位的收益和亏损大有帮助,但它也不能直接标出 1400 股的甲骨文股票如此大跌到底是多少钱的结果来。不过即使我不知道现金结果,我也清楚结果很糟。这是一片慢慢沉入水中的海难,没入水中的毛骨悚然的恐怖感恰如眼看着你自己坐在被毁的轿车里面慢慢下沉。当你坐进救生船时,你发誓要把你的故事讲给小学生和福音组织听,让你的人生经历从使人战栗的情景中摆脱出来。

在甲骨文股票上遭受重创之后,我给沃尔夫发去了另一封电子邮件,告诉他我卖了股票,接受了失败。他告诉我,一定要卸下这次打击的包袱,继续努力以证明自己是一个好的炒家。但他也告诉我,绝不要在意这些收入的失去。我发自灵魂最深处表示同意。

这是何等惨痛的失败,以至你都怀疑你想用多少种表达方式来说出“绝不再玩”这几个字。甚至穷尽一生时间你都忘不了这一刻的感觉。我从今以后将不再在意这些收入的失去了。我不认为我还将重新参与到这种游戏当中来,不管有什

8. 不眠之夜

么小道消息,还是什么神奇的预测,我都再也不玩了!我听见阁楼附近小巷里汽车的轰鸣声。天一定快亮了。我度过了一个难眠之夜。我伸手去拿戒烟胶,但在黑暗中摸索时,碰翻了桌上的闹钟。“该死!”我低声嘀咕,“现在我将赶不上开盘了。”随后,似乎是几个星期来的第一次,我睡着了。^①

^① 2000年1月初,即在我以每股29美元左右卖出甲骨文十个月之后,它涨到了120美元以上——原注。

后 记

在痛下决心的那天早晨之后,我错过了不知多少次早市的开盘。每当我起床的时候,楼前的人们往往已经相互吵嚷了几个小时。当他们吵醒我时,我的反应不是像往常那样,骂出一连串中学时代的恶毒脏话,而是轻松地眨眨眼睛。我几乎可以说是感觉很舒服。越是错过了开盘,我就越觉得轻松。我好像是一个站在码头上隐隐约约地看见百万富翁的豪华游艇停泊在灰白迷朦的暴风雨边缘的人。尽管自己不是百万富翁,但我也不在那条船上,避免了风暴的危险。

船……百万富翁……不富有……嗨,几点啦?这使我从梦中醒来。已快到中午了。过去的几个星期我都干了些什么?几乎什么都没干。噢,是的,我又重新回到了一度为我所忽视的网站的工作上来,开始非正式的工作和策划。从当冲

后 记

交易事业中令人愉快的停顿下来之后,我并未在跻身成功者行列的目标上取得任何进展,尽管那个不包括我的成功者圈子一直在欢迎新人加入,而我一直徘徊其外。就在我打盹时,铸造网络公司(Foundry Networks)发行上市了,在第一天的交易中,发行价涨幅超过了 500%。如今这个机会已经不再,我很怀疑这个公司中有我认识的某个人。

出了什么问题?是不是我打算过安宁日子,安宁的某种……安宁的事情或别的什么吗?我伸手拿到我的《巴特利特名言辞典》^①。“集体生活使人陷入平静的绝望之中。”这是 H·梭罗的话,通过对他的选集一目十行的浏览,我猜想他是个失败的炒家,因为他似乎在钱上有些抑郁不乐。

我并不真的准备——绝不——让自己委身于贫穷和美德。我也并不是个失败的炒家。我以五万美元起家,在几个月内以自己的方式累增到了十五万美元。即使在遭遇了一系列交易失败和短线判断的轻微失利之后,我发现自己这一年的收益仍在 100% 以上。我的赌金已经翻了倍。若要成为百万富翁,我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但在我认输并自命为一名哲学家之前,我想知道,如果说我与那些在 1999 年夏天被报刊电视吹捧崇拜的半人半神的名人有什么不同的话,我要搞

^① 全名 Bartlett's Familiar Quotations, 简称 Bartlett's。其内容为引自古今文学作品和演说辞的名言、格言和警句——译注。

清楚究竟不同点在哪里？

这些名人炒家中，最吸引我的是劳伦斯·布兰克。他在他母亲的地下室里用个人电脑进行股票交易，宣称经常可以每天赚十万美元。布兰克自信地预言了他不久就会成为亿万富翁。我的一些朋友常剪贴一些比我成功的炒家的故事邮寄给我，以便从中享受虐待狂的乐趣。一天，我收到了两封邮件，一封是《华盛顿邮报》题名为“新世界的主人”的关于布兰克的故事，另一封是名为“世界上前所未有的伟大炒家”的故事。布兰克才二十七岁。如果我遇见他，我是否能在他身上看到我的未来？或者，我会发现一些别的东西，比如超级智慧的某些暗示，或者自我控制能力——那就是他赢得惊人财富的原因所在？

我不可能要求劳伦斯接受专家的测试以得出我想要的东西。那么我如何才能公平合理地比较出我和他之间的差异所在呢？

机遇终于来了。九月，劳伦斯将出席在安大略（不是安大略湖）举行的首届当冲炒家与当冲交易公司国际研讨会。与他一同出场的还有几乎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当冲炒家。他是作为这次会议的一个特殊小组——百万美元炒家小组——的荣誉嘉宾而受到邀请的，这个小组共有六个人，都是靠独立操作——至少是如此宣称的——在过去的一年赚了一百万美

元。

加利福尼亚安大略位于洛杉矶东面，离兰乔—库卡蒙加不远。那是一片麦克·戴维斯所描绘的那种乡村，当你乘坐的飞机穿过烟雾迷蒙的天空降落后，空旷的机场和贴着会议地点的告示就暗示了此地无趣而又堕落的地方特色。当我坐在一张塑料桌前等待着首场专题报告会开始时，无意间听见了附近两个男人的谈话。因为我是个有经验的偷听者，我无需扭过头去看他们，就能听得很好。

“要是我专心致志，精力集中，我就可以赚到钱，”一个人说，“但我总是分心，总是想到别的事情——所以我老在亏钱。”

我觉得这很难让人理解。当我用自己的积蓄炒股时，我紧张得连紧握鼠标的手也会哆嗦。

随后，这个炒家开始谈到最近市场上的一件事情：微软公司的管理层公开说自己公司的股票被估价过高了，这当然引起了市场的慌乱。“这条消息出来时，我正在隔壁一间屋里吹萨克斯管，”他说，“当我回去时，股指已经跌了一百多点。我看了看，想，现在是底部了，随后，霍地一阵猛跌，指数又跌了一百多点。你瞧，我怎么能知道这样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发生？”

他的朋友发出同情的啧啧之声，他知道随后发生的事情。

我不得不苦涩地承认,我也一样知道。他亲切地回答他的朋友道:“问题在于,这样的事情总会发生。”

如果我将与之交易的是这种人,那么毫不奇怪,我的钱会翻番。我稍稍转过头偷偷地瞥了一眼,两个中年人正平静地坐在那里,共同回味他们的失败遭遇。

在我的桌子对面,正吃着塑料盒里的早餐的是个穿一件蓝色运动茄克的亚裔年轻人,看起来不像是当技术类股票大跌时就会元气大伤的那类人。我问他炒股是不是很久了。

“两年。”他回答。他的名字叫亨利,他做股票的保证金来自给一家大经纪公司打工所积攒的薪水加上从父母处借来的钱。他今年二十六岁,七岁的时候从中国移民到美国。他的目标是创办自己的公司,但他还缺少资本。他打算全力做股票交易,一直到结婚为止。他估计结婚后妻子会阻止他继续炒股。

亨利的交易户头上曾有过多达十五万美元的时候。他的“风格”——如果你愿意这样讲的话——与我极为相似:他买流行的技术类股票,并在它们上涨的时候一直捏在手里。他尤其偏爱加利福尼亚的那些先驱性的高技术公司。“如果我看到这家公司是加利福尼亚的,那我就有兴趣买它。”他说。在两年的交易中,他的总利润大约为五万美元。本来还可以多一些,他解释说,但在六月份里他在两个星期内就损失了八

万五万美元。他一直在反复反省这次的经历,并且感觉很不好。

我告诉亨利,我想彻底弄清楚我关于当冲交易的困惑,也许会就此写一本书。“如果你要写这本书,”他说,“就告诉人们千万不要亏太多的钱。那太可怕了。”

我在研讨会上还遇见了几个像亨利这样对自己的方法不太满意的半职业炒家。他们之间的年龄差距很大,但都具有同样幼稚的自觉抵触意识。他们认为,而且很希望我也认为,亏损只是一种可能。他们中许多人在市场里只是微赚者,而都渴望跃升为大赢家。

这个由南加利福尼亚几个炒家历时几个月组织起来的会议获得了巨大的成功。有超过两千名炒家参加,展览厅里充满了年轻人的高声自夸,宣称他们在新经济革命中的重要角色。下一次会议计划在几个月后举行,不在浓雾迷漫的内陆帝国的山谷里了,而是在毗邻国内重要媒体和 CNBC 电视台的纽约曼哈顿雅各布·贾维茨会议中心举行。

研讨会上,展现公司产品的分隔间展台上陈列着迎合市场需求的产品。交易景观公司的奥马尔·阿马纳特来了,炫耀他的网上交易平台,并推销其廉价收费的服务。肯·沃尔夫也来了,向人们讲述他的慢而稳的竞赛取胜之道。哈维·霍特金也来了,大谈他在 SOES 上的光荣业绩,大声宣称他

拒绝“迎合主流”。斯图尔特·汤森也来了，言辞冷峻，但充满自信，带着一种似乎是在向国会议员和内阁部长们阐释新兴电子网络的作用的腔调。但是大厅里挤得最多的是经纪行业的人，这些小公司提供直接进入市场的入口，并且不管你在自己家里交易，还是在他们方便舒适的交易室交易，折扣都很诱人。但没有一家能比奥尔马更便宜的，交易景观公司每 100 股只收 1.5 美元，而最有竞争优势的是其大单委托费：每交易 1000 股仅收取 15 到 20 美元。

场面气氛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但又奇怪地给人以似曾相识之感，1994 年的首次互联网会议即与此十分相似。当时的会场里到处都是些要彻底改变世界的疯狂计划。稍不注意，就会看见某个空谈家在向人描述可笑而牵强的设想，按照其设想，全球 500 强的总裁们不是吓得直哆嗦，就是不得不用数以百万计的美元来买下这个设想。

漫步在展厅里，观看产品的展示，禁不住想要戳穿这漫天牛皮，并将汤森这样的真实生意人和那些开办当冲交易学校的骗子们区分开来，这些人提供虚拟现实的市场模拟训练，并让学员最终输掉最后一条裤衩。但这是没有意义的。也许，我比此时呆在这幢建筑里的其他人都更能知道未来的发展。他们将“全部”发财，因为他们是卖水给淘金者的人。互联网正在给散户交易产业涂抹上浓装艳彩，这些公司不过是迎合

后 记

了这个潮流。除非发生大规模的经济崩溃,他们都可以挣到大量的钱。在这场狂欢中,百万美元炒家小组的表演几乎就像是一种娱乐表演,这种五光十色的穿插表演就像是狡诈的诱饵,用来把乡巴佬招入帐中并使他们成为牺牲品。

但赢家的秘密仍然是我们所期待的。当百万美元炒家小组的报告会在主会议厅开场时,展览厅几乎空无一人了,所有的人都跑去听报告了。在几分钟主持人的胡言乱语和麦克风故障发出的怪声之后,主角们,真实、活生生的赚了百万美元的炒家们出场了。第一个讲话的是个嗓音柔细、单纯坦率的人,年龄与我相仿。他坦言,他是从《Inc》杂志的一篇文章里了解到当冲交易的,随后他不无勇气地补充道,其实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是如何取得成功的,“我是一个比较古典的人,”他低声咕哝道,“最终我领会到某种东西并如你们所知道的那样赚到了钱,但对这种东西我仍然不甚确切。”这个答案赢得了掌声和敬意,我也为此敬重他,他买过许多股票,而且它们都涨得颇高。他何必再多说什么呢?

最大的明星劳伦斯·布兰克,则迫于很大的压力而美化了事实,并且他对这样做无所畏缩。他解释说,他所做的就是关注市场,当股票看起来很像要涨时,他就买入。在这个历史上最大的牛市之一来临时,他冒险并成功地抓住了机会。布兰克幽默地贬损过于细致的技术派交易手法。“用眼珠目测图

形这样简单的方法就可以了。”他一边建议，一边作出在思考的样子，将拇指伸到脸前，就像画家目测模特儿。“闭上一只眼，如果图形看上去像在上涨，那么它确实就会上涨。”

后来，在主会议厅旁的一间安静的房间里，我堵住了他并向他表示祝贺，利用这个机会，我要求和他私下谈谈并请他再谈一谈他成功的基本法则。他傲慢地将眼皮落在我愚笨的脸上，“智商”，他回答，“还有经验。”我完全可以肯定，此时的他觉得非常开心和好玩。

在百万美元小组上，只有两个人真的介绍了他们的方法。但有趣的是，他们都没做纳斯达克的股票。其中一个十足呆板的机械式炒家，他只做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同样三只股票。他参考自己偏爱的指标——标准普尔 500 种股票价格的期货指数，这给他提供了一幅有关市场走势的图像，并研究他那三只股票的短期走势图。他只尽力预测两到六分钟后的市场，并且每天做数百趟来回。由于他所注册的经济行是纽约证交所的会员，因此他的交易费用极低，而且，因为纽约股票交易所的各种安排在某方面比纳斯达克更公平合理，他也无需担心使纳斯达克的炒家们感到苦恼的糟糕的交易状况。至于听众中互联网迷和有抱负的炒家最关心的问题，对他来说像说俄语一样不可理喻。“你做过哪几种股票？”有人问。他说出了他的三只股票的名称，这是三家主流银行。在场的每个人

后 记

都认为这很怪异。

第二个人倒是愿意触及细节,但比第一个人显得更加古怪。他身材矮胖,曾经做过经纪人和小生意,对实物经济十分执着。他将炒股描述为某种“智力游戏”,并说他每天早晚都要用功。“通过掌握许多不同公司的情况,”他说,“我获得了信心,知道我可以预测任何趋势。”他始终关注不同板块中公认的最佳公司,接着去揣测大机构投资基金经理对此的想法,由此他就可以预测资金的流向。这个炒家矫揉造作的腔调和挑衅性的现实主义态度,使我想起了我认识的那些纽约新闻记者,喜欢用自己百科全书般的体育、政治和娱乐方面的知识来镇住你。他们可以告诉你最近一次市法院判决受贿案的情况,也可以给你唱一曲在七十年代上演的某部最臭的百老汇歌舞剧的终场抒情曲。如果把这种神经过敏的竞争性大脑用在选择股票上,他们没准会赚大钱。

像机械先生的同僚一样,基本法则先生在当冲交易研讨会上也是如出一辙。他们建议的东西超出了我们这些人的理解范围。这就好像马克·麦格韦尔(于1998年打破沉寂多年的本垒打记录的著名棒球运动员——译注)在向一屋子的业余球员教授职业诀窍一样:重量放在支撑腿上,眼盯来球,据说这样就能打出本垒打。好,感谢这一帮助——但是,可我何时真的能动手击出一个本垒打呢?

股票交易世界已经被互联网革命所深深震撼。如今已远比十年前脆弱的由大经纪公司所结成的欺蒙和排外体制，因为低成本交易系统的降临正遭受着决定性的打击。像上述那样信奉基本法则的家伙与快速交易银行股票的投机家将越来越少。明天，当普通的投资者也打算将他们原本用作生活保障的钱从退休资金账户中解放出来，并把未来寄托在股票上时，他们宁愿自己有能力直接介入一个独立的操作者之间的彼此竞技，而不是通过中间人才得以进行的市场。

问题是，留给我的位置在哪儿？股市交易很难再有什么轻松的机会。事实上，随着竞争性的大大增加，在牛市中摇摆上去比从前还要更折磨人，也更困难。

“人们一贯喜欢在桶里钓鱼，”太古交易（Pristine Trading）公司的合伙创办人之一奥列弗·维勒茨坦言。太古公司散发的一张招贴的主题就是“太古当冲炒家”，这是一家领导潮流的当冲交易培训公司。维勒茨和他的合伙人格雷格·卡普拉，作为这个尚未规范的领域的教员，开创了一种方法，试图教育学员去预知难以预料的东西。不像肯·沃尔夫如同心理治疗师和飞行教练的方法那样面对面的直接和充满个人色彩。维勒茨试图将新的炒家汇聚到一个大规模的企业中。他自诩自己很正统，并打算预先告诫新来的学生，尽管将来回报很高，他们仍要准备长期奋斗。他有一个雄心勃

勃的扩张计划，要将分支机构设到欧洲和拉丁美洲去。

像大多数先驱同伴一样，维勒茨在 1993 年这个给他留下愉快回忆的年头投身到 SOES 交易中来。但他赞同我曾经谈过的其他 SOES 土匪的看法。“这种交易形式现在只能寿终正寝。”他说。依据他的观点，今天的多数炒家注定会失败。作为教员，他的目标是反复灌输一种对待亏损泰然处之的观念，怂恿他的学生准备足够多的钱来启动交易，以便亏得相当多而不至于破产。启动交易的赌金最低限度应有五万美元，他最乐意收的学生是那些带有十万或更多钱来冒险的人。“对一般人而言，亏损 25% 到 50% 的启动资本是正常现象，但是如果控制适当，这些亏损将变为通向成功的旋梯，令你盘旋上升，直到胜利。”维勒茨告诉我。

在研讨会的庆祝晚宴上，维勒茨向聚会的客人发表了简短的讲话。

“我们正前所未有地靠近华尔街的彻底民主化，”他说，“这一行中的下一批高盛们和下一批美林们将在晨露中崭露头角。”我知道，维勒茨说的不是我。他说的是那些将创造新的全球性的、不受纳斯达克和纽约股票交易所的控制的、交易基础框架公司。维勒茨有充足的理由为这样的前景而激动得发抖。SOES 的先驱们已经将昔日的欢颜抛在脑后，他们再也不用靠 30 美元买进，随后立刻将它以 30¾ 美元卖给动作

迟缓的场内炒家的方式挣钱了。尽管这种策略几乎无需承担任何风险,并且可以带来自我成就和享受。今天,SOES 的赢利方式已经过时了,因为这批人将继续开创别的商业模式,靠其他雄心勃勃的炒家每周支付的数以千计的委托费和培训费而发财致富,他们的忠告可以卖出数万甚至数十万美元,而无论多卖出多少条建议都是没有成本的增加。像奥马尔·阿马纳特和斯图尔特·汤森这样善于思考的人已经看到,整个证券行业的交易网络都将合并成一个吞人的大网。

对怀有抱负的炒家,维勒茨有不同的忠告。

用生意经和《圣经》混合起来的全美方言的宣讲方式,他描述了自己市场中的惨痛教训,他的故事包括破产,蒙羞受辱,多次被驱逐,以及他日复一日将自己关在小屋里的最绝望的日子。“但后来,”他宣称,“有一天,我知道我终于看到了心中的撒旦,从此后,我不在乎自己是否会输得精光。我知道,我要么是在这一行大获成功,要么就落得沿街乞讨,一手拿着白铁杯子,而另一只手则拿着《华尔街日报》!”

维勒茨的听众笑起来,大受鼓舞。这些听众中,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对这些风头人物的用心是否纯正、品质是否正直、以及他们的训练能力是否有效提出疑问吗?难道就没有一个人对这些风头人物关于日益扩大的股市参与的预言有所怀疑?

可是,除了我,还有谁会怀疑呢?维勒茨的演讲结束时,

后 记

我想我想通了。

我想通了，因为我不打算通过交易来向撒旦挑战。我不想
在交易中破产，去沿街乞讨，或在攀向成功的旋梯上失去我
的一半保证金。我希望给炒股找一个理由，而且只有一个，对
此我已经说过。

星期六晚上，我与哈维·霍特金坐在一起聊了几分钟，他
谈到他和讨厌的记者谈到过的某些事。这个记者向他发难，
问他在阿尔—特克当冲交易大厦的客户是否真的成功。“这
取决于你所谓的成功指什么，”他解释道。“他们有赚吗？是
的，但这不是成功的惟一定义。一个做点小交易的家伙，比方
说有一个老伙计，他经历了许多，从中发现了乐趣，他也许并
没有赚钱，但他是成功的。”

我喜欢哈维，但对他这番话就不敢恭维了。我非常明白，
那个做小交易的家伙——是的，甚至是一个老家伙——他之
所以炒股并不是想用这个来调剂家务杂活的枯燥。他在下雨
的周三出现在三赔一的赌马比赛现场，可不是想消磨时间。
他在泥泞里与成千凶悍的竞争对手呆在一起只出于一个理
由：他想赚钱。如果他真的想赚钱并且不亏钱，他就应专心致
志，不断绘制新的图表，迷惑每一个人，并且在交易时间，在做
家务时，以及在周末——临时性的欧佩克部长会议可能会导致
欧洲市场的能源股票飙升——时都不分心。

对于这一点,有些人可能深有体会。例如菲尔,这个四十岁的佛罗里达报社摄影记者,干着一份没有出路的工作。“这家报纸很吝啬,”他告诉我,“新的技术正在各处盛行,而我感觉我还在使用计算尺的工厂工作。”菲尔要退休还嫌太年轻。他准备拿一年来做股票交易,于是开始学习着理解图表和上市公司的财务报告,每天观摩市场。他认为他不久就会拿出六万美元保证金加入进来。菲尔被股市强烈吸引住了,不是因为市场本身的缘故,而是因它提供了获取收益的机会。当菲尔年事渐老,他过去选择的职业获得成功的机会越来越小时,当冲交易提供了逃避日常生活空虚的所需之物。

我还不至于像菲尔一样绝望。当 SOES 的早期炒家拼尽全力赶上时代潮流,努力成为互联网的开创人时,我已经是一个互联网的创办人了。真的,尽管我的网站小,网站的投资人也在对我指手画脚,而我的网站也没有从事卖书或是卖宠物食品的所谓电子商务,但我们狂热企业花了这么多天的钱,使我对前景仍没有绝望。尽管我试着不要掩饰,或不要掺杂感情因素,但我还是不得不承认,我自己是有一点喜欢我的网站的。但事实是——而且我不无痛苦地承认——我已经失去了某种东西。我不想要一个新工作,不想过另一种新生活,也不想到一个新地方开始生活;我,只想要我的一百万美元。

但话又说回来,我愿为此付出什么呢?

迄今为止,我一直是幸运的。我曾经在市场边缘上溜达,捡到一些不费吹灰之力的千元美钞,但当我看透这种游戏时,这种市场游戏就显得太残忍了。那些最诚实的炒家,如果你在它们最诚实的时候碰见它们,它们会警告你:新手一定要准备好大量的钱——甚至全部——以作为学费。你付出的甚至还不止是钱,还有更多。你不得不恭顺地将自己奉献给市场,像一个朝圣者,像个圣人,或者更糟糕,像个真正的苦力。

我搔着头,对自己的所思所想感到怪愕。我正在想:我从这种献身中得到了什么?心中的答案马上冒出来:只是钱而已。并且只是有限的钱。在这个市场上——也许,如果我操作正常——或许会有一些东西值得我去干,但这些东西,却远远不值得为它夜不成寐。

我应该承认,我并未将 CNBC 节目从我喜欢的事物中砍掉,我还能吹它的主题歌曲口哨。而有时候,甚至就在今天,在黎明前的几个小时,我也会突然一惊,从床上坐起来,真切地感受到了某种惶惑:

我是百万富翁了吗?

术语汇集

* 卖出报价(ask)

卖方卖出股票提出的每股单价。卖出报价有时又称作出价(offer)。(参见差额:Spread)

* 买入报价(bid)

买方买进股票提出的每股单价。(参见差额:Spread)

* 电子通讯网(ECN)

指用于股票交易的电子通讯网(electronic Communications network)。该术语包括了选股网(Select Net),即官方的纳斯达克通讯网(Nasdaq ECN),为国内证券交易商联合会(National Association of Securities Dealers)所有;一个重要的

私人电子通讯网叫做因斯蒂网(Instinet),主要由大机构投资者使用;而其他若干私人电子通讯网,像埃兰德(Island)和群岛(Archipelage),使用者主要是当冲炒家。新兴电子通讯网的主人希望并相信:普通的散户投资者不久将在电子通讯网上相互直接买卖股票,而无需通过任何中间交易商。大经纪公司已经对这种威胁作出反应,他们加大投资介入几个新的电子通讯网,如今已部分拥有这些交易网。

*** 交易(execution)**

实施交易的整个程序,包括表示报价信号,接受出价,确认买卖,以及现金转账。作为一个完整过程,这一过程被称作交易。

*** 流通股(float)**

流通股指一家上市公司的所有股份中上市流通的那一部分股票。在许多公司,相对少数的投资者——董事、总经理、雇员——持有大量的股票,只剩下少部分股票供外界自由交易。有限的供给意思是低流通量(即俗称“盘子小”)的股票,这种股票往往非常活跃。

* 缺口(gap)

缺口是指股票开盘价高于或低于前日收盘价的情况。高开缺口意味着买盘的压力在昨天收盘价的基础上积聚起来。低开缺口则意味着持股人已经失望、急欲出逃。

* 大傻瓜理论(Greater Fool Theory)

大傻瓜理论是由公司证券价值的多方态度假设。Suck.com 网站上的一篇文章详述了一些故事,在此我们引述部分有趣的段落,已清晰地概括了这个理论。该文的作者沃尔特·弗雷德里克·鲍尔同意我将它摘录如下:

如果你想得到一个财经专业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你就必须去研究许多关于股票价值的理论。最容易懂的一个叫做戈登模型理论。它说的是:一只股票的现值是远期收入的折现。如果你卖掉它,并且乐意如此的话,你就要放弃这只股票的当下所值。一些模型则搞得越来越复杂难懂,就像巴罗克风格的诸多变种,如边际价值理论描述股票价值的风险率,如此等等。但如果你的教授并不太想折磨你拿学位,倾向于痛快结束他们的课程,他们就会告诉你——像我一样——真正的股票价值模型是什么,而这个名称足以道出一切,那就叫:

大傻瓜理论。

大前提：(1)任何买了已经默认红利是多少的股票的人都是傻瓜。(2)任何买了从未分过红的股票的人都是傻瓜。(3)任何一个买了从未付出股息(或红利)的股票，并且其价格与收益比率表明投资回报率低于买基本上无风险的国债的人，是更大的傻瓜(注意这种股票，该上市公司从未赢利而且其价格与收益比无限大，这表明有无数的傻瓜买了它)。(4)买股票的傻瓜喜欢算计：还有更大的傻瓜会在将来以更高的价格从自己手里买去股票(未来没有人，甚至没有一个傻瓜会买这只股票，因为他们认为它会跌价)。(5)傻瓜希望所有地方的所有人都是理性投资者。(6)傻瓜的动机仅仅是恐惧和贪婪。(7)傻瓜推动股市前进。

现在，恰恰是出于完全偶然的机会，一些傻瓜将其他傻瓜的一大堆钱席卷而去，而其他傻瓜则因此得出结论：这些卷走钱的傻瓜是天才，于是纷纷去买他们的书，听他们的课，交钱成为他们的网站的固定客户，努力仿效他们炒股。大傻瓜理论的意思是：一旦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第五个傻瓜从第一个傻瓜手里买到 COM 前加小圆点的公司股票——第一个傻瓜是从疯狂发行新股的傻瓜天堂买到的——那么，马克·巴顿就将逐渐地心理失常，直至开枪杀人。他并不比那些带有病态大脑和蜕变人格、脆弱、情绪化的人更糟，那些道德堕落的

人不可能接受或应付整个网络,而破产失败的风险本应是每一个傻瓜在股市上准备好接受和应付的。

现在是要点:即使被估价的对象有问题,该上市公司从未赚过一分钱,供给也不会短缺。因此,短缺迟早都会由傻瓜们来填补。

这就是 1929 年发生股灾的必要条件。随后,一些因愚蠢而遭致恶果的傻瓜就会做些很绅士的事,从楼上的窗口跳下去。可是,在嗜好玩枪、人人都是受害羔羊、都觉得全世界亏欠了自己的后现代美国,他们不再会有绅士风度,不会再从窗口跳出去,他们将摆弄扳机,装上子弹,向他人喷射出热弹。

因为假设事情不是这样——他们本应发不义之财,快捷而轻松,周围环绕着小巧的玩具,拥有高贵的地位,郊区有令人钦羡的豪宅,如果不能这样,那么必定就有人大声抱怨。例如,抱怨那些让他们买了像抽水马桶放水般暴跌的互联网股票的那些傻瓜。而其余的人——即你、我和街上碰见的带小孩的问路女人——也并未置身事外,所有人都是傻瓜,不是吗?通过以下途径你可以轻松得到一个财经专业工商管理硕士学位:研究人们如何遭受没顶之灾仍趋之若鹜地奔向地狱。

*** 发行公众股或首次上市(IPO)**

当一家公司首次向公众发行股票“上市”时,很少或不会

将股票直接卖给散户,而是由负责发行的证券公司将新股票大批量地以最初的公开出价(IPO:initial public offering)卖给大投资者。银行也是大客户。最初的投资者得到的股票价格是“发行价”,通常情况下,价格一般在 10 美元到 25 美元之间。发行价仅 15 美元的股票上市挂牌交易,很可能会在上市的头一天以很高的价格成交。在互联网狂热的全盛期,看到一只股票以几倍于发行价的价格交易是非常平常的事,而当大投资者和投资银行收获巨额利润时,股票随即就会下跌。

* 限价指令(limit offer)

对于散户投资者来说,一个限价指令是要求经纪人为他以特定的价格买股票或卖股票。当一只股票的价格到达某个整数关口时,往往就会出现大量交易。当冲炒家假定——也许正确——这是由经纪人执行其客户的限价指令引起的。

* 多头或多方(long)

多头是空头的对立方。它是一个名词或形容词,但从不用作动词。多方是买进股票的一方。他们希望股价将会上涨。公众一般不明白:做期股可以卖(做空)你手里没有的股票,因此,公众一般都是在多头行情时赚钱,在调整行情中亏损。这让投机者很容易得逞,“笨蛋总是做多。”当然,投机者

也会在牛市行情中做多。

* 信用保证金 (margin)

信用保证金是从经纪人处借来用于买股票的钱,与贷款一样要支付利息,你买的股票将作为附属担保品。如果股票价格下跌,附属担保品贬值,你的经纪人将要求你拿现金来补足差价。这就叫保证金补充通知。政府明令限制经纪人给予客户的信用保证金数额,但在股市暴跌前期,客户仅用 10% 的自己的钱就能买到股票。这意味着,如果股票价格下跌超过了 10%,经纪人就会发出补仓通知单,要求补进更多的现金。破产可能就发生在这咫尺之间。

* 市场撮合者 (market maker)

纳斯达克股市的市场撮合者是一个通过站在你的交易对立方为股市提供成交量的交易商。传统做法是,每当你买或卖纳斯达克的股票时,你都是从作为市场撮合者的交易商手里买或卖。通常还存在一个附加的机构以登录你的指令并提供相应服务,该机构不是交易商,它只是接受你的指令,再转手给市场撮合者。电子交易 (E * Trade) 网站,就是一个指令入口公司。交易商,包括大经纪公司,在九十年代中期都因交易中的凝固价格而受到了强烈指责。虽然起初他们强硬地

拒绝改革,但最终还是支付了数十亿美元的赔偿。

* 动势(momentum)

当一只股票上涨时,它通常更加具有吸引力,因此涨得更多。或者导致相反的结果:价格上升使持股人觉得已有收获,于是卖出。随着卖盘的涌出,股价将再度跌回去。这种情况如果引起恐慌,将跌得更凶。股票呈波浪运动的一阵阵发作可能发生在小时内,也可能发生在一天内,很难被预测,但许多炒家试图预测。

短期走势的技术分析有时被称作动势分析。也许这是因为走势运动很类似于物理惯性:当他动起来时,往往倾向于维持运动态势。不过,股票的短期动势古怪而不可思议,完全像一种未知物体。尽管快速运动的股票比迟缓运动的股票更可能继续快速运动,但运动的“方向”却显得任意而不可捉摸。

* 垃圾股票(penny stock)

垃圾股票是一种低价股票,指未进入主要的交易所挂牌交易的股票,像纽约股票交易所或纳斯达克,都没有这种股票。这是一种极活跃的高风险股票。垃圾股票十分合投机者的所好,他们乐于持有一万股,对它极为入迷。垃圾股票有时并不垃圾,甚至卖几美元一股。

*** 仓位(position)**

仓位是市场投机中的现金责任方。当你选择做多头时,你买股票;当你选择做空头时,你卖掉股票,此后必须将所卖的股票买回来。当你已经卖掉全部股票(多方),买回了你卖的股票(空方平仓),这时,你便没有仓位了。

*** 市盈率(price - to - earning - ratio)**

市盈率是一种衡量股票价值的惯常方法。价格是指股票价格,收益是指公司的生意收益。由于许多互联网公司没有收益,价格与收益比率就无法用来估算它们的价值。

*** 标记(print)**

这个旧术语指的是公开确认一笔交易。当你买或卖的股票报价在你的屏幕上闪动而未被打上标记时,它意味着这个报价在执行前被取消了。

*** 拉抬——打压(pump - and - dump)**

这是一种股市上设圈套捞钱的典型手法,如竭力宣扬你持有股票的公司的前景,然后把股票暗中卖给被你鼓动起来买的人。由于上市公司众多且大都众所周知,这种操纵非常难,因为股票的种类太多,且众多的消息传播对任何个人都有

影响。但是,流通股只有几十万股的小公司股票就容易被像有经验和精明老练的投机家操纵,尤其是如果那人是公司总裁,控制着消息和其他有望看到的机遇征兆。公司外的投机者往往试图用设陷阱来运作股票,他们通过在线电子公告牌散布消息,伪造内部秘密,甚至制造走势图形,Tokyo Joe 曾被问及是否以此方法赚钱,他玩世不恭的回答给人以深刻印象:“拉抬——打压?谁不玩圈套?”

* SOES

SOES 是小单执行系统 (Small Order Execution System) 的首字母缩写,创设于 1984 年,为小笔交易提供自动执行的服务。纳斯达克股票的多数交易只有在市场撮合者接受时才执行,SOES 则对炒家贴出的报价自动交易。当交易进行时,未更换报价的市场撮合者可能被“SOES 偷袭”。换句话说,一个 SOES 指令会从市场撮合者处以现行较优价买到或卖出股票。这为像哈维·霍特金那样的“SOES 匪徒”创造了机会。SOES 还存在,由当冲炒家所使用,但从市场撮合者处窃取钱的机会已大大减少。这种游戏已广为人知,因此交易商们改进了更新报价的方式。改变 SOES 的规则需要有一段较长而意味深长的历史:既然当冲炒家进行互动直接交易有多条与市场联接的渠道,它就很难再有吸引力了。

* 拆细(split)

拆细是将股票数量增加一倍,将其价格一分为二的记账手法(也有一拆为三的,股票数量变为原先的三倍,股价为原先的 $1/3$)。在你追踪一只股票的飞行路线时,你不得不适应拆细让你经历的特殊惊讶。具体做法是,首先,选定起始日期,记录股票的价格,选定终止日期,然后在起始与终止日期之间将股票一拆为二,将一股拆为两股。如果你买的互联网股票价格为20美元,而你买后一共拆细了六次,那么你的股价似乎将每股不到31美分。这就是大家说的拆细调整价。如果你以10美元卖出,那么你的利润就是每股9美元多。

* 差额(spread)

差额是指卖方要价与买方接受价之间的差价。差额为股市中的职业炒家提供了丰富的收益。多年里,纳斯达克在市场制度上保护这种交易商身兼散户交易双方每色的局面。当你买股票时,你买的是交易商给的卖价。当你卖股票时,你得到的是交易商的买价,只有在电子通讯网出现后,才能使散户(主要是当冲炒家)进行彼此间的直接交易。

* 止损令(stop)

指让你以预先设定的价位退出市场的限价指令。如果你

是多方,当股票跌至特定的价位时,一个止损令将卖出你的股票。如果你是空方,在股价涨到特定价位时,止损令就将为你“买回平仓”。对当冲炒家而言,如果走势与预料的相反,止损令往往让他有机会及时退出。由于当冲交易员很少设置止损令自我约束,往往导致最终破产。

*** 活跃性(volatility)**

活跃性是股票价格变化多大和多快的一种量度。对当冲交易来说,活跃性是好事情,因为快速涨跌的股票有更多的赚钱机会。

读者信息卡

感谢您购买《傻钱》，请您抽出几分钟时间填写如下信息卡，如果您认为某项内容不妥可以空过去，填好后剪下寄到如下地址：

邮 编：100026

电 话：010-85275528-319

传 真：010-85275721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麦子店街 37 号盛福大厦 700 室

联系人：陈秋静

EMAIL：chenqj@bookoo.com.cn.

您所提供的信息将被我们储存在数据库里，成为我们更好地为您服务的依据。我们将不定期地为您寄上新书目录。

您的地址：

邮编：

姓名：

请写下您的意见和建议，或者有什么书稿或选题要推荐给我们：

A 您的年龄：

1. ☐ 20 岁以下 2. ☐ 21-30 岁 3. ☐ 31-40 岁 4. ☐ 41-50 岁
5. ☐ 51-60 岁 6. ☐ 60 岁以上

B 您的性别：1. ☐ 男 2. ☐ 女

C 您的职业：

1. ☐ 中小學生 2. ☐ 大學生 3. ☐ 中小學教師 4. ☐ 大中专教師 5. ☐ 農民 6. ☐
國企員工 7. ☐ 私企員工 8. ☐ 三資員工 9. ☐ 黨政機關於部 10. ☐ 企業管理人員 11. ☐ 科研人員 12. ☐ 新聞出版工作者 13. ☐ 醫務工作者 14. ☐ 法律工作

者 15. ☐ 军人 警察 16. ☐ 待业 /下岗 ☐ 离退休人员 17. ☐ 其他(请注明)

D 您的学历：

1. ☐ 初中及以下 2. ☐ 高中或中专 3. ☐ 大学 4. ☐ 硕士 5. ☐ 博士

E 您所学的专业：

1. ☐ 理科 2. ☐ 工科 3. ☐ 文科 4. ☐ 医科 5. ☐ 商科 6. ☐ 农科 7. ☐ 其他

F 您是通过何种途径知道这本书的？

1. ☐ 广告 2. ☐ 报刊、书评 3. ☐ 书店陈列 4. ☐ 老师推荐 5. ☐ 亲戚、同事、朋友介绍 6. ☐ 其他(请注明)

G 您在何处购得此书？

1. ☐ 新华书店 2. ☐ 民营书店 3. ☐ 商场、超市书店 4. ☐ 互联网 5. ☐ 书摊
6. ☐ 读者俱乐部 7. ☐ 出版社邮购 8. ☐ 书市或图书节 9. ☐ 其他

H 您对本书的简单评价：

1. ☐ 内容好：充实、生动、精彩、精深、可读性强
2. ☐ 内容尚可：较充实、较生动、可读性一般
3. ☐ 内容差：空泛、冗杂、乏味、低俗、可读性差

I 编校质量：1. ☐ 很好 2. ☐ 尚可 3. ☐ 差

J 印刷、装帧：1. ☐ 讲究 2. ☐ 尚可 3. ☐ 欠佳

K 价格：1. ☐ 便宜 2. ☐ 合理 3. ☐ 偏贵 4. ☐ 很贵

L 您家有电脑吗？ 1. ☐ 有 2. ☐ 没有

M 您经常上网么？

1. ☐ 没错，我是网虫 2. ☐ 一般用用 3. ☐ 上过网，不过不常用
4. ☐ 知道而已

N 您上网通常做：

1. ☐ 读书 2. ☐ 看新闻 3. ☐ 购物 4. ☐ 查询商务信息 5. ☐ 聊天、上 BBS
6. ☐ 玩游戏 7. ☐ 交友 8. ☐ 查找专业资料 9. ☐ 其它

O 您是否喜欢阅读电子版图书：

1. ☐ 是的，我非常喜欢读电子书
2. ☐ 一般喜欢，有好书我会看看
3. ☐ 不太喜欢，我会大概浏览一下，再去找纸版本
4. ☐ 太痛苦了，我才不在屏幕上看书呢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易小强

特约编辑:李立玮

装帧设计:康笑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Dumb Money 傻钱/张健译.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2001**

ISBN 7 - 5006 - 4324 - 1

I . D… II . 张… III . 股票—证券交易—通俗读物

IV . F830.91 - 4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27299 号

北京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1 - 2001 - 1364 号

Copyright © 2000 by Joey Anuff and Gary Wolf

Chinese translation published through arrangement with

Brockman,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 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 12 条 21 号 邮政编码:100708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850 × 1 168 1/32 8.125 印张 160 千字

2001 年 7 月北京第一版 2001 年 7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印数 1 - 12 000 册 定价:16.80 元

ED-S02H041009B

DUMB MONEY

买股票从本质上说是赌明天的运气，所以怀揣着股票的人会在夜里忽然醒来，梦见崩溃或者不相信自己已经发财了。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一夜暴富和一贫如洗，都在瞬息之间发生。

但是现在出现了一种新的炒股人，他们断然拒绝被明天折磨，今天买今天卖，睡觉不再揣着股票而是现金。不留股票过夜！这就是现今美国最时尚的股票交易方式——“当冲交易”，它完全地颠覆了传统炒股的意义。

命运已经无法让他们忽然间一贫如洗，但也把暴富之门向他们关上。他们永远只能做一个二流的赢家，还要终生受到悔恨的折磨，因为明天太容易证明他们放弃了一个无比的机会。

或者你可以说这叫熊掌和鱼不能兼得，或者说这叫有得必有失。

可当冲炒家不这么看，他们终于把赌运气变成了真正的玩智力游戏，只有他们有资格嘲笑暴富者挣的是“傻钱”，因为那完全是不知道会得的钱。

本书的作者就是一位当冲健将，他无数次经历了股市上的狂涨暴跌，却因为决断和自制屡屡从死里逃生，稳定地给自己积累了相当的财富。他不仅讲述自己的股市经验，更主要地讲述了一种人生的态度——你不要以为下赌注即是向命运挑战。



ISBN 7-5006-4324-1



9 787500 643241 >

ISBN 7-5006-4324-1/F · 172

定价: 16.80 元